罪惟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九上

抗運諸臣列傳總論

運者天也抗運者人也奉天惟人恊天惟人諧戴天惟人有人特起而抗之至欲無天而但有其人在天故不為其所抗顧不能不以抗運者為非人不能不以抗運而不勝者為非天之人何者、運主數而抗之者主理以理衡數天當動變時不可無此人或曰三古以前、不尊節義、然豈无涿鹿之戰致動勞鬼物後世搴旗而使人畏屨霜而使人懷阿黃帝者能指之為賊不能禁之使不為神蓋以其身有、夫造化要与捐頂踵自靖者異矣大率學見其大德樹

有素人望所歸誠不但以一死塞責將爲萬世存防維哉傳中致雖不同或從容而就鼎俎或崩陷而敝智力或扳胡而升或圖室以從氣凌山河白日爲晦磊落光明萬古俱可羞乎使孤竹二子無叩馬數語使覲兵者奪氣不過首陽遺薺太史公何處以首其七十列傳哉

抗運諸臣傳

方孝孺 父克勤兄孝聞弟孝友妻鄭氏子中憲中愈二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浙寧海緱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二子、克勤克家、克勤國初為濟寧知府、學宗考亭。研究至忘寢食。在官興學百區。省獄与孫。民受其惠。禱雨涕泣祖跣。雨輒應。三年增戶口半。永嘉侯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且大勤民夫、克勤哀禱。大雨。舟通。為治急風俗。任德化。子三、孝孺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其處。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然。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七歲失

母林氏、哀慕如成人、十四五侍父宦遊、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遍尋七十子遺蹤、喟然曰、世。無。尼。父。安。所。瞻。依。曹國公文忠見之。期以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從宋景濂遊。景濂稱其凝重。洞釋諸理。勇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會父再坐空印事、草疏詣闕、父卒、扶櫬歸、服闋、復從景濂入京、景濂嘗侍宴、命撰靈芝甘露頌以進、歸忌之旦、發愕曰、死矣、孝孺曰、無庸、悅已代屬草、輙撰入、上曰、此殆非學士所為。頓首以實對。上曰、良勝汝。尋以學士吳沉薦、召見、試某論文成。上改容歎曰。異才也。賜緋袍腰帶服之。平巾往見東

寫。宴禮部。上潛使人歌所坐試之。孝孺必正席乃坐。上喜其端整。顧東宮曰、此莊士。吾老其才輔汝。諭還家、景濂為文送之、有曰予所許汝不以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予此言。其秋、景濂從蜀、孝孺顧天、顧損己壽益師、嘗登巾子山絕頂、縱談千古、曰、此樂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尋為侃家所連、逮京、上見其名、釋遣之。壬申、以薦召至、上方心在賞罰、未遑教化、曰、此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尊以殊禮。召對不名。號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丙子、聘考文京府、惠宗即位、召為翰林博士、陞侍講學士、預經筵、備顧問、有詩紀事、詩云、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

闕○天子嚮○書召講官孝孺德望既隆○一時倚重○上每讀書有疑、輒召
講解、臨朝群臣雜奏對、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預修太祖
實錄及類要諸書、為總裁官、會改讙身殿為正心、獻銘、作擬
命神寶、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時上勇行周官法度、品官階
勳、悉如周卿大夫士之制、而承天午門、各易以皐門應門、
皆用孝孺議也、用改官、以孝孺為文學博士、北兵起、日召
諮議、詔檄皆出其手、及兵至江上、孝、孺、畫、策、措、施、社、稷、切、
去、全川不守、宮中自焚、乃○服○慟○衰○晝○夜○哭○之○哀○鎮撫伍雲
等執以獻、不○屈○係獄、王遣諭再三○終○不○變○復召草禪詔、肯○
立○號○辭○從○嚴○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為、予法周公輔成王

耳、曰、成王安在、上曰、彼行自焚、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賴長君、何不立成王之弟、王語塞、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若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起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罵且哭曰、死即死、草不可得、上大怒、叱曰、汝焉得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以刀抉口、兩至耳、遂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刑孝孺前、脅之、執不從、上益怒、收 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號方黨、誅之、別有傳、然後詔磔孝孺于市、為建文四年九月十有一日也、錄寔大約係三楊之筆、云孝孺叩頭乞哀、彭韶有臨江詞以辯之、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血涙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

四十有六。復收其妻鄭、匕与二子中憲中愈、先。自殺。二女溺。淮。水。死。二女作傳、不果、以屬石梁王度天台王宗元云、當時西楊欲為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時外親之親。抄沒發衛充軍死者復千餘人。距。景。濂。惜。別。游。恰。二。十。年。矣孝孺篤思誼、景濂歿夔州、自濮中走荊椽往省墓、私居念及、或得其手跡輒泣不止。与林右、王紳、鄭濟、劉浩、葉見泰、諸名士友善。被薦時、王叔英与書、大率勸以時措。孝孺頹然之。及遇主、輒慕古王政。盡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正論道之、書謂道之于事、無乎不在、為二十八篇、雜誡三十八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

先德禮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慕臣女主之禍。雖一天下未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四方爭購。得一字實千金。死後遺骨。門人廖鏞王稌等瘞之聚寶門外。有分携還鄉者。洪熙中。上諭羣臣。孝孺輩皆忠臣。詔赦臣黨。並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者。一子婦魏氏。亦得歸。因即故居立祠祀之。後王稌輯遺文。為侯城集。謝方石鐸與董文選孔昭。共蒐得三十卷。拾遺十卷。為文千二百首。所稱遜志齋集。孝孺所自號也。弘治中。給事中金綜吳世忠請來祠孝孺等。不報。台人繆恭走京師。上六事。以為言。通政司繫恭獄。待詔。詔勿罪。放恭還。萬曆初。始許襃録建祠。祠于朝

天宮前佐居徐國公下第二南都察院司務余脊蒙建頔祠聚寶山之木末亭。方氏既族惟克家子孝滰先從寧波氏夲奏戒城工加賦忤旨孝滰並謫寧夏慶遠衛軍及孝孺死遠不及軍故孝滰以軍吏幸脫尋孝復子琬援例調海門衛軍滬釋為民成化十八年謝鐸謂孝孺祠琬孫志淵出迎鐸喜方氏有後因題詩贈之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區尚存。或云魏澤藏孝孺幼子冒介姓業張吉乞王余州為滰姓記又俞武者亦即錄改緊志魏澤下摘去黃萌三行竄入托孫一節指切子名總之德宇以為俞允比鬼等求余州作滰姓記二說首係遺族赦還者。其實錄也。又李閣字希學十三喪母輟稍共禮。蔬食水飲。越三年居父及祖母喪每一號慟嘔出血扶

而後起。竊戒羸疾、偏學五經、而邃于易。從學者甚衆。孝孺嘗曰、某所庶知斯道。非特父師之教。亦吾兄之訓誨之勞。孝友、字希賢、廣母董氏出、就刑、與孝孺訣。有取義成仁一絶。士論壯之。（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弘光中、追謚孝孺文正。贈太師。禮部尚書。妻鄭氏貞懿夫人。弟孝友翰林院待詔。

論曰、幸而生正學靖難之年。而孝孺不死。上曰、老其才、將使雍容禮樂之間耳。倘猷受事。替必議井田。不合拔劾去。即否。諸周官紛更。去新莽幾何。然則北平不起、勢亦未能成太平。獨宜事君臣為萬世作則耳。標子二字。

姚元一口道破。即奈何仗所諂誠使欲燕山諸葉第望見。方袍闊巾。趨下拜。引死罪也。大書數字五七耶古齋太史兄弟適燕與子漢觀。雖成敗分。要是父子間相授受。而不洗管蔡之名。我建文遺臣題詩賦眉亭有全身遠害之句。陳建史論謂當舉志金川乍啓大內初焚之日。可以無十族殃。夫正學正欲大其死。使後世曉然不得復以家事為辭。故諸臣不自靖。而正學逆族八百七十三人而不悔。諸臣效其身。正學殉其義。大小之分。春可同日語矣。李文達謂正學師景濂。而志義之氣景濂不能及。誠確論也。獨方氏遺裔一節。弇州亦代為作據

而鄭端簡以孫枝一葉之語亦並為存疑然所謂方氏遺族四字不必正學後也余秀洲已見弇州複姓記而吾學不存蓋其慎於朱太史以志淵實謝詩謂軍籍弗違且証其遺區自是余疑而為俞摘寓縣志之事歟而正學無偽濫國楨信筆諸可一概抹也夫一門節義古冊不與見妻鄭及子女四人燕王誠不得而殺之矣嗟父去矜之所詒遠也

練子寧 徐子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傳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遷臨江鎮安二府通判卒官子寧幼英邁稍長與金少保幼孜友善戲曰子若為良臣我必為忠臣過吳慶弔余忠宣闕祠有殘碑蟲蝕秋草披戟沉沙自夕陽之句十八年應策有云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亦猶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才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為難又息以區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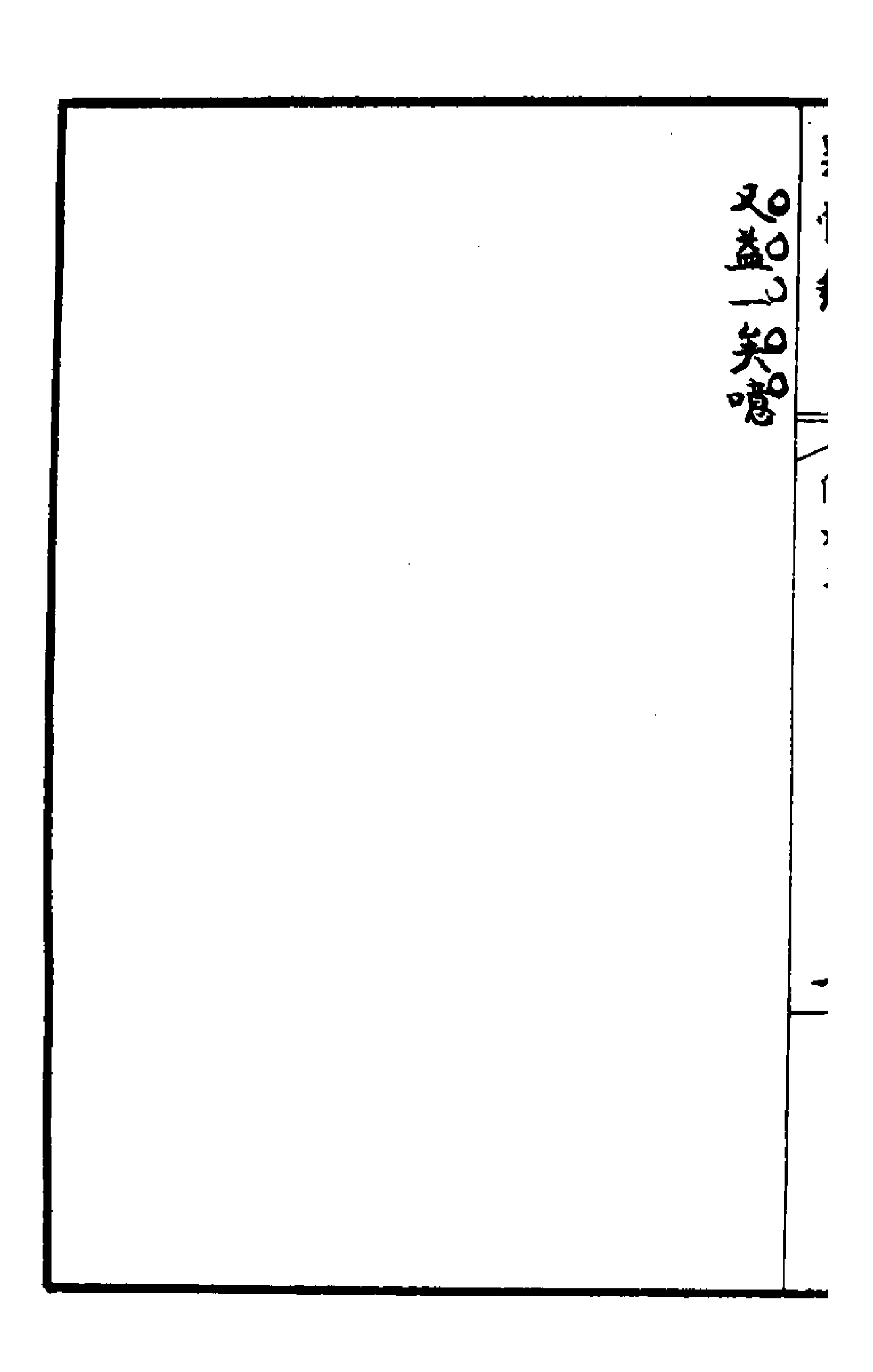
小故即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集奏、上善之、賜及第第二、授翰林院修撰、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歷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並見信用、遷吏部左侍郎、以贊否進退為己任。尋改都察院為御史府、拜御史大夫。燕師起、大將軍景隆擁兵、賊敗甚、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上不聽、後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諛、先伏誅以謝天下。上駭、為罷朝、及燕師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衛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謂用事者誤國、反為所詬、子寧廷叱詬者。國事至此、尚不使有以予。已而金川不守、景隆功多、逮

子寧至詣不遜令斷其舌上曰吾欲効周公輔成王子寧
知探舌血大書地成王安在族誅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
人戍邊者數百人久之吉水錢習禮以子寧黨初未及逮
為鄉人所持事聞楊榮為白上上曰使子寧而在朕固當
用之況習禮乎胡按察使器收其遺稾不敢發至弘治中
郡丞王佐刻行之曰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夢
陽建金川書院祠子寧父子名其堂曰浩然子寧被逮之
前夕以血大書一練字于裙幅令侍媵裹匣藏子匿民間
展轉入閩僧保六世孫綺為新寧陳舉掌書記萬曆戊戌
陳計偕道潮與江右生同舟前夕生夢子寧持刺拔謁心

異之。比見書記，雅飭不群，且迹之妙，心動，叩曰、非吾里練
中丞後乎。繞不對，淚交頤。固叩之，則從衣領中出故裙幅
練字，燦然若新。生以百金贖之。陳不免遺繡，不肯行，曰、
以死殉國，人臣之恆。且九族赤矣，歸將何為。生益賢之。歸
白當事，以幣聘之，授衣巾，俾奉先祀，為置廬田百畝。一時
聞者嘆息泣下，以為天道有知。多作詩記其事。子寧居塗
東山之三洲、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分峽江縣、東山實隸
峽塗、與峽爭立祠、諂署太守錢琦議兩祀，乃定。萬曆改元、
詔錄諸臣苗裔。或云子寧妻秦、生子成所、名善慶、洪熙初
放還、後微僅有存者、及知縣黃尚質所聘歸六世綺、子寧

有二傳而子寧同鄉徐子權者、洪武乙丑進士、為刑部主事、聞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闕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縊死弘光初追贈子寧太保、都御史、謚忠貞

論曰、練新淦案之不詳用之太驟二語誠合時哉而紛策遺景隆時未聞折檻廷諍、何也必殺景隆伸國法耳尚不足拄議而頓欲使人無口乎廷臣無口而鄒瑜有口、斷其舌四字不模糊即模糊可以意會也與正學共此四字正學已自不模糊我雖然景隆死無為關金川都亦或遲幾時馬首數刻矣正學無偶後子寧有真德揔是不磨子權未嘗黨練乃自求盡則一百五十有一人



又益一矣噫

高翔　程濟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與同邑程濟、並以、經學、被、翔勵名節。濟好術數。交最深。互相勵不奪。翔歷御史、諸所論事皆國家机要。嘗上心。濟相傳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翔戮力戎事、發忠義。濟先上書、言某月日、燕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召誅之、大呼曰、陛下即囚臣、至期無兵、伏臣罪、已而兵果起、上異之、赦為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燕王過徐、怒此碑、趣左右以鐵椎亡之、遽曰止止、命錄

碑姓氏、正使後、按誅之、無脫者、濟姓名、適、雖脫、屢得免、以知衲樣碑有以也、翔嘗勸濟勿務此小道。濟曰、吾所習非小道。其大可以占國讖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翔曰、不然。翔聞君子之道。自盡而已。子盡孝。臣盡忠。莅官盡廉。戰陣盡勇。非此無所事。及北平用兵、濟又勸翔掌其術、翔曰、我必為忠。即死。金川門開、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如時宮中火起、或曰帝急召濟問計、濟泣曰、天數已定、無可如何、有出走貞吉耳、遂助帝薙髮、如僧狀、危与俱鬼門出、每過險阻、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莫知所終、燕王得國、初名方孝孺草詔、不与草、復召翔、已衰服。入見。大哭。語多。不遜。

事。必不濟。遂夷其族、遠戚悉戍邊、所沒產給人者、特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又發其先墓、鞭尸、焚之、揚之、而以其地為瀦澤、弘光初、追贈翔太僕寺卿、謚忠愍、

論曰、翔不奪于濟。見道之大者矣。帝果出亡。時沐氏方用濟。人心齊。誠惟握其所持空名。而北鄉江漢。亦尚得一隅。而胡絕。不聞。或曰濟祭碑之事、不可信、竟脫其名是矣。祭何為。按永樂三年、濟為唐府長史。嘗犯夜獲罪。則實錄所云相從帝十餘載。每以術脫艱阻。後復隨至南京。皆附會也。且寢食朝邑。而不屬岳池。負無殊異。何復慮、教官五斗。或略測吉凶。則有之。

卓敬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州、七歲、有相之者曰、宰相器、乃血不華色、讀書十行下、性至孝、嘗從賈畬山夜歸、值風雨迷路、得大光小庵、啓入、一老叟者揖坐、與以僧帽、謝不受、求歸、使與一童聯而行、抵家、則黑虎也、驚視之、馴去、登洪武戊辰進士、拜戶科給事中、好直言、或譏之曰、卿吾給何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無辨、敬間言于上曰、親建儲、如全在宮中、而令諸王與太子爭衡、此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上警曰、爾言是、他日與同官入奏、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為元士、歷陞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不朝、敬密

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江南。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動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奏大驚、袖入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事竟寢。燕王入國、敬慢。不奉迎。王怒收詰之、勵聲曰、爾。爾。敢言。王安歸至此。且敬之、已憐其才、曲貸之、詔曰、不北敬犴臣、敬欲徙朕內地耳、繫獄、或援以管仲魏徵事、不聽、姚廣孝以敬素不見禮、銜之、獨曰、昔吳王不殺勾踐。而踐卒沼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篡衍。陛下所藉為重。今以地勢。即可使敬言得用哉。

上痛使中人揄之、堅。不。屈。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纖盡。敢死有餘罪。神色凜然。夷三族、數有高世之才。主朝慷慨。吳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敏發明冊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宣德間、門人黃翊光嘗作年譜。侍講劉球為之序。私謚曰忠貞。江陰高賓前知瑞安、得其像傳于數軸之末。副使李夢陽又作小傳云。弘光初、追贈太子太保、加私謚。曰。忠。貞。

論曰敢間言宮中服飾所見。最早。最切、從。藏。江南一。語。其。智。計。與。地。天。禍。相。上。下。所。與。不。用。之。狂。也。廣孝于正學則欲生之于惟恭則必欲死之。都。用。與。無。所。用。之。狂。也。

誠貽書燕王以肘腋大地曰孺子不造惟妹父是賴歸
境而待燕能不從耶不從耶之可也惜此書從袖中滅
耳文皇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僅得一卓敬臘其略也微時
家貧夜歸不受僧帽覺僧帽便與天禧同學矣虩虎而
不能下惜哉

高巍

高巍字不危、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中、貢入太學、以孝行旌、試前軍督府左斷事、疏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上嘉納之。坐事不測、以議賢、請戍貴州、仍許其諸子代。建文初、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略曰、臣惟各處親王。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臣愚見。勿為晁錯。削奪之謀。而行主父偃。推恩之策。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王于秦

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殘其地、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上深奇之、會北平兵已起、命從李景隆參贊軍務、巍後上書言臣願使燕、以義折之、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臣志慕仲連子善、与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内外臣民同心輔政、不意大王与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在朝諸臣、執言伏義、以順討逆、操其必勝、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今使帝者後帝、王者後王、君臣

之義大明。而骨肉之親愈厚。不更善乎。昔周公闢流言、避位居東、往古盛事、大王若能收諸始謀者。檻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請解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端。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乎。不然、任事者得藉口謂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濞故事。家必自毀。然後入毀之。恐有奸雄因時乘勢。數萬突起。大王獲罪先帝甚挽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

臣親見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
身周旋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
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而人心和不然、執迷不回大
喪未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叔仁讓國之
義為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
譏萬世于是時也追復臣言何可得乎書再上、不報、景除
兵屢敗、親自接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
慟哭共誓致死逆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飛書報捷親與
鉉宴天心水面亭作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
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要聯若徐將軍之

赳赳盛統兵之桓桓余憲高公之糾繆大參宋公之周旋
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較之
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補發資群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
盛齋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纏縊死釋舍弟宣成南海衛
弘光初追謚巍忠毅贈太常少卿
論曰使主父推恩之策行則燕之再也騶與燕遂必貳且
燕必不從而內鬩由此啟夫燕王抗命天下無不知燕
王抗命也非燕之便矣大杖則走元公輔孺子之詞舉
無可托則其兵何以為名然後千户張安奉書亂其世
子或亦有當至于三犯告廟寧居過厚使不直在彼夫

以柔濟之起而勇為己甚所謂離情而言理非理也禍國家豈必不讀書人哉

鐵鉉 高賢寧

鐵鉉、色目人、居鄧州、父仲名、冊蘇、鉉生聰敏剛決。洪武中、入大學、通經史、除禮科給事中、遷都督府斷事、上知其能、字之曰鼎石。審府有大獄。司官久鞫不能決。屬鉉治。立具。上益喜。令法司諸疑獄。盡屬鉉。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代平燕大將軍、將兵五十萬、駐德州、命鉉給餉飛輓芻粟、軍興不乏、十月、景隆進圍北平、敗績、來年四月、師再進、復敗、鉉与參贊高巍。生衛南奔。道出臨邑。灑血同盟。以口古鼓義。大集民丁。固守濟南。燕兵盛至、以書傳矢射城中招降、令諸生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以。破。其。鮮。傳矢

谷之。堅守不即下。城夜壞。則逢藍幕。裹蒿席。塞破若城。旋即補築。燕王懼濟水灌城。城中大懼。鉉計。令人登陴哭。求降。出千人。伏地。請。燕王喜、謂諸將曰、濟南中原要會。得其可斷南北。裂地之勢成。遂下令退軍受降、鉉乃。懸鐵版。城門。潛壯士。闉堵中。洞。王入。時王乘馬。率勁騎奔橋而登。導者至門。門中望之。戰。遽呼千歲。版下急。及王馬首。馬驚。王跌。急舍馬。奪從馬還走至橋。伏發。行斷橋。橋堅不可斷。王得馳去。怒。麾兵力攻。鉉令守陴者群噪。王王益怒。以大礮擊城。城且破。鉉復多書高皇帝神牌懸擊處。遂不復擊。隨機應變。盡毀燕兵攻具。開門累敗之。相持者三月。燕王

不得志舍之去宋參軍說鈇曰虜兵去濟而南兵留守北平者羸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猶堅壁守臣郭賞輩書生不知兵公能出奇疾馳真定諸將之潰逸者稍稍合竟取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便宜署部覊召招徠之此走魏都計也燕兵顧家室心亂勢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徒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乘勢晝夜邀之而公館榖北平休養士馬以逆其來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單騎畫于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德而南將駑材無足特今固守濟南度北兵不即越淮歸必道濟邀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激奬忠義

詔進鉉布政使、賜金幣、誥封及三代、尋陞兵部尚書、會盛庸以平燕將軍代景隆、駐德州、令鉉參贊軍事、鉉與庸躡燕王于文上、營東昌、戰、燕軍大捷、已而燕軍至滄州、徐凱被虜、後命鉉專守濟南、而盛庸帥兵往來邢儁間、燕以鉉故、不敢近濟南、趨東昌、不利、壬午春、燕兵往由德州、取道東阿、汶上、直抵靈壁至宿州、鉉等率兵躡其後、與平安等邀擊、大勝于小河、中原震動、燕諸將欲北還、燕王不肯、督兵渡淮、再戰、遂長驅渡江、不踰月京師不守、鉉感慟欲自裁、及燕王即位、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背坐庭中、不肯屈、令一佪顧不可得、割耳鼻盡、終不肯顧、磔碎其體

死馬不絕聲時年三十有七父母安置海南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閹充匠、尋戮死、家屬發教坊司、二女終不受辱、上聞、憐其志、赦出之、皆適士人他日對羣臣言、每稱鉉忠弘光初、進贈太保、謚忠襄、燕王既得國、名高賢寧、欲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復告功賢寧、賢寧曰、予軍旅發身予書生也稟食有年于義不可綱言于上得肩免年九十七、卒

論曰、鐵鉉昺石守有餘而戰不足者乎濟南智計皆出鉉及燕盛庸軍後一勝東昌那博往來羽翼不展則何也即與平安小河再捷而大勢已南不復可挽豈燕禎不

如專寄之得為和且夫守有餘而戰不足可以難燕矣燕王善用兵孫吳不能過廟謨為趙樂毅所倚不戰則得如鈔數人竇真永滄德之間燕時止據三郡欲為曠日持久之計蓋亦難矣惜廟堂書生不審攻守大勢以全加為孤注一擲不收是以吾不能快其所能多既自累易倘為難一敗而燕師不煩招練勢漸在而以將與敵以和與敵非此傷吾之炽而以虞彼之得也景隆初敗之日何至與高不危涕泣以之而濟南圍解遂賦詩樂天心水面之亭悲哉易形無沮所忌觀燕師白溝夾河藁城小河四戰皆先敗而後勝盛氣不挫頓而

益堅則無如持之使燕無所斂其氣鋭為大將盛与平副之一如關濟南之門燕有北竄胡邸者甚不欲以背面貯侔重鐵公耶

景清

景清、本耿姓、以報籍訛為景、陝西真寧人、倜儻尚大節。洪武中、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固不與清觀。清固請。約旦日持還。生果旦日來索。清忽之。故作不省。詰初無假書事。生忿、訟祭酒。清即持書上祭酒。曰、此清故所業書。當即與生並誦。清為徹卷。不遺。生瞠視。不能出聲。既退。清以書奉還生。曰、彊子毋太珍重。請歸讀之。初、清赴舉時、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是夜妖不至。清去。却復來。女詰之、曰吾不敢見耿秀才。女以告父。父父追清及之。清為書耿清在北四字。令持歸揭于戶。妖絕不至。洪武二十七年、

試禮部第三、廷對及第ㄈ二、授編脩、三載改御史、命署左僉都、與賓倅會臺臣鄒文鑑劉觀及清奏事、罷以疏字訛、懷印入刑科吏疏被劾、下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改金華知府、建文初、陞北平叅議、佐察燕邸動靜燕王宴之、清言論明快、大被賞可、尋召還復為左僉都改御史大夫、金川門開、宮中火起、諸臣競死節。而清素預兵謀、且與方黃等密善。約慷慨殉國。時獨匿。面詣。王。自歸。王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委蛇。侍。班、與。燕。邸。故。僚。比。有識者心疑之。會司星奏文曲星犯帝座。急。色赤。文皇意。清。是日早朝清獨衣緋。入。命收之。得帶間所藏匕首。銘。清。奮。起。嫚。罵。叫。清。

所以為此者不過為先皇報仇報仇不成死耳上大怒敕之若即不詔天子顧覩王敢爾乎以其言不遜命抉其齒且抉且不遜噀之含血若有所恨直前噴御衣上既族之後命剝其皮實以草縫之如人械長安門碎磔其骨是夜上夢清仗劍遶逼御座明晨駕過所械草具索風奔五六尺為把駕狀上驚乃命藏于庫中猶時見殿庭為厲并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林里為墟時劉固字永貞与清同里清姊適劉國固兄也固以儒士授青州教諭歸養燕兵起固乃移家江右與國來京師依耿燕迫金川門國勸固出城固曰固受朝廷恩不可去乃潛子超于王氏及

城陷、恐驚其母。開門瓦坐。幸無恙。已而清懷之被誅、罪連姻婭、閩與瓦闕、母表、妻張子超、閩日受刑於宮門外、越年十五、有勇力。怨奇禍。奪刑人刀。狙擊殺十餘人。貂更豪逕之、父之閩降于乩、有詩志感、詩云、且酌精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設杜甕醆使野猿覔或問閩何仙、曰、機。入。童。初。言。驗年、後降于乩、有詩一絶、詩曰、荒林畫邑獄、且嘯蜀王都、熱客窮朋見。泰宮擁陛嗚署曰蹐。難。罪。臣。劍。圍。書。弘光初、追贈清太保、都御史、諡忠烈、

論曰、難衣進。刃。與荊卿獻圖、豫柱俱屬。惜皆不成。而蒼凉報國之意。千載如見。者氏已滅。豫讓尊衣。猶足以愧貳心。況。相。傳。遜。荒。故。碑。無。恙。孔。文曲不飛。曹沫之劫著。

嗟衆神不仁矣天有新命星乃効力人何能為我奮尻

犯駕草具且與天爭若曰景清在此

胡閏 女郡奴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博學修行、与吳存、何英、徐素交。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不肯仕漢。嘗嘆天下誰真人。畫一松于壁。題以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會太祖西征漢、下饒州、造旅見所畫松壁。召見閏、慰去。洪武四年、郡舉閏秀才、入見、上曰、所為題詩鄱陽祠壁者哉。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中、改官制、以閏直諫、為右補闕、燕兵起、条畫謀、設法防禦、東昌之捷、陞大理寺少卿、燕王得國、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閏考孺咸衰絰至。哭聲徹殿陛。連閏先入、左右叱更服、閏

曰、聞死禮厭不可更上悲以九族竟不屈語不恭甚命力
士鑿其齒ㄑ盡聲不絶上益悲、燃死之、草實其皮懸武功
坊、子傳慶、傳道或曰与其族二百十七人、皆斬西市、次子傳福、
方六歲發充鞍轡局一女入功臣家、曰邵、奴親友論戍數
百人、累以死數千人、今其故居胡橋咸荒榛時見光怪有
猿獨哀鳴徹曉稍夜人不敢行嘉靖初、提李副使邵鋭、杞
之學宮、萬曆中、御史屠叔方疏請畫釋戍籍人得丸文移
長丈許、榜邑門、忽為旋風捲入天際若素鳶翔廻火自午
迄申、後墮邑庭中、人以為異、傳福年十一、即出奴、戍交趾、
洪熙中、恩例當赦為民、以亂赦文不通、宣德五年、取回交

趾谷衛軍、而傳福又類謫永靖矣、七年、從附近例、謫饒州
滸、無力上伸、十年、同邑史主事考績、攜北上、且奏、始蒙宥、
得為民、年六十一、解而卒、郡奴母汪、繫刑部、自喉中墮奴、
有卒提付功臣家奴日叟下夜抱一貓則也稍長、知故事
便思、以義自完髮至寸輒截去、不復櫛沐、嘗以釁墨自污、
垢憎無人理如是二十餘年功臣家六素不復領也永樂
二十二年、赦諸死事者之後郡奴得歸鄱陽依姻王繼媼
居善不有家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卿人謚曰忠徹貞
姑附父祠弘光初、追贈開刑部尚書、謚忠烈、女郡奴孝貞
姑

論曰、蒼龍以骨見、斯歲寒一識哉。建文中諸亮節、在太祖時、率不甚寵異。太祖知閏未即与飛騰、但都督府經歷耳。知國初宦人並以其樞用之。若孝孺亦即此意。不真以其關于情也。郡奴以不字終。曰永樂中男子皆其父、所不許。嗟、歲寒良友、豈易有其匹哉。

黃鉞 栢揚

黃鉞字叔揚，直隸常熟人。少明敏，好學，貧無藏書，日從書市汎覽，倚從於日不知。主者憐其少，勿遣。時天下新定，法嚴，士性不樂仕，而詔求賢急。鉞父恐鉞以讀書為郡縣所知，數提之：兒何為自速不祥。不聽，乃令督耕葛澤陂中，則潛走友人借書觀，一覽輒記。楊彥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從無人處竊吟哦不休，異，問之。答曰：兒不省事，得縱觀古事為樂，苦貧不能長得此樂。彥曰：盡從吾知先人手澤，可供鑒子樂三年。遂去，与其子福同起發。果三年盡其書。郡縣聞之，辟鉞賢良，又福薦志曰：君

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獨携一子避郊外。戚者憐子攻苦。乃用相䘏。而柰何不自晦。卒為人知。累我福。福死矣。鉞曰、第毋慮。當為翁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鉞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無所對。因與詣尹、曰、鉞無所知。奉明命而與福俱、甚善。即恐不辨語音。為使君憂。請辭去。時福詞詘、故作不解。尹乃罷遣福。而鉞獨上。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外艱去、方孝孺從弔之、以時事密請教。鉞曰、鎮江為左輔、守宜得人。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遊。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

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以治郡則良恐不能定亂國家
大勢不在江南燕馬至此而後懼之晚矣孝孺是之因附
書致善以忠孝相勉善得與鐵相對慟哭自誓必死燕兵
至江上善奉詔總五郡兵馬勤王乃以書招鐵即日書
壁單詣軍慷慨曰明知無益義不可諉也既而重俊果以
鎮江降矣王既即位詔暴善罪狀急收之鐵遂絕食閉
目三四日或傳善欺服已得旨歸鐵曰豈有從逆姚蘇州
哉且少俟之善事定否乃引決以明善不欺我七月十一
日報善伏法已鐵乃治祭琴川橋西何再拜哭曰克一良
信人吾何忍背義獨生紿家人歸襟具從容整衣冠奮身

入水死時倚善黨急縱撥郡邑中鉞親族悉驚竄揚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櫓側求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水中容貌如生福慟哭親抱水起易其初体猶不敗竟成礼葬之凌吊以詩江風但夜鼓横汝江雨朝濕蘚蘿九嶷不回哀郢志三軍难奪採薇歌手拔宿艸紙蹤渃夢膝空梁月影知難謂百年臣子惆悵閻野老淚滂沱墓在虞山北麓卯金潔主石弘光初追贈太常卿謚忠獻

論曰鉞父不令鉞讀書以為自速不祥不讀書無琴川橋之赴善諾也而椒揚卻以書壽與楊福同學福亦因椒揚而以書壽矣國家大勢不在江南二語讀書者解之知重俊狄漸亦易易以姚襄州為仁柔不克定亂鉞

亦請撲務。倘初令墨縗從事河以北。或燕兵不即江南哉。而惜也。朝廷。概以不識字者。主盟。夫。大儒。讀書。止熟古。今。而。以。為。識。字。乎。

王叔英 妻金氏 二女

王叔英、或曰姓陳、字原采、浙江黃巖人也、少孤、從母更嫁姓徐、久而後復、洪武中、与楊太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仙居訓導、歷漢陽知縣、爲文禱雨。与。三。約。四日不雨減一食。五日減二。六日則絕食。以候神之嚮戢。雨。輒。應。建文元年、召入、爲翰林修撰、時孝孺欲大復古、行井田、叔英与之書、有曰、天下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予。用。世。貴。浮。時。措之。宜。孝孺感其意而不能用。尋上資治策、其畧曰、今天下民生未庶、從教者寡、皆由留之之道未至。臣聞古者田

皆在官故什一通乎天下今天下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民田之賦似輕而百姓受田之籍須有當輕而反重官田之賦似重然農人輸納之苦更甚于輸冒民之租此為賦斂未平哉本害矣古者兵出于農今則兵食于農而又多軍餘可以裁減歸農而不裁減古者四民有業今以僧道益之而大此其人可使耕稼而不耕稼古者重農民抑商賈今農人一歲之積不足以供商賈一日之費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此三者生衆之害也古者天子六軍侯國三軍今京衛兵已十萬外郡不知其幾百萬則兵多從食可知也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

唐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才足矣。今內外大小官以萬計。則官多。素食。可知也。此二者。食和寡之害也。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祖庸調之法。歲亦不過役民二十日。今天下役民無度。四時不息。至于男丁有故。役及婦人。此二者。為未疾之害也。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今天下窮林竭澤。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能養。古者三年積一。九年積三。漢有常平。至良法也。至于隋唐亦有義倉。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為民寡有可勸之。聯而不能蓄。古者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今天下富民用度僭擬

公侯貪民爭務浮靡，婚嫁與田廬衣冀崇奢靡，種種竭用，不可枚舉。此為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能省。此三者，用和舒之害也。數者其大畧也。惟陛下明其為害，則亟除之；明其為利，則亟興之。富庶之效，不數年可致。上頗嘉納。是時朝議削宗藩，急紛更，叔英上疏以為病却，則宜調養其血氣；節却，則宜培養手足。根苗并論行限田法，甚具，上不省。燕兵渡淮，叔英奉詔出募兵，至廣德，驚聞代立，會齊泰出奔，執之，曰：泰心二矣。泰吐實，遂抗持衡殉。既知事不可為，遺書祠山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之麓。書絕命詞，藏袖間。沐浴，冠帶，自經玄妙觀梧桐林下。辭曰：人生寄壤閒，忠孝貴克

全。嗟余事君久。自省多過。然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繙書
念爽与齊。餓死首陽。嬾同粟。豈不偉。所見良獨偏。高歌遜
雖繼。偶爾無足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
生。死。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後。然。處。無。愧。于。後。世。為壬
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道士治棺殮之。葬城西五里許。燕王
既渡國、治奸黨、叔英妻金、死于獄。女二、赴井死。弟原默、變
姓名、歷商旅中、已有金寬者、告捕、伏法。叔英有幼子、誦成
大國學士楊士奇以百金与同知孟範。訪渡之。延師教誨。成
立無所成。贈之金、去不知所終、蓋士奇徵時、館漢陽村落
中、叔英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不復聞此。入

視、浮梁頭詩文。為士奇手作。題曰、此公輔器也。遂以文字相推重。薦士奇府學訓導。云正統中、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脩撰王原采之墓。為文以祭之。後人祠叔英于學宮。謝文肅為之贊。有武王伐紂。微子已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之句。州守莆田周瑛封識其墓。編修安福鄒守益立懷忠祠。太平知縣曾才漢亦建忠節祠。祀叔英及其妻二女。又貞烈祠在黃澗慈山。叔英自號靜學。即以名集。弘光初。追贈礼部右侍郎。謚文忠。

論曰、觀原采所以勉正學者。良非迂闊不近情。顧八策何以不一及戰守。募兵廣德之日。帝若遜荒。挾至尊。以

名使人尉陀之業萬一可倖而大奉從正學死社稷一策遂使文皇無戰閩戰粵戰滇蜀之勞宮中自焚豪傑意冷海內有心人逃名字不暇正學不講時亂足以無建文知遂使後世追謚曰讓夫荆蠻採藥亦曰讓太伯虞仲之于文王昌與燕王棣之于惠宗炆今古異用傷哉

周是修

周是修、名朸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貧、元季兵亂、奉母避難、歷艱苦、性行坦直、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為文雍容爾雅、從國子學錄蕭執受詩、洪武末、薦明經為霍丘訓導、召見、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孫、孝、弟、力田耳、上善、擢周府奉祠正、陞紀善、嘗從王北征至黑山、先是皇太孫夢有異人送樂、嘗之清苦、占三嘗得善人、○至是上令是脩侍皇太孫講讀、太孫以為叶占、○大見恩禮、○建文元年、周王有過、盡逮獄府中官屬、是脩以嘗諫諍、得免、改衡府紀善、上聞其母賢、書賢母二字賜之、○因言師

胡樵諸賢。復書樵諸二字賜之。上又嘗檢古樂府、作思美人賦一章以賜。曰、求良佐也。屬是脩作賦。詞與贈美。衡王未就國、留翰林修纂、性好尊誘人善、人過輒隱之、薦梁潛劉叔毖等、數陳論國家大計、燕兵渡淮、与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共排折之、不動、燕兵渡江、齎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入應天府。拜先師畢。自經。其衣帶有曰。在藩國。欲不負藩國。在朝廷。欲不負朝廷。而言皆不行。豈非天耶。歸于聖人之門。庶無罪悔。因自經。草經。闕。年四十有九。翰林諸臣、先死者惟是脩。其縣。至今。子孫。世。賓。之。祭。又。以。陳。燕王得國、都御史陳瑛奏是脩不順天

命、請加追戮、王曰、彼自盡其心耳。勿問。是日中書舍人臨川聶同文、因、迎、新、天子、天熱、徒、步、急、喧、道、死、先是上脩嘗約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死國難。燕兵入、廣問家人飼豕未、其隣人聞之、曰、胡公寔輕身不如豕哉。餘亦悉負約。後是脩子轅請士奇為父作傳、士奇內慚。語轅曰、當時余亦從若翁。即誰為若翁傳者。是脩得君為最奏對稍未俞允、輒杜門請告、帝手撫慰之。又曰、聞卿病稍愈。予為加一餐。名其居曰葆貞軒。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篇、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蒭蕘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

以生死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録。朝夕省覽。蓋不負其志云。韓亦有文章、萬曆中、御史饒位即死所立祠祀之。弘光中、追謚貞毅、贈正卿、

論曰、用事者誠誤國。理誤之也。尊經一綫。理始不誤。豈知。舍。理。可。以。合。天。則又怪聶同文迎新燕。道咽死。勇。辭。理。而。天。不。許。自是修以往。諸。可。肥。遯。而。必。死。職。建。文。之為。君。與。見。執。而。不。得。不。靖。者。稍。殊。矣。蓋有。所。慕。而。為。義。與。有。所。激。而。為。義。未。免。二。晰。哉。

張銓　何廷魁　崔儒秀　高邦佐　陳輔堯　段展　及右世功等十人　羅一貫　張神武

張銓、字宇衡、山西沁水人、父五典、為某部尚書、銓登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司理、以平恕稱、嘗夢入兩是亭、亭杞都御史楊繼宗副使許達者也、二公起揖銓入、曰、方虛席以待矣、銓警而覺、入為御史、按淛特、遼事急、撫順失守、銓上方畧、謂宜鎮靜固圉、徐相机宜、不宜妄動、圖僥倖、又言經畧、鎬、大將如楠、如楨、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敵不可啓、薦熊廷弼、有干城之畧、未幾、三路喪師、論者以銓故知兵、天啓元年、出按遼、為監軍、方抵關、聞撫臣袁應泰受西塞之降、授扶起曰、棄遼矣、力爭不可、渭應泰又以罪奴配

降寇、銓又力止之遂人咸泣祭賀世賢有異志徽防之三月、世賢等內應瀋陽破、遼陽被圍急、應泰曰、去之、退守河西、銓不可城破、被擁去、入謁、平立不拜且就刑銓延頸請及力訊者以其不畏死扶馬送還蜀向闕拜五呼父母拜四遂自縊死敵嘖嘖忠臣李來苦為棺殮之建祠北門之外蓋前兩是亭之夢驗矣贈兵部尚書、諡忠烈、祠名昭忠、廬一子道濬錦衣指揮僉事、妻霍氏、所居竇莊、崇禎四年、陝賊趙四兒躪沁水、攻竇莊、時道濬與弟道澤、俱官京師、衆議棄堡去、霍語其少子道澄、吾棄家出、以為所乘、則死野、等死、不如死于室、率僮僕暨閭里秉堅守賊環攻四日夜、

不得入、肆出矢石○賊劉多○遂去○時遁山谷者多被屠殺○惟張氏宗族獨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明年八月、賊紫金梁等以三萬衆復圍賈莊、時道濟已得罪家居、霍復率其族人拒之○賊多死○聞秦師且至、紫金梁免冑呼壁下乞撫○曰、我王自用也○誤從王嘉胤至此○道濟曰、急還所俘○吾為請於撫軍○俄老狐狐至○亦願就約○惟八大王闖塌天五營不受命、而營已詣求就敘軍門、卒疑走去、陷溫陽、明年三月、道濟助官軍擊賊陽城北、賊至三擾四、伏起、敗之○擒其魁滿天星○既撫許、以臣獻俘、道濟功第一、而同銓難者○為按察副使何廷魁○及道臣崔儒秀高邦佐○餉臣

陳輔堯 號長菴 延甿字汝諧、山西大同人、以萬曆辛丑進士尹遷、忤巨紳、改臨晉、歷知歸德、擒豪張國安、以銷逆變。歷西寧副使、降黎平知府、復以原官兵備遼陽、與張銓共爭。受降。不納。貽書家人。吾不知死所矣。瀋陽敗、東師濟河請于經畧、乘半渡急擊。不聽。請伺其未合悉銳擊之。復不聽、城破、懷印投井死。妾高及金咸從之。婢僕六人。一時俱死。儒秀、戴徵初、河南陝州人、以萬曆戊戌進士尹澠、有威、嘗曰、官不能養。則大戶不重困民。官以養佐公。則不重困大戶。以忤要人案歸、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盜、入主事刑部、坐事降文安令、陞戶部、歷關原兵備、時開原已失守、散

家贊募驍輩健兒八百人協守遼陽亦共爭納降事敗手刃遼帥贊世贊妻子從容北向再拜自經都司應爭邢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乙未進士知壽光最以戶部出守永平稅監高淮畏其嚴頗戢毀陵增徵郡人德之備兵天津轄稅監馬堂恣睢寘之法督兵神木奮責諸部落畏不犯邊移薊州乞養歸會遼事孔亟起分巡廣寧激以經撫不和勢難有為請告甫得允而東師逼廣寧官吏皆遁去或以請告之身可以無死邪佐曰吾一日在事一日臣子也何辭城陷冠帶西向再拜以印綬自縊僕高厚高永和死永曰皆死誰與奉遺書訣太夫人者厚遂不死永

以青付享仰就綬餘艳死輔堯字九室揚州人中戊子鄉試知長寧最調繁博羅大計天下清官守滕州懸州紳所贈蘭絪一為公用改知永平督餉遼左旋奉命即烙城破逼降不屈望闕再拜擲左右佩刀自刎死詔贈廷尉儒秀皆大理寺卿蔭一子錦衣世百戶預昭忠祠祁佐初贈光祿卿改贈大理謚忠節四子曦乙未進士六子暐戊戌進士輔堯長贈按察僉事各蔭一子入監讀書輔堯子夢乙殊才為彰德通判甞罵而武臣死者左世功陳東贈少保左都督世蔭祠祀董仲撲贈都督同知祠祀張君世吳之杰周敦吉漫職贈三級附祀成金鄧起龍秦邦屏贈都督

僉事。附祀邦屏。妣秦氏。加二品服色。子馬麟。授指揮使。又叅將羅一貴。守西平。東師攻城急。使人招一貴。一貴大呼。誰不知一貴不降好男子。而豎招降旗。東師怒。力攻城破。一貴自刎死。贈都督同知。張進贊神武。初奉命援遼。以所部至廣寧。而遼陽已失。時潰卒十餘萬。咸西。神武二百餘騎獨東。冒陳。敵不意復有此戰。久知之。一軍盡沒。獨有再紹登十四人。豐創。脫。按臣方震孺為請卹。屬神武全諸道。將出入禮拜之。

論曰。靜鎮數語。百世可無東顧。而迺以好動失之。由器危事。動之最也。邦妙于靜。與孔孟無為不為之解合。知

之者鮮矣張忠烈、銓守遼陽爲第一題與而是而三矣

安淂攜夫人城嚴關外敵廷魁儒彥邪佐等、亦分淂是

字東顧不非忠烈、所手著、有春秋補傳一書惜不傳

孫承宗　李承先　曾之甲　劉典祚　子孫十八人　鹿繼善

孫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博學強記、倜儻務經術、為諸生、便仗劍出塞下、周歷亭障阨塞、訪故將老兵、通知邊事、以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編修、歷官坊局、時有梃擊之獄、閣臣吳道南密以詢承宗、承宗曰、事不可深關、然劉成龐保、故不可不問、當密啓上自裁之、熹宗立、累官禮部侍郎、時雖迴翔館閣、料籌邊事每奇中、內外皆以將畧推之、天啓二年、遼撫王化貞棄廣寧、與經畧熊廷弼、咸走入關、承宗遂以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出經畧山海、上疏言便宜、謂邊事之壞、由兵集而不練、餉耗而不

毅。必。術。用。兵。而。以。文。臣。為。指。練。以。將。臨。陳。而。以。文。臣。為。指。發。以。武。為。倫。遂。而。日。增。文。吏。于。幕。以。邊。仕。經。撫。而。日。閒。戰。守。於。朝。以。此。求。濟。不。可。得。矣。兵之進。精。不。可。以。事。穰。粗。不。可。以。理。解。今大將果得其人。即當以邊事付之。小勝小敗。皆所勿問。俾。先。嚴。閫。寄。以。還。其。衛。而。後。徐。議。出。關。以。圖。恢。復。報聞。時承前道監軍高出請移山海于永平。矣關以東不問。而大司馬王在晉行邊。復議築墻八里鋪以守。承宗曰。退守八里鋪。京師震驚。是以山海為孤注也。請急守寧。遠。所。以。守。關。門。又言西。南。必。不。可。用。遼。之。遺。民。必。不。可。無。以。安。集。之。關內之遼民。當使籍土著。關外之遼人。當使籍李伍。而

關外十三站之義民諸不附敵者當收置寧遠覺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今日之大計也請置大將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儀節制三部罷監眡之說更定儀注總兵官以賓客接經撫不服戎服伏階下移咨朝鮮王琿激以同仇之義亦犒毛文龍于東江俾復四衛而朝議急遼弗許遼人劉愛塔者初為東師守金復至是內附會東師撤廣寧守渡河去撫夷道萬有孚欲挾西虜戕之以為功承宗不可時魏逆漸用事議內操且遣中官盡監塞上諸軍承宗上書極言其不便請大築寧遠以上官招撫主守以客將訓練主戰移拱兔市場于興水

堡。使右營卒精騎出邏中右。撫夷關入者以掠論。于是邏
卒得盡力。已收。尋南關降夷王世忠孚餌虎酋之妻虎酋
妻、入卻皆服。自是金蓋為我守　加府議張鳳翼代閻鳴泰
為關撫、後主畫關退守之說、承宗力請。如議。撫臣。以捷。戰。
守。不施、使祖大壽更築寧遠。復言于撫臣王象乾、兩人必不
可用。欽必不可恃。通官與當事之說。必不可恐。遂自請罷
議。如推。經略。撫。督。以一事權、不嫌、在閱四年、先後複大城九。
堡四十五。拓練精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
鋒後勁營八。弓弩火炮什五萬。輕車千輛。偏廂車千五百輛。
沙虎船六百。馬駝牛驢五萬。甲胄、器械、弓矢、火藥、藺石渠

答甶楮、合數百餘萬。闢夷地四百里。招集遼人四十餘萬。遼兵三萬。屯田五千頃。得粟十五萬。鹽與錢稅朋椿、入可七萬。林青者十八萬。獲零級至一千八百五十有奇。故事積級二百五十、陞一大擋。承宗勿敘也。論功、加太子太師、与諸關臣皆世錦衣千戶、而魏逆冒世襲都指揮使、加恩三等、關撫臣爲翼恨承宗有逆撫居遼之獄、極論馬世龍之罪以撓之、承宗援逆魏所遣中官劉應坤頗倨、忠賢怒會承宗遣諸巡通州、疏請面陳軍中機密。時兩魏暱、勇務翻局、向樂廣徽危言忠賢、此必不利君側。忠賢懼。半夜開宮門。出校尉八人。飛騎追督織方方孔炤。速詰孫閣部。十

三日午時四閱職方免冠而是時李左都邦華繆春坊呂期同日按閱知崔呈秀首上逆魏功德并趣劾承宗孔炤大言爭之請留春坊以需後議而魏黨徐大化李蕃等復逆章劾承宗失事吏部尚書崔景榮獨訟言承宗無罪詰趣視事會馬世龍襲東所于耀州墮其伏戰不利哨將李承先戰死曹之甲投河死于是臺諫交章承宗承宗歸里兵部尚書高第出代經畧復申守關之議承宗即家中上書欵之不聽盡撤關外兵號聲震原野而道途哀崇煥獨不和撤撤卞何遂有崇禎己巳之警薊門危倉猝起承宗領援兵保通州復填危關京師被圍遼督崇煥以大帥祖大

壽入援。承宗出遣遊擊尤世祿將兵三千內衛。或言崇煥挾東師為講。承宗厲聲。我受命禦敵。不受命撫敵。集文武將吏誓之。復遣劉國柱將防灣軍三千。與家雲及保鎮兵各三千。防門上。出馬世龍于獄。與滿桂將兵。頗有斬馘。敵卻遠。崇煥下獄。大壽以萬五千人譟。東走。承宗使飛騎追之與誓。涕泣。時滿桂戰死。而世龍代為大將軍。降將劉興祚戰勝兩厥口。中流矢卒。永平失守。遷安。灤州。建昌。敗問交至。東師攻撫寧不克。相持紅花店六晝夜。東師挾大壽請講。承宗焚其旗及書軍前。而大壽乃斬來使絕講。已大捷雙堡。關門六城皆復。戍開平。復建昌而守之。初東師連戰

不甚利，承宗聲以大師出揭金蓋達潘敵，頗東顧，設三伏大捷，永城已克涿州，世龍中數失，不退，東師從冷水口出，而永平、遵化亦復，再勝灤州，獲敵人馬思恭等十一人，論功，加承宗太傅，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既辭太傅，是役也，東葛頗為向導，承宗奉命討之，斬首二千餘級，俘獲無算，廷臣欲進論大壽東潰事，承宗密奏止之，時羣廷棟為樞部，以世龍不受中制，令所善部郎丘禾嘉監其軍，謗世龍坐視三屯不救，承宗爭之，廷棟益不悅，故超擢禾嘉為遼撫，而孫元化為登撫，以撓經略，會錦州被圍，嘉禾乞救追，承宗分遣諸將力援之，東師墮大凌，毀雙堡去，錦圍以

鮮僉一子尚賓司丞、父之、廷棟以嘉禾識、力主築淩河、以圖進取、詒大壽以兵四千董其事、以班軍萬四千供版築、而石柱兵一萬護之、嘉禾親往相度、与大壽郄、大壽抗章摘其貪儆會廷棟罷去廷議盜謂築淩非是嘉禾計盡撤防兵、一幸淩工竣可以塞衆議、坐實孚宗旨為令之計、不撤兵、敵至則戰上策也即本部撤兵攬現糧以守中策也撤兵并罷轉餉委空城以餌敵、下策矣今出于無策可乎嘉禾不聽、已而淩城被圍十餘日、大壽与縱兵何可綱碣力堵守、嘉禾督諸鎮宋偉吳襄等救淩、遇敵長山、襄部先乱、官兵大敗、監軍張春被執、矯不從、東制東師勸為上書請欵

嘉禾家以、聞承宗恙曰、春有鬚眉獨不聞其妻瞿氏六日不食而自經乎、春愧其妻、嘉禾智出婦人下、知朝議愍承宗持之益堅、時麥城食盡、何可綱語大壽、公不出戰、無以慰孫公、我不死、無以報孫公、為知自殺、引絕、大壽率二十七人弃城東降、盟而返、會錦人高鵬元等三人自敵中間歸、承宗令從大壽弟大弼夜劫東師白雲山之營、東師退、承宗請罷歸、十七上、得許、已而議長山之敗、坐承宗擅詔後城進兵、削世廕、罷其官、承宗上言、陛下即坐臣敗軍失律之罪、不宜御罪後城進兵、以厭天下恢復土宇鼓勇殺敵之心、九年、東師再入、掠定興、鄉紳鹿善繼死之、承宗

賊詩六十章哭之。繼破安州、距高陽四十里、聞承宗守高陽有法。引去。戊寅、東師復大入、遍掠畿南、攻高陽、承宗督子姓分雉堞、嚴守十一月、力竭、城破、承宗坐北樓。叱衆家丁速去。我死此。東師擁去、以其知兵、欲降之、上坐稱宰相、承宗曰、城亡与亡。無多言。或又曰、何不以金贖死。承宗曰、抑知本朝有無錢宰相乎。布蓆席望闕三頓首。引帛于縊。自縊死。既絶、東師相顧嘆息去。年七十有六、詔復原官、予祭葬、子五、鈐、鎔、鷹、尚寶丞、鑰、諸生、鋡、鏞、鎬、恩廕中書一、官生二、孫五、之沆、之滂、之渌、之浩、之濕、兄子二、鍊、鏘、從孫六、之澈、之渼、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力戰死。承宗後贈太傅、

謚文忠。

鹿繼善、字伯順、號乾嶽、北直定興人、祖久徵、名御史、父正、讀書厲重、縣令梁繼登延見之。投謁。歸。往。繼善薦曆丙辰進士、歷戶部主事、以擅留金花應遼餉、奪一官、泰昌中、復其官、尋天啟中、自請從承宗贊畫閣幕。承宗倚為左右手。歷武選郎中、承宗罷、亦告歸、崇禎初、起尚寶卿、陞太常少卿、晉光祿寺丞。仍事。九年七月、東師圍定興急、繼善方郡居、以定興。神京。外衛。必爭。無失。遂入城、督禦、令子鄉薦化麟、留侍其父、而身登陴七日、力竭城破。失。罵其斵。而死。贈大理寺卿、謚忠節、賜祠曰忠烈。

論曰、明知遼經撫不和生敗、乃必設撫以攪經權、謂何初幸魏逆方倚武功填爵任專、勇接濟寇、非度內高陽、而高陽功見一事權、保遼三字經也、及業事起、廷無知兵、而所謂以遼事付之、小勝小衂不聞古閫外体、而卒濡忍不能割、再任關門、已百難往昔、而長山之敗、本于撫嘉禾之撤防兵、是插事權不一之故、兵專制故勢行、與一較爭躁、一較已耳、卒與虜定興力固京師外障、皆無所命而自與城俱、嗟哉。

盧象昇（弟象觀　葛麟　陳安　蔣思者）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南直宜興人、先世涿郡、自漢尚書植顯名、唐為范陽冠族、宋始南渡、祖立志、令太康、知名、父國霖、諸生、母李、未笄時、墮智井、恍惚聞井中或云。尚書母夫人至。好護之。象昇生而白皙。臞似不勝。而膊獨骨、負殊力。每讀史至張巡岳飛事、則為起舞咨嗟曰、獨而丈夫哉。舉天啓壬戌進士、主事戶部、司餉清涼、嘗冬出、道逢黃衫老父。躡雪行：無跡。拜馬首。曰明公撐劍骨。出三十。當功名疆場。惜側室稍露慎之。出知大名府、能、加街副使、崇禎二年、京師戒嚴、募鄉勇勤王、上召見、勞苦之。尋加按察使、

天雄兵備、流賊入邢、象昇遇賊摩天嶺、賊蝎子塊善射箭逼、象昇眉、驚曰、盧公似有三眼、不可犯也。去攻滑、象昇設伏、大敗之。斬首數千級。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出撫鄖陽、上書勦賊、必先撫民。与督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屯家溝、石泉壩、康家坪、獅子山、及太平河、竹木砭、箐口、諸捷。前後斬級五千六百有奇。請益鄖陽主兵、并藏歲賦、繕城郭。及貸鄰郡倉穀三事。上皆可行。會奇瑜兩受降、秦寇復叛、象昇遣將李王華解商州之圍。追擊胡梯岔、不甚利、副將楊正芳等戮賊雒南。斬級五百餘。擒賊首飛天虎、李、以力、竭、敗、沒。象昇乃上疏曰、今日事勢、未易使賊化為民、先

使民不為賊未易使賊盡殲於兵先使兵不走去為賊若果兵自兵民自民賊自賊而賊可盡矣如近者秦中之寇大率逃卒飢民既来斬馘累千萬究之所殺者百姓賊故在也臣請設為主寨之法因高設險丁壯聚居統以團保練長可使民得為民復設為併村之法一村之不克寨者附于大寨可使無一民棄為賊逼又設為清野之法民資勿散財以粒兵復不併財以斃賊彼不得略勢不久潰可使賊不見兵亦不見民而自去為賊又設為潛伏火器之法以竹木代銃砲穿地伺臨可使賊中起不敢輕蹈害民

八年加兵部右侍郎兼總理江北河南山東四川山陝軍

務、与總督洪承疇、南北合勦、小捷青泥灣、上令釋巡撫、専
任總理、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上平寇四事、曰籌餉。曰用人。
曰任將。曰設險。時諸將驁不奉命、尾賊而篦民。割良為功
自川兵叛、殺鄧玘。諸將且惕。卒不敢言戰。象昇以義鼓衆、
与大帥左良玉祖寬揚世恩等洒誓。督踣德、黃、羅、信、及承
襄、南陽、汝雒之間、頗有斬獲、賊竄滁和、象昇設兩伏英霍
待之。賊陷伏、大敗。孫曰。毋當盧拚命云。獲賊首搖天動。斬
級一千六百。援承天、都司鍾鳴將戰死。會擊斬賊過當。時
別賊陷光州南城、南御史露章劾之、上不問、戰裕之七頂
山斬賊首三百餘級。賊潰杏花山、象昇遣祖大樂趨新野、

祖寬趙光化、而自與陳永福、趙鄧賊沮、退逼江漢、而楚之戮二撫無一騎會擊者、賊遂從羊皮灘渡去、九年東師入古北口、破昌平、逼京師、率兵入衛、以左侍郎改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請陛見、不許、拉任、卜失兔款塞受之、因巡視、邊居庸、密陳請取開平、宿重兵、中外皆笑其迂、莫能行也、尋議屯政、上為可行、不二年、三鎮軍屯。歲得穀十萬石。弛出塞樵牧之禁。嘗出不意。躬閱諸堡。勅離伍把總費自強以狗。時塞外諸種類皆東附、獨哈卜二酋內屬、請開馬市、舉朝恐墮其計、象昇獨以哈能抗東師。須利市。而東師素輕卜。卜以其先俺答四十年恭順。不欲背德。密慶豐灘。欵之、無

事資其耳目○有事藉其声援○且宣鎮頻年中國○未聞哈為之導○幸勿絶哈○自斷左臂○帝然之○十一年、東師、謀西掠哈馬、不得、佯令西酋乞炭台吉以數百騎壓張家口求市而分兵攻西平得勝、象昇先得寧錦密报、身駐右衛、遣別將駐懷安、嚴陣以待○待東師至、講款、象昇上言、撫西不撫東○請市不講賞○時詞臣黃道周亦力言不可款者五○東師退、遣人持書投象昇、象昇曰、詐也、東師不得志、秋必再舉○宜嚴防之○屬明敕卜部以耳目○皆如約○叙歸、詔以吳何衡代而東師果大舉、分四道入、詔奪情、以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總督諸路兵援勦○入對、曰、臣有戰而已○憤○毋中○樞○掣○肘○臣○

中樞楊嗣昌也。方以墨縗為東林所毒擯，與象昇益都無不中制。象昇出都門大呼：「文弱，吾與若皆以奪情，自不孝。莫觧，只辦忠孝。勿忌。」誓師昌平，連戰順義，頗有斬獲。時東師已破京東城邑，勢甚張，轉至京西，以一營綴象昇，別趨蘆溝橋，至良涿而南，分二道，一西入真定，一南下河間，會太監高起潛以關寧之衆入援，詔與象昇合營。起潛與象昇議不合，迺請分疆畫守。象昇營西路，以宣大山西兵屬之，不滿二萬，而河間真定等府俱不守。上切責象昇，落尚書，以侍郎督師。編脩楊廷麟請以軍事專委象昇，毋中御。遂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軍中。士飢，廷麟為乞粮真定，不

淂、象昇誓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淂生。衆皆泣。莫能仰視。遂進至鉅鹿南十里賈莊、進擊、射敵一騎、頗創敵、明日、敵大至、總兵虎大威戰不利、象昇大呼、率後騎雜之、手擊殺十餘人、身中四矢二刀。馬。蹶。死。樞部嗣昌猶以象昇不死、有詔按臣驗視、監軍廷麟曰、東衣麻者在也。有俞貂鼠者。百口象昇死。嗣昌杖殺之。象昇為大名時、始習騎射、撫楚時、賊入南漳、敗沙河、水闊五六丈、奮、躍、一、躍、即、過、乃、五、明、驥、也、所詠十驥之一云。嘗言功成。築淂隱園以老。竟不遂其志。淂年三十有九、弟象觀、字幼哲、崇禎壬午解首、癸未成進士、方象昇戰殁、

或云偽訃、象觀上書陳前狀、得贈戶部尚書、謚忠烈。廕一子。象觀英畧稍視其兄。而文藻過之。弘光時、授中書舍人、奉詔徽寧、南都敗、起兵茗嶺。迫其妻妾咸盡。無內顧。妾先死。妻且死。嫂止之。而兄家畀故校陳安揚周桂等、習行陳。工騎射。以為先鋒。攻宜興、不利。象觀為流矢所中、貫腮落門牙二。尋復戰敗茗嶺、安死之。乃走合將軍黃蜚太湖。而蜚戰吳淞敗沒。象觀復與鄉賢書萬麟、牧濱李、從通城王盛澂。一再克湖州。復敗績、象觀與麟咸水死。麟字蒼公、丹陽人、與象觀壬午同年也。象觀弟象晉、諸生、傲不雉髮、為仇者所持、被逮、高冠深衣。長揖謾罵。如風者。訊者嘉其兄

義。故曰、知晉不敢抗留髮。當是雖後復生。晉大言。曰此髮。故。自明。種渴。當事必欲生之。令殘。薙其髮入見。爲己其事。

蔣思宸、字冲紫、南直宜興人、崇禎癸酉鄉薦、與廬州哲共事太湖北、抗、不利、走山東、聯絡白馬者、欲以萬人起、復不就、與楊崑取善、壬辰、就北會試、受吳江教諭、欲因此句太湖故旅、復起。未至任而崑敗。死之。

論曰、九台料邊主戰、料賊亦戰、有曰勦賊必先撫民。又曰撫而不撫東。講市不講賞。中邊大計了了。此非純情一往者。與內監高起潛不協。不得已用薛寀之策。分疆畫守。卒以士飢。又勢促于赴援。北門大鎗。遂以四天二

刀了之惜哉時與李兵揚嗣昌不協嗣昌與九台俱
奪情九台與決、吾與君已負不孝急辯忠輔之父之嗣
昌自殺當作何優劣弟觀稱義姦起若龍事維不成而
與淞若嚣之閒為石寧都數歲同年舊臘亦不負觀君
思哀則又以失身為根源與回向不同

尤世威等 都任、李克煜及王世顯等八人，賀文等五人傳 十一人，尤勉等四人，將軍李昌齡

尤世威、陝西榆林衛人，以功歷總兵，家居榆林。王氏一門八元戎、兩世國世臣者，兄弟也。世威兩閫至于王。而威通之。崇禎十六年，賊李自成盜陝，稱僞號，改元，使耕士舒君睿以五萬金犒城中，且奉自成手書，曉譬禍福。世威持義。鈸兵備副使都任及李印指揮李文煜等知。戰賊。勿。怯。遂。斬。賊。使。時。原。任。總。兵。王。世。顯。侯。世。祿。等。侯拱極、王學書、李昌齡、王世欽、王世國、惠顯、比兒撫兵 原。任。部。將。瞿。如。衛。懷。德。等。蕭龍、張發、孫明，皆副將、原。任。遊。擊。佛。德。惠。憑。孝。孫。貴。龍。恭。乾。孝蕃、周王、李國奇、姜維新、陳二典、刈芳、鬱刈、定杰、文從、周，皆進擊、荊。原。任。守。備。尤。勉。惠。衡。等。賀天雷、楊以儀，皆守備、繕甲城守。衆。推。世。威。為。盟。

主。號令行。賊全力攻城。被。徼。死。無算。復戰。賊敗。退攻寧晏。馳。援之。擊。殺。賊。精。銳。數。千。賊乃益兵來攻。世威等力戰。復。殺。賊。為。人。賊攻力。適旬不克。乃以衝車環城。崩數十丈。城遂陷。世。威。等。巷。戰。復。殺。賊。千。餘。賊大至。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盡。揮。刀。突。戰。死。于。是。諸。同。義。或。陳。死。或。自。殺。迄。無。一。降。者。其孫。加。俱。被。殺。都任。闔。室。自。經。劉將軍者。罵。賊。被。殺。死。惠顯被縛在道。仰。藥。至。二。升。乃。絕。王世國。世臣。及尤世祿。借居故。總兵李昌齡。家被焚。至回軍店。賊責見。咸。挺。立。仰。視。知必。不。屈。麾。賊曰。吾慮上將以屈四將軍。為自愛。四人曰。吾。等。大。臣。安。肯。污。我。汝草芥差盡耳。見。害。遂。屠。城。

語曰。楡林不在九邊之外。自來勝失而危要在延綏。況乃從鎮於楡林。則以楡林所產名將獨多。地以人重。腹背受敵之處。以此成世家。非一日之功也。世成等非必受命專征。乃盤義著烈如此。使十八子出門一旅。似為周寧武作先登。若不可及矣。始信也。四土著之議焉。安邊衆。之明。無解。此四字者。

周遇吉 妻劉氏崔青附

周遇吉、字萃菴、遼東錦州衛人、以功歷擢兵官、援勦河南、敗賊自成於羅山、勦奄八面、敗賊献忠於苑山、陷獲千總、已降賊偽頭目安世王、整世王、滿有餘衆、又戰賊生鐵鏞于固始、于蘄總、共斬級二千二百有奇、從山東戰壽張、進賊東平、擒李青山等賊五壽、從太監劉元斌等援密陽、叙功、十六年、鎮守山西、燕關門、代州、三關總兵官、太子太師、中軍左都督、妻劉氏、亦號勇善戰、時屯代州、賊勢猖獗、遇吉請益兵、詔令副將熊通等協守、通甫至河干、叛將陳尚志迎敵、即令通轉說遇吉西降賊、遇吉怒立斬通、以徇、傳首

京師時甲申二月之十有二日也賊犯代以書招遇吉責書者為遇吉婦兄遇吉復斬之出奇堵擊斬首凄數千級賊路翔州益兵大至軍中食盡退保寧武關賊逼寧武檄五日不下且暑通臣惟怯主不戰出降遇吉呼壯勇激以忠勇前邀賊殲其精銳無數城中砲盡援復不至遇吉誓眾即不幸縛我出降可免討城中四伏出騎卒誘賊佯敗賊乘勝突門關下伏起殺賊數千盡盡城崩而復完者再傷其四戰捫賊大恨且釋寧武或語賊即此知易以威都城且慮其及也遂復環攻窮四晝夜不遺力城陷遇吉猶令偏裨崔奇揚昇勳楊昇桓等拳戰次第烈死城中無少

長、皆舞戈盡、過吉重傷、衆擁以出、賊本欲降之、罵不絕口、縛旗竿叢射、其身其肉盡、妻劉、猶率署中婦女百人登屋射、射無虛發、賊不敢近、縱火、劉及百人俱化烈燄、後賊陷京師、多有失手足創者、皆綠戰寧武者也、嘗指語人倫吏我過吉、吾等安得到此、火之降神乩中題詩、有一點丹心遠、帝鄉之句、[illegible]初遠帝二字、聯書已、忽抹去、帝字更模書格外、嗟乎、遇吉死後有札於君加然、弘光中贈太保、諡忠武、預旌忠祠。

論曰、明有二戰、榆林與寧武、世威自爲戰、故世威等各自爲戰、故愈勇、持論詳者曰、必爲我戰、安得不敗、世威

誠能為朝廷戰者矣過吉不自戰戰敢勇妻劉亦不為過吉戰故孟勇持廟算者曰彼自為戰安得不敗明比、可以得一体一氣之義矣夫都任王世顯等二十七人咸從世咸之戰崔青二楊等咸從過吉之戰領世咸與都任闔門百口盡即何如過吉妻劉率婦女百人登屋巷戰不屈咸付烈焰哉

蔡懋德 林日瑞郭天門馬頤盧俊傑趙建極畢拱辰 藺剛中應時盛朱孔訓牛勇王永魁等共四十六人

蔡懋德字維立、又字公實、號雲怡、南直崑山人、七歲讀大學一書。輒有學為聖賢之意。十三滄孤。弱冠鄉解。以陳氏籍冠諸經。賀者在門。謝曰、人。生。有。大。題。都。此。何。足。動。益致務所以不負所學。尋得姚江傳習錄、卷不釋、曰、此是學問會歸處。萬曆己未、成進士、出司李杭州、清習民事、時山東燄動、徵發遼、奸民蠢丶起、懋德殫心力籌之。民乃安。有重囚母且死。泣請歸視。縱之、如期至。曰、非不欲生。豈敢負陳公。時有權貴欲移懋德閩分試、私其子、辭不起。改成、主事

札部、與同志全聲筆跡道不蝕、時業事益盛、懋。德。持。御。者。
擢科成稱病不入。乞差還里。文震孟方家居、匾不題二字
顏其堂。崇禎初元、敗起家、旋督學江右、首拔五經楊重熙。次
陳際泰。次羅萬藻。皆名烈士。益私淑羅明德先生。餘修白鹿
洞白鷺書院諸處。所至建講堂。為士子講學開堂前。過袁
州、觀文信公徵兵處。予之以詩。與南昌推官李翔京五交
教孤。為諸課業。部會。置社田二百畝。晉晉鹿洞成規及管
見聽訓。摘擷翁文集粹語。稱其朱子。以啟迪諸士。而于武
備尤精。敦歷中外。其入者、擒鄱湖盜阿且。剿海寇劉香。定
高紫兩溧燕動。後擒縣賊朱相龍。土賊李青山等。移倫闈

寧精兼隸士得松山之捷過褒鹿設壇祭士民之難死者親臨勵兒十三年轉河南布政使民饑檄州縣停徵抗疏自劾落七級壬午廷推山西巡撫都御史召對加獎墾荒必信求不起科之擾務保民以不擾為主上曰孝經小學須躬實行之對以撥亂反治須從大學挈綱領甫之任三定譁兵兩擒土賊方花守河工忽東師入口即奉命勤王再命防龍固改駐防蒲澤間癸未八月李賊五十萬由豫北還懋德嚴河上守不得渡因疏請大調京邊勁旅百固縱而有曰賊騎而如奇散而守豫如無堅城矣而援師竟無一人至都乃與寧武鎮臣周遇吉約足下堅寧武以扼

其北。吾衆太原。陣其東。賊闖關下。吾二師挾之。抑衆。吾與。
君。于賊。也。可。切。戮。御。即。京。師。獨。切。倫。此。不。得。已。之。策。也。時
賊斬僅關、督師孫傳庭兵潰秦亡、晉益露、晉郡邑聞風西
款、其賢者稍稍走去、平陽陷、朝議以懋德不辦、詔解任聽
勘、俾郭景昌代之、景昌怯、久不至、或曰有所出境候代、中
軍應時盛進曰、吾即與解也。而公忍三晉全城付賊乎。都
城無右顧。破竹可虞。懋德毅然曰、吾。生。平。于。生。死。了。了。今。
已。溺死。所。係例。時以兵赴平陽、晉藩及諸司士民擁馬首
泣曰、救平陽。一擲不可知。與寧武為而遠忘之乎。權緩急、
宜從物約。遂誓師。有不。逃。不。迎。晉。鄉。團。專。諸。士民覽注。

願同死。時嘉善陳龍正在京師、知懋德力太原不逮。移書請拔。懋德曰、予。危城中。棄。歸。其。知我。哉。明年正月、賊前至、偽牌稱懋德清惠、欵招之、懋德怒、斬。賊。使。焚。其。牌。揭。上。聞。志。益。一。賊圍城數匝、初小挫、殺賊千人、二月、賊親督攻急、七之日、風霾晝晦、拔木屋瓦皆飛、標將張雄暗通賊、縱火焚角樓、賊乘火勢登城、時抗堵三晝夜、憊矣。裨將朱孔訓牛勇王來聘等十餘人戰。死。懋德預作遺表。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若間道走都。陷。懋德。揮。淚。單。死。報。國。矣。圍巷戰不浮、諸材官善懋德且出走、懋德投繯訣。曰。與。城。俱。存。何。之。于是中軍應時盛材官陵可達共救至三立祠：故懋德

与諸生講學處也懋德殉先賢畢濮東向拜附印于背樹縲氣未盡、時盛聯甲履懸上乃絕、時盛亦自縊死次日、文武將吏同日死晉藩端禮門者共四十六人已而可達濟負懋德屍葬東肖五十三參寺蓋懋德嘗結廬太湖之側自題柱聯、七十二峯漁艇五十三參僧身殉早識之矣賊渥保德、鎮臣過吉界大挫之、力竭死別有傳為不負懋德前約自太原破後四十日而京師陷弘光中贈兵部侍郎、与諡忠襄、後與同鄉王毅合祀、額曰雙忠時盛附祀焉時盛、保遷諸生、棄業從軍賊圍急知懋德必死語妻子、無為賊所辱也及令其妻先盡而自殺其子方十四齡弱

也。時布政使趙達極、兵巡道畢拱辰、糧儲道蘭剛中、咸抑縱。死。達極、字石帆、永平人、萬曆乙未進士、以萊州守道移任、城破被執、賊自成高座、責金、達極謾駡。問何物獨眼。乃思大傲。達歸誠天朝。當爲汝權乞一命。賊怒奮數。叉死。拱辰、字湖目、掖人、萬曆丙辰進士、初知垣城、負風雅、公餘每高歌作曲事。不拘文法。以不謹察處。起原分巡、闖設官之、不。可。以兵執之、不。懼。怒。殺之。剛中、字恆生、陵縣人、崇禎辛未進士、以博士擢南兵科給事中、時敵賊爲左鎮所敗、轉掠華左、遂壓江北、而廷議急闖曹、剛中曰、敵得華左。未可忽也。遂巡果不可制。山東饑、議賑、復請急清戶口、弁里甲、

如不挟虚冤。竟责上输。究竟频不得上。而逃亡右画。何从
闹乱。招抚何益。上是之。及副使山西、分守东门、贼入索印
不与。胄降不屈。入马见。詈。赠太常卿。
论曰、忠襄以理学而裕军旅。死不愿。从贼。得谕。惠。二字。
所与周革庵为领。袖。二人。于。敌。以。钱。敌之。东。下。某。乡。善。
其如太原与宁武肩画。而潼关之知。已及承天。时命间
部督叶族援太原不果。而郭景昌怯不进。庙算何为。阅
四十日而都城不保。则太原之三画夜。转京师十。九日。
以前之三画。夜乱画气。可偿矣。四十六人以殉。皆不负
忠襄之学也夫。忠襄子方炳。作先烈诗。字扶澜。

倪元璐 弟元珙 族子御明

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為詩禮舊族、父湅萬曆甲戌進士、以縣最、歷官知府、時稱良二千石。元璐幼穎悟、與兒嬉、定其羣東西。歎郡署畫淡。性篤孝、九歲、禱大母曾病、願以身代。口占壯冊賦一、座驚咋舌、十七登己酉賢書、常過睢陽、為文祭張巡、有曰 姻妻雀鼠盡為敵死。迹其意。若欲 自附古烈。知以天啓壬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知經筵時、逆魏稱尚公、擅權炎灼、私浔元璐一言為壽、元璐峻不許。出典閩江右。命題諷之。予不可。尚以見意。崇禎改元、魏敗、詔追贈忤魏同順昌魏大中等誥命、咸出元璐手。

正氣凜烈。已蒙臣楊維垣等反攻魏崔、并指斥東林、元璐上疏爭之。以為天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行己。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夫以東林為邪黨。將復何名加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題呈秀者。又邪黨乎。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又且呼嵩。而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嗚呼。充熾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苟責吾徒。亦所謂悖也。維垣漫詈及諸正人、元璐曰、韓爌陛辭三疏。字挾秋霜。乃獨以累擬熊廷弼一事、推歎不及、究竟廷弼不死。而封疆

死于局亟不死于法吏、死于奸璫不可謂後之人能挽
廷辯、而熾獨不能挽廷辯也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
大臣之器、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乃以其兄從龍之故相累、
文從龍其兄矣徵明特行彭亦至德獨非震孟祖若父執
遂翰林侍講、知制誥、共是挺擊紅丸移宮三議、發自東林
而魏氏黨逐作三朝要典專以反議、至是元璐請盡燬其
書奏曰、臣觀要典一書、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
燬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伸
節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机先爭移宮
者持平于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之、逆璫未用之先

群小未伏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壎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户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三案之面目全非矣。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擁夫稱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于是崔魏兩奸。創立私論。標題要典。以批根今日。為衆正之黨碑。以免死他年上公之獄案。又一局也。是故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閹豎之權。居後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至欲仿佛明倫。規摹大典。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

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當燬三。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事。疑錄有本等之書。當燬四。且爭三案諸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燁等。不足論矣。最上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覆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過小人。而自能為異。本末較然。言官華之帚未割。老歸之傳聞。編數人高明之識。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者。雖非盡有執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敘之端。至于纂修詞臣之在當日。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姜逢元、闗葉一羹。朝聞夕逐。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倫極。謫維。曲加。刪厓。寧

加以醜詆之詞。決不下無將等字。凡此苦心。亦多方知矣。若復彈章一加。萬節俱喪。伏願敕毀要典。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形奏牘。廓然蕩平。上從之、詔談部禁無得行書。已已、轉南國子司業、遷右中允、纂修神廟實錄、知制誥、歷右庶子、掌坊事、五乞歸省、不許。內戌之間、中邊兵事孔亟、元璐乃上制寇制虜之策。大率規政府特多其策。制寇有八、雖數交。結旁邑。勵守兵。精降虜。益致餉。儲邊扣。嚴教閱。有云都城蕭墻。不忍見聞。市井無賴。重以告密為佃漁。每一發章。株連數十。誠恐一旦有急。人無固心。撫衛闕門。勤矜必有。而策制虜亦有八。正根本

仲公議。豈義問。一條敕。慮久遠。將激勸。勵名節。明黜陟。有云卑異本求循哉。不宜復拘考成之格。會推既咨群議。不宜復襲把持之。禁錮員既重官評。不宜仍用文字之科。且督撫大吏。古所稱連師。全資咸望。即宜鄭重。責成。勿頻加。呵議。與政府所言不能用、已而詔選館員于有司、吏部尚書李長庚試商元璐、張捷承爲程体仁指、試元璐爲把持、上以元璐公忠不問。久之、卒罷捷、上臨講筵、元璐益諷及政府、上游不悅、擲卷起、員床仰視。元璐、抒辭益朗切。上終爲霽容。乙亥、冬震祖陵、至於饗殿殘敗、本元璐請發罷已之詔。除民疾苦。恣蠲。逋。貸。一切。雜辦。改從。折色。官代。輸之。

又請發弊摘奸、勿窮久遠、上悉從其言、擢國子祭酒、歸省、會辛巳歲祲、設法濟飢、設冀富社倉、鑒古法而制其敝、壬午、詔赴兵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召問勦寇之法、退復申奏、其畧有曰、賊輜重必雖民守之、大率居中、吾并力中堅、雖民必潰、又云、闖如速下、流者猶流、尚可言也、如其雄據不移、接兵四視、此為可憂、又云、兵御之權、不宜離而為二、御滑之法、必使進賞易富、賞極必驕、富極必勇、命充日講官、接會典、浙人不得有戶部、元璐受事、講求五十日、特旨、填、大司農、元璐乃上陳三做一實做、與兵部通計知物餉、以權兵、因准兵以權餉、一大做小生小節、無益于殺必

卹於國、無害於民、樂一而得數百萬乃可一正做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權衡苟政有關民臣必為之請命上嘉悅是日奏對自午至酉但又暢洽有同家人既入部、蘇庫如洗、又請蠲逋至四百餘萬或警之曰、求不可得徒勞即何不以困其心仍晚夜籌畫每漏下三十刻猶繞床行不休上嘗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現米、民間輙居奇、元璐乞故折京軍月米、月坐扣米三十萬仍糴豆數萬以分米粬米表不傷價閱月、買額足而民若不聞上急鼓鑄、詔民間悉獻銅器觴官、元璐曰、不如法嚴私鑄并請有司罰贖減半徵銅不出一年可令天下之銅悉歸官治又議截漕法自來

內庫襍解積多不堪所司駁還再四民深苦之罷免遞積
官不能徵元路請倍折之歲得羨餘三百萬其議必法請
立必學以勸民將設必撫二司其斗種加懲受賕吏令得
墾田自贖議徵法請並三餉為一邊餉新餉練餉名色既
多奸胥蠹陽之率多重科總云兵餉繁一不欺議鈔法謂
廢金行楮民必不信請自上始民間聽自便久必流通至
如懲關稅之苛罰杜司餉之借支禁漕米之折耗除有司
之私派元璐凡諸條畫俱有濟鑿之時馮元飈為兵部上
嘗曰朕所用樞計二臣頗任又品題諸大僚謂元璐卻好
有心思工文字薦西域人湯若望奉天主教上新曆不用

復陳價議元璐力爭五不可上滋不悅而修撰魏藻德驟辦事東閣来間归之首輔并研為陰和藻德上頗難其代文之今元璐以原官兼供講職稱和不稱姓故事首輔為然蓋異數也甲申二月經筵畢續以生財大道語上以劝奪元璐戶部疑為飢劝怒形于色元璐進日臣固不敢不以聖賢常道相規時遣內臣王坤催賦浙直元璐借言浙部務清詔使天來一驚百動上為追還詔書時賊已入秦所至瓦解元璐上言剿賊不當以秦而以晉晉備專而後進可戰退可守且請詔秦晉兩藩如能殺賊即假以大將之權不然悉輸所有与其資盜不如享軍未發寇輙渡河

三晉告急上遣輔臣李建泰督師告廟授鉞郊送之而兵餉兩難元璐復疏宜責治河州縣各自為防竟蠲十七年田租之半仍以其半留本地資其防禦許守令擢為主將輔以紳衿率其地之壯勇為軍多築土臺以貴礮勢賊不能渡者為上功仍多給督輔空頭告身便宜激勸并與工部事例文冊有輸貲行間者即得赴京謁選又曰兵宜用寡請以真定額餉三萬募敢死五百人為先鋒議未及行而建泰避賊為智不閱月賊已犯闕急請絕士城守而以遍援責吳襄唐通二帥疏上未報賊已踰城矣時三月十九日辰刻元璐冠帶北拜闕亦南拜母浮觴盡三白或

請如文信忌死起兵元璐叱之語及太夫人泫然一涕及顧而止遂援筆題案云宗社至此死當委于楚愼勿棺衾以志余痛遂南向坐手繯大呼曰南都尚可為遂死賊入見元璐若生者驚去署曰忠義之門戒勿犯弘光中贈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正賜祠祭入祀忠祠元璐性宏激嚴氣正辭不避嫌怨家居常誨人致命遂志之學宜從讀書無事時打定北是癸未七月庚戌太史奏夜四皷月與木星同奎十四度宜相犯乃距一度五十餘分而陰雲蔽之木星者司農之位或曰司農有德則當犯不犯所交友及孙皆直節天下稱倪黃以其文章節義並藉一時嘗曰吾詩

過石齋。而文不逮。道周亦曰。自鴻寶死。無能正吾文者。其
相引重如此。同時殉難、為吳甘來、金鉉、陳良謨、李國禎、李
先後負笈從遊者。各有傳、于書無所不窺。尤深于易春秋。
詩特奇崛。書法遒、古。士林爭得一字。為珍藏。臨文潛思。或
不自知冠履。而走札特、風激電掣。十駟不及也。飲酒日食
米不過二三合。而精神潇灑。嘗曰、吾年五十二。當有大變。
豈古所云致死為福者哉。所著有兒易、內外儀、春秋問卷、
應本說、古鞫說、令通代言、奏牘、講編、憺草諸書、居官至清。
圖書之外無餘物。子諸生會鴉等。幾不能朝夕。王從弟元
珙、歛三藏以壬戌進士最、調繁歙、黃山一案、調輯功多入

為御史、所白前事、請以傲過九万九千、半還派戶。半歸吳

養春。而吳宗坐以嗌主之罪。出御史提學、時詞臣張溥、部

臣張采等、創為復社、與諸生課業、武迎執政意、指以為黨、

詔元珙勘議、元。珙。覆。持。加。坐降光祿寺丞、陞行人司副、加。

爭。累。擬。忤執政。改光祿丞、病卒、元珙言袁行坊、事繼母孝、

友于昆季。與文正文章道德相砥礪。祀名宦鄉賢、又有族

子舜屏、布衣任俠。不事生產。無子。越敗、促治酒徧召諸親

知。半酣。告之曰、有。事。煩。公。等。明。日。來。其。所。衆不解明日果

會、則見一大甕埋土仰。曰、吾。苦。不。能。為。他。家。人。已決入此

甕。吾無子。諸公念夙好。為我手進一坏。稍留遺。為我識時

一飲澆之。遂羅入。端坐如禪定体。令覆以一甕。方塗其隙。衆猶未散。甕中。勢苦。喃喃。衆散去半。撫甕。苦。喃喃。塗完寂然、死。矣。時其家伯明者、域破潜山中、縱啖大酒數十斤。醉燒

論曰、文正才足底難。非夫揣理。寡作。先聲者。也而上不嘗于用之。時御座体嚴。情不屬。名對無勝語。正容一問。階伏百慴。文正可謂如初。訂〻而盡者哉。而仰上氣息。或而救過。況其他矣。帝意左右。以國是彼此。如掌反覆。遂使賢者。從容。為其易。盡能為。而不得為者哉。嗚〻手不可尚。非以尊魏魄。却自誓矣。一時人物並稱。悅黃〻

黄意激而倪頫通時宜。故蒙眷特異。祇以東林二字。為同朝所指。而任之不終。三蘭清不媿文正。若舜屏之一坏入甕。伯明之火酒自焚。其癖之殆。家雀鼠。能死國哉。

李邦華贊　劉明

李邦華、字孟闇號懋明江西吉水人弱冠登萬曆甲辰進士為鄒南臬門下士。以涇縣能擢御史、福王不即之國上疏速之。立朝扶植流品。議論侃侃。巡鹽兩浙首課吏治。歲祲、設法倫賑。蹤停織造。績望益著。性敦儉、自奉布素。為群小所射例遷山東參議、病免天啟元年、科臣周朝瑞稱邦華峻節通才。起廢籍歷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妖寇充斥。景州告急。以奇兵制勝。復景武鄒滕。時東江兵潰安置逃伍無譁。明年、入為兵部侍郎逆璫用事作天鑒錄邦華。[illegible]高署。拒輔臣承宗擁重兵闕門特請入朝面奏邊事、或

言承宗且興晉陽之甲，而邦華內主之。璫懼，矯旨勒承宗還鎮。倪文煥遂承指論邦華，削籍，補戍嶺南。崇禎初，起原官，陞協理戎政。疏汰將取軍清虛數事。晉尚書，須陳京營三大蠹：曰戰營，曰耗餉，曰空伍。己巳，東師入內地，破遵化，邦華請營近郊，不聽，坐罷官。已上悔之，尋復起南京兵部，議守江南不如守江，守江北，守下流不如守上流。不果行。糾神宮監張其蘊不法，其黨伏誅。艱歸。起原官，兼都察院事。明年，疑戍楚地，邦華請急保東南，以裕安攘。有云：功令既嚴，吏治期幼，識求不中，民散若敺，是貴治標而仍宜治本。賊眾突江西，破萍鄉、萬載二邑，袁、臨、吉三郡望風棄城走。左

良玉以兵東避、大掠、邦華請以彭期生為兵憲、堵湖西、淡期生殉節虔州、為不負邦華知己、甲申、賊逼都城、邦華与勳臣李國楨、及右庶子李明睿、少詹事項煜、各疏請南遷、即否、太子撫軍留都、以號勤王、上初覽之、大怒曰、諸臣勿力何事、乃出此策、且云國君死社稷、古今正理、不雜、已而勢益迫、大學士李建泰從軍中上書三事、其一亦出此、上心動、召對平臺、以建太語示群臣、大學士范景文及被召陳州諸生張鏻、並請共和太子監國江南、便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曰、是豈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景文等沮不復言、三月、寧武告急、邦華至內閣、請發帑城守、閣臣魏藻德不應、邦

華頃足而出。率諸御史上城巡督、移寓吉安會館、々。敵。郡。
人。所。祀。文。丞。相。天。祥。者。也。十九日、城陷、急奔求上不得。曰、
此。吾。從。文。山。先。生。時。與。顏。游。兒。俾。東。宮。南。下。因具冠帶。向
文先生像行四拜禮。口。咏。人。生。自。古。一。聯。捴。懷。盡。家。人。遣。
以。信。國。畫。像。祈。禱。之。有絕命詩、堂々丈夫。聖賢爲徒。忠。孝。
大。節。之。死。靡。他。云々、弘光中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祠祀
旌忠子士開、士國、其母兄弟、友愛特至。常丹行、士國墮溺
去。士開援之不得。遂。鄉。哭。赴。之。並。水。死。詞臣劉同升爲之
記。開有無不傷心。後同升亦扶義起。死國難。其太子撫軍
疏略曰、方今逆賊猖獗。國勢桯杌。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

宜開但慮東南漁撒收拾無人太子仁明英武宜倣仁宗故事撫軍南京便宜施行毋從中制以振國威通聲援安祖陵固上游此萬不容刻緩者又懸請宋定二王分封有曰剪桐之事國家承平亦宜次第行之朔時當艱難豈宜姑緩東南太平寧國諸郡未經兵火皆可暴建藩府上以示首輔陳演、〻泄其議于朝上遂罷之時都察院司務劉明賢、亦踵邦華之義隨自殺明賢字長華、廬陵人萬曆乙卯賢書。

論曰、南備京兆太宗不以勳諸省曰、以輔京師合控中原九卿諸署不煩設已久為太子監國地而徒執于忠

肅之一言嗟乎、有忠肅而可為此一言也相傳楙明就
忠肅祠祈夢、忠肅折柬称同寅楙明李亦為兵部尚
書兆果驗至欲借金陵為靈武求及忠肅之一言不得
夫一言而利害殊豈不以時哉楙明侯晉要路擁軍、有
詩五雲捧日影一動聽江声之清二王分封、有詩、剪桐
天子貴畫某老曰才才之一字忠之懶自負者上策去

凌義渠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何浙江烏程人登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崇禎中、邊用兵各餉急至有奉缺索追呼郡縣而三河知縣劉夢煒失餉、行自縊義渠上疏極陳休戚臣子庶民之義語剴切漏出典試山東、陞兵科都給事中己而東師攻朝鮮界、義渠抗劾登島大帥陳洪範按兵不救且言東島向來有無貿遷仰給朝鮮乃然坐視不惟外侮可憂無且內潰足慮無何島兵果叛已大帥左良玉奉命援江以北兵不律義渠單騎按劾之時當國爲義渠同里則岳岳自立無所親附李坐磨勘世胄曾爲禎

中式叅不協出爲福建參政義渠嘗有弭亂之策畧曰今天下之亂可得而數也夫狀濟濟在服所與共成朝廷不知異同之際始自何年水火搆鬬之形成於何事依附賢繫而向背各出此其召亂者一士大夫日逐貨利而鮮情實有以啓明主之疑且忽始不得不寄耳目於中涓寄摘發於邏卒尉吏甚下寄於好莠不可憑之多使一介市井皆有以伺朝廷之得失扶督栝之短長尊卑之分不足以相制此其召亂者二武臣之積驕矯之以至於偏重而僥倖之士即有以覘上意之所急盡露其偃蹇飛揚之態上不難抗督撫而下可以脅命吏長此不悛爲憂方大然

其召亂者三。而刑獄者、所以佐教誅之不及。數年來外寇交訌。漂血僵屍。動以千萬。生氣之不絕者如綫矣。而日益以搒掠之威。金石之毒。號愁苦之聲。上徹天地。狀其召亂者四。一竭於軍國之徵輸。再竭於婪吏之浚削。三竭於豪右之兼併。而所餘者幾。愚者聽人。悍者獨起。夫非志廣慮深。如古之輟耕而太息者乎。此其召亂者五。且也、士類修市井之容。閨閣習倡優之步。習俗所趨。相于於儇澆。如疑雲積霧之不可解。以目前之風尚。合之古昔之謠讖。所謂物妖在在而是。此其召亂者六。猶記三十年前。士專一經。守師說弗易。其為文亦循循合道。乃一變而汗漫縱橫。日以

狂悖相煽，浸浸有日下之憂。此其召亂者也。知夫知其所以亂，則知其所以治。側身脩仁，若臨若履，人足以奪天理，足以制數。消弭不可不早也。乂之寇賊愈訌，格習難破，勦撫紛紛，無一勝着。義渠益憂之，乃上疏曰、寇禍至今日，如病之入腠理，所宜晝夜併攻，手口互救者也。乃轉攻轉傷，日救日潰，至九重約己菲躬，聽早察邇，亦既旦夕勤邇，無有寧息，而未見有固然之效也。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灼知賊情，饑飽虛實，知來之故，隨告入告，不事虛備者乎？有能以小捷為恥，置零級弗報，慷慨探甲，刻日進剿，誓不與賊共戴天者乎？就內之詢度言之，有能加社文法，拘牽之輿

舉一切兵餉專任一人聽其操縱置小小利鈍勿問者乎有能擲群策而獨持一斷匕使閫外知所稟命截然不御涉移者乎以呼吸之軍機而限候成命遙俟部覆乃行部咨覆幾閱折比至行間而面目全非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歆以爵賞者無虛日慣以顯戮者亦無虛日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靈而嚴懲抑因之不震如是而能結勦賊之局者未之有也今賊與我共此疆土畢竟作何收拾果可以不聞不見自謂了事者乎且江南諸郡之變有更劇於他省剽銳不及楚蜀而難安易動之人心過之雄鷙不及燕趙而狡獪推埋之風氣過之富厚不及閩越而

織靡侈汰之習尚過之。恐兇禍未已。將來必有大決裂出人意表。財賦與區血脈中斷。京師何所藉以轉輸。顧安得晏然已乎。而最要為名分紀綱一蹶。時宜興溧陽寄處亂民焚劉巨室。且烈義渠曰。天下之所以長治而不亂者。專恃此上下之分。日者發奸之令方嚴。告密之門漸啟。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里閭小故。排闥毆寬甚。至僕豎可以侮家長。吏胥可以箝本官。市儈可以持紳衿。盜賊可以傲夫主。此春秋所為六逆者也。即九重之上。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徒使群動也。孔甲申。歷陞大理寺卿。三月十日。有旨召對。趨至長安門。門門達旦不啟。俄報賊入城。方還寓。門人李森

傳上去周義渠以首觸柱血流被面森華止之則復作怒鬚髯盡張晚盡焚其書籍次日黎明衣冠拜闕復南向稽首作書訣其父自縊死時年五十有二義渠天性清强居官二十載自讀書論文而外泊然無營凡所勉勵同人率以謹財用戒馳逐惜時日為事君之本臨命謂家人曰我一生儉居蔬食於物無所好嗟世界中亦何物可戀者所著有湘煙錄使岷詩及奏疏八卷詩深靚幽潔如其人云

弘光中謚忠清贈刑部尚書祠旌忠

論曰終崇禎之世以矯失之主臣救甚救而救復甚矣寬嚴不本于道偏任不舉讀弭亂之七灼見要矣而

最切無如体羣臣子庶民一跡當時帝鯀堅把之哉傷
大率對廷臣如敵探庶民如藏朝野解体不可復若柯
豈真欲与倪鴻寶同以五十二逢大慶也哉余得見其
授答同學吳磐書有云世事日非未卜銳寫何耶僕終
不能效他人寡蒙濁足戴背以濫也字值寸明珠矣

吳麟徵 包乙

吳麟徵、字聖生、號磊齋、先世浙天台郡、遷澉浦所、為海鹽人、嗣有節婦者、不得歸葬其夫、自經台之盤木。詔旌之。數傳中任、麟徵父也、麟徵生時、祖寰夢五神吏裝冠佩玉入。其室。儼坐。以為異。年十二、與從弟麟祥嬉戲、徵自擬宋文丞相。而使祥為宇羅生護罵之。父之學不進、父中任怒、具斗概籌冊。須麟徵更受生計。麟徵悲、故不釋儒者業。二十為諸生、時家貧、祖寰七十老、賦詩曰、碩。田。寒。作。暖。先。至。的頭。人。性不任制科書。攢眉棄去。而摹古不休。霜落時風排戶入。擁衾不寐。夲体如氷。而脚凍直。不听伸縮。以手搽帖。

移時乃治作而嘆曰此袁安之所為僵也戊午、与兄麟瑞同舉於鄉、瑞捷己未、而麟徵以天啟壬戌成進士、先是長安卿夢褐衣丈夫危冠負手、長吟文山句、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浪打萍、或曰隱士列宗南也及觀政、介宗伯堂、之有懸板、題主事剡某、愕然心異之授建昌司李、分闈得黃端伯、艾南英等、常構德安王姻婭黃孟嘉踏門投書者匝地、閒遺酒八罌啟視、半黃金漉酒飲之而還其金、竟生孟嘉不赦外艱歸、補吳化、閩人語不解、但作點首、喝之狀、故多因緣于䑛通語言者、麟徵絕餽遺平糶盜牧夷兒釋苛困鈙溺祠焚妖具破嚴勝之術有父訟其子、收榜之、

瀆訟、禁之、瀆訟、笑曰、趣汝來者其汝婦乎父驚懼為出其妻初雖建昌、掛素琴廳事西壁去及謝事與化家人誤持一漆盆比置五顯嶺下擢吏科給事中、上書、羣臣之情宜通小民之隱當悉瀆請墨敗而監司不先發者、並罪爭諫官章正哀莊贊獻之寃上常臨軒、諭羣臣、甄別善能、宜無忌諱、首輔體仁、委責省掖、麟徵曰、薦賢、宰相事也上稱善、請罷中官、有曰太祖高皇帝唯恐其干預唯恐其有功陛下唯恐其不干預、唯恐其任使之不稱、辟之于奕此愈着也可常恃乎并請罷緝事廠臣甾中、時政事苛碎、法網嚴密、條交不相往來、陰類輣張、以望顏色、窮閑漁採、炎核日

告、禍亂滋加、麟徵立朝不滿二年封事三十六上首輔烏程惡之、云麟徵遲頓、不及事、尋賜歸葬、已補吏垣右科、請卹故輔文震孟、還其爵命、剴使魯封、會病作、歸田之詩、宜與延儒復相、信任殊絕、因類進耆碩、以塞上意、以麟徵代章正宸為掌垣、趋閣省謁、相君怪其後時、麟徵曰、頌申公誼以報私恩已而欲引故輔涿州復擬席、取内旨下科、麟徵封還詔書復薦正宸自代不報、時朝廷稍厭嚴苛、欲試寬大、以責近效、不次用人、麟徵獨以為不可并請罷遣屯田大員責效守土于是相君遣所親信部郎吳昌時邀寄語、麟徵不應相君曰、舉之適自厄矣時中边関急、麟徵歷有

堵樂諸疏。又請整飭沿都、頓寄重兵、假大臣便宜、為京師聲援、不果。已而疏劾垣臣廖國遴、楊枝起、六連昌時、會求直言、行人司副熊開元、垣臣姜埰、相繼疏參首輔不職狀。坐誣詆、詔獄、臨朝、上怒不解、麟徵從容奏曰、日者封疆之事。每任失人。天下洶洶。誰當受難。上回顧延儒。延儒浹汗謝死罪。憲臣劉宗周浚論二臣。詞激。上怒。使衛騎馳曳宗周下殿、御史金光辰漫爭之。並繫獄、麟徵正色曰、宗周之忠。群臣百姓皆知之。今與臣等同救言官。而獨蒙其咎。臣等何顏以事陛下。因免冠叩頭謝罪。上熟視良久。勅冠起。宗周既放、麟徵送都門、因具述前夢。愀然曰。劉子息矣。予

獨由其不免乎癸未東師深入詔勤王無應者銓改歸昌時而冢宰以劉㥄濟之麟徵抗疏論劾不省上欲親征米脂麟徵與諸臣泣諫乃止于是屬輔臣吳甡以冠事而延儒不得已自請身督東禦麟徵理計事平無左右延儒既輕以旋聞怒麟徵乙其私人遂欲更定計典上不許會有中官刺延儒塞外隱事以告者上悟教廷臣盡發其狀麟徵上不可教數事賜延儒乘傳歸里于是廷臣蔣拱宸黃耳鼎等湊盡發昌時諸不道上益怒詔朝臣皇太子出閣侍且親鞫之麟徵曰刑人不于廷請付司冠不可竟與封疆罪臣范志完同誅而逮延儒賜自屏時關東外八城盡

失、寧遠孤軍獨存、鎮臣吳三桂、撫臣黎玉田王永吉、自軍中上書、不如內徙以固關門、首輔陳演不能决、麟徵以為棄地不可、棄地并棄人、尤不可、因云今西北之寇勢方張、不如使三桂捉近呼吸京師為便、迨中八月、楡會試分闈渭吳易凌駉等甲申、朝罷、上問朋党事、對曰、臣聞本正源清、何同何異、上良久爽然、時首輔演每以私劄言事、麟徵曰、國是貴公言演非制、職急三晉、舉臣爭營壁、黜免揭、麟徵曰、今非去時矣、拜太常寺少卿、三月、寇勢益迫、內發麟徵寧遠一疏、急召吳三桂黎玉田入援、已後期不及事、則請發罪已之詔、盡免畿輔賦役、更錄召見百姓、深布誠款、

俾合力拒守、出甲士宿城外、則康其妻挈琦上下危戲言
無一用、十一日、寓書南还、与家人訣、二十年之夢〇今耶真
矣〇詔分門督守、麟徵得西直、當衝、十七日、郭外戎先棄火
礮野走、夜城樓中礮墮砕几案、訛言滿城、意迎賊、十八日、
賊偽豎勤王旗紿門、大司馬張縉彥以為然、欲應之、麟徵
不可、遂同武安侯鄭甲、惠安伯張慶臻、秉夜求見上益兵、
門嚴不得入、還至午門、閣臣魏藻德語麟徵曰、兵部調度
已定、公何事張皇、扰之出、遂奔都憲李邦華、相持〇泣〇十九日、
聞悲呼四起、賊從齊化門入、戎卒潰、散麟徵自不能三
四十人、夾以行、而賊騎馳逐、不能前、止三元祠、出道士酒〇三

坐逆者五人左右。飲之。拾敗楮。不能成幅。書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社稷。一旦失之。身居諫垣。非但不去無匡救。決應死。服殮時用舊巾青衫。裹以單衾足矣。茫茫。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此也。二十日自刻。罪臣吳麟徵絕筆。一遺孝廉祝淵書。一遺兄麟瑞書。一遺從弟麟祥書。且曰。幼擬文山。愧着也。一遺兒華蕃昌芳書。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生不如死。今方悟之。逵旦。同鄉旧僚友迹至祠。請与偕去。不可。科臣翁元益使蒼頭扮麟徵共許賊。書絕之。溪有高翔漢者。已受賊署。来盲口麟徵不得。恨恨去。日昃中。祝淵至。哭曰。學道人易如是。時帝后殉社稷狀。伏哭。

挚顙泚血入户救縗絶他日刊宗周哭之以文有曰祭丁
之兆信不誣也爰及僕名後先生而死者其為宗周知乙
肖宗周六果殉難麟微性恭約飯客幸園蔬不進綠竹一
褐經數補繕不棄嘗脫力焉餘帶金以贈孤士聞人旅死
某太守入覲載金六璧詣門閉謝之明日或有言太守良
者麟微笑曰堕良太守璧中矣居鄉以法治飢者瘞棄骸
蒐輯古今家人書祿曰家鑑搜讓唐以来覺禍為四卷曰
覺鑑時有縣人乞乙請為麟微塗自負器轉側兵刃中
數受創几殆賴以堅忍見賊大掠縱火及太僕廬起
救皆得死逆者與麟吏救瘞之麟微表旆中道為壁之民

顙相裂保日名一軍望見舟鷁白旐為算日供具啜泣而送之成有豪強丈夫多發持兜送數十里至有南面赤祖橫綿坐者佔見從者恨中使陳數節烈狀則提酒撣淚賜罵推擊仰天指心以自明恨至清江浦閣部史可法近臨麟徵櫬而哭之哀渡京口撫軍祁彪佳迎櫬號曰悲乎我結髮從公遊年昔喜樂無不知公公其完人乎孤忠中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祠旌忠詹一子子壯與能文章早世縈昌博學好道不就試亦祭余次孟邨次坤釜兄麟瑞歷大中丞淡麟徵年餘卒而所取門下士黃端伯淩駧关易艾南英皆節義知名

論曰、節齋陳伯廣穎於嚴有威霤自矜確庵亦歸果齋
迹此二字義其學漸就切實時朝有四君子之謠所務
自全不惟勝人故忌者蓋寡常孜其逆事非故人不書
非百里不宥與冱寒不圍爐款暑不命鼓箑子弟失節
竟日不言唉令慚仄如被嚴刑年五十矣上書兄必楷
整不聞行草客輕鮮過之以易帝衣是可以想見其學
矣明季和湯文遺句所以徹諸公致命者屢頓吾齋之變
從劉念臺澤文山向則更奇上書通情悉隱其即若柯
體與子二義皆切時弊而整飭器都宿重兵假便宜爲
攢撲之計若曰、不能令太子撫軍、出此最要而朝廷不

為意。致使道鄰主南樞。持節。零乞飯兵為勤王。豈有及哉。送別念臺。以不能隱自危。而果五神吏迓之去。卒之念臺後石齋十五月。並從文山。益。皆。零。丁。漾。中。人。也夫。

金鉉　母章氏屬側室　王氏弟鋐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原、籍南直武進、曾祖拱、沒入北京軍衛、遂為順天人、子汝升、以進士歷南京戶部主事、生顯名、鄉薦、歷南京二部郎中、出知汀州、七子、鉉其長也、生時與大父汝升同日、遂命名鉉、第八歲、改今名、錄天啓丁卯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教授揚州、遷國子監博士、潛心周易、以程為主、朱義次之、踰年、陞工部主事、時內臣張彝憲奉命總理戶工二部錢粮、特建公署、鉉請罷之、有曰、此舉一行、將開交結之門、決廉恥之維、褻皇靈而喪士氣、寧有甚此者、不報、尋果建署、欲令兩部行謁見禮、鉉復爭之、以為

皇上遣閹之臣奔走刑餘之下如國体何必不聲分梲杌
州一收忤中官移疾歸吳寬積怨坐縣驗修火器不寔奪其
官於是併究心七詩春秋周礼之學區其室曰讀書畢魏
晋為大絶排偶合刻宋四大家特選古文辭以周褒不許
晋隧為首謂閱係極大且接尚書時与劉念臺史道隣朱
勉齋黄石齋諸公往来論道常拜文信国祠下有句珣節
士所恒孚足矜子功便以致身為不難事諸吟有讀陶讀
離騷之題刻大學漾語本為文序之讀南豐集云稱楊雄
比干箕子鉼勇為之㒒有曰依攀不去与依紂而不去為
大夫食禄于朝与為囚奴而佯狂于野在新而忘漢与在

周而終不臣周救如何劇美之文咽而詖洪範之文大而恒又不可同日語矣作易說春秋筆記正學說胎教說人道危微解及語錄數百條縱以斯道爲己任辛巳、忽集其生平著述付弟號錄存之而于癸未七月之晦日書一詩于邸子全集之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離過時外而勿內退若苦知速而弗滯外則三年遠則卒歲憂哉游哉庚全吾世錄精易學以是預知明年殉難之事爲作絕命文蓋家居者十三年矣甲申二月、起廢、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未十日、賊陷大同、時宣鎮設有內臣監視、上疏曰、宣府都城之蔽宜不救大事去矣撫臣朱之馮忠

勇可任、但恐內臣僨其事、請急撤之、不听、三月、果宣府內
臣迎賊、之馮死之、數聞大慟、詣其第、今日我哭朱公、數日
若又哭我、賊薄都城、目睹諸臣分餉戍卒、然与成德鼎貧、
貸客囊、飽士十八、十七日、舉酒告、其母章曰、城陷、兒曰分必
死、不得事母奈何、母曰、爾井以侍、令汝目順、次早、聞傳驚
行、見宮嬪逸出、拜母曰、兒戕皇城、當死皇城、時長班劉郭
等二人隨、趨至禁城之西北、臨河而坐、須臾、見有乘騎來
馬者、知為賊也、慟大罵、賊賊而升、臣罪其父祖曰、避了事、
今已釋肩矣、舉身投河、二僕劉郭救之、則更投深處以死、
得年三十有五、時妣已聞井飲下濕、抵便入井、伉室王咐

母。不。得、從。母。井。死。先是城陷之日。六弟鎵即投繯。弟鏡脫之。至四月之朔。鎵。竟赴。井。死。六月、東師入、論卹前朝死節、鏡請逮其屍于故處。得髮纂與碧團。有骨兩箱互。不辨。適有內監至。曰、歎。求金。兵。部。知。如是。也。因言初兵部死。有內監呂胖子。亦。投。水。從。之。並擁之此也。鏡欲抱骨歸。疑呂不便。遂葬瘞御河之上。持髮與團歸。更瘞。弘光中、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廕一子、母贈恭人。仍建坊旌表、鎵無子、以弟鏡子怡恭為嗣、

論曰、徐勿齋沂常言伯玉嚴、氣正性。他日必以節見。是未為知伯玉。蓋伯。玉。誠。儒。者。無。意。于。節。而。節。見。也。夫。立。

朝動點内監氣麵德遂而来与胖者互體恩矛他乎

張羅彥　羅俊、羅善、羅輔等三十三人、劉會昌、郁宗玄、金毓峒、方正化、張肇高、陳士章、朱都司、郭貢士

張羅彥、字仲美、號二酉、北直清苑人、父維臣、神機營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端毅有大節、羅彥有兄羅俊及弟羅善羅輔等六人、羅彥以崇禎戊辰進士歷吏部文選司郎中、清嚴○歷光祿少卿、卒以直見忌、謫歸、前己巳、丙子、東師內警、羅彥如隨父習兵事○從城守○令畫一○庚辰、復戒嚴○有給事中夜呼門、門者奉約不然、給事恚、以羅彥擅城鑰闌。上○帝○問羅彥昆弟同居○好惡其黨○癸未、兄羅俊成進士、而少弟羅輔、是年亦登武進士、明年甲申、賊自成以其衆

陷山西，遂由居庸入犯關，令別將劉宗亮等寇畿南數郡。會真定營卒恨巡撫徐標不從賊，殺之以應賊，而保定勢益孤。遂有稱賊仁義爲伐之師者，羅彥兄弟以保定爲神京前蔽，如輩比門戶禦捍。於是約同知邵宗元合官紳士民，遂拜盟於北城樓之上。計鄉丁及門夫可二千人，而賊數萬破河間，偽牌數至，羅彥等不爲動。已而新守何復及太監方正化、御史金毓峒次第至，秉城守。而閣部李建泰以衆散，護餉入城，其卒竟通款于賊，羅俊斬之，衆悚。三月，賊圍城百道，歷三晝夜不得利，乃遣卒環城仰面而罵，一再射書勸降。羅彥登城，碎其書擲還之。乙未，郡城

陷、羅彥兄弟益勵與鄒潤宗玄孚誓守以待天下勤王徇盡至出其珮帶褕翟瑱服之屬佐賞弟諸生羅善甫巾縗帶滂涕泣行吟有生居慷慨悲歌地日鋪高廩孔孟書及撰亂匡時需俊傑成仁取義吳晉徒之印紙以大義曉暢武健以故敗形已構孤危絕援而衆益勵不衰兄羅彥等故詠笑如常也賊宗亮不得志、自殺其偽將數人、令日午不克撤圍去、而建泰中軍郭中杰陰導賊西南城陷羅輔負殊力、善射欲潰圍出圍再舉羅彥邀與巷戰所擊殺數十人、賊怒、攢矢與百十羅輔死羅俊方守東門徂擊賊賊仆地且嚙其吭不得噬其耳咄耶大呼、吾皇明進士張羅俊

語未畢中矢倒而羅彥急救舍題其壁明光祿寺少卿張
羅彥義不受辱父子書忠字于血縊死井亭妻宋氏奮刀自
刎不殊乃與妾錢氏及所生女赴井死羅喜觀其妻高女
三人投井死來別兄彥脫井欲下乃以兄妾宋錢故避燼
歸投其室井而死羅俊子諸生伸羅彥子諸生晉皆投井
以從李氏者年七十有四為羅俊等伯母痛據罵賊擊
破李腦死蕭氏者弟羅士妻寡居王氏者弟羅哲妻同溺爭
縊死白氏者羅輔妻與王氏皆從母家從入危城是日王
氏死白紿其女看井中何物如加俯井遽推之下身從之
而幼子女二坐失母亦隨死張晉妻師氏偕張震妻徐氏

張巽妻劉氏。劉母胡氏。同。井。爭。投。死。而張氏止羅喆変容易服。從水门出亡。存。血。祀。羅俊字元美、年五十有八、羅善字舜卿、號醒庵、年四十、羅赫號中壆、年三十有三、仲与晉年皆二十有六、盖城。陷。後。都。城。亦。日。亡。賊中或見羅彥題壁語。為一歎息。至有泣下者。尸久墮地。無人一視。獨谿犬三。不。去。逃。家。穫。尸。歸。不。令。犬。鳥。得。下。下。則。號。怨。去。之。一。賊。至。此。則。嚙。其。掷。指。去。賊益驚異。乃令蕭藁埋之。又三十五日而賊敗、毓嵩、字鶴胎、保定完縣籍、清苑人、崇禎甲戌進士、

以御史監紫旗。把截南要害。与太監方正化同出、逮泰逸去、毓峒披執不屈。從子武舉 振孫。欲奪取毓峒不得。与搏

良久。毓峒潯伺間。投三。皇石。廚。井死。妻王氏亦。自。盡。從孫
罷、々妻陳、及侍兒桂香。皆。井死。賊怒振孫、支解之。宗玄馳
玉清觀廟。投河。死。而正化自。縊。於西。城。樓。令人縱火焚樓。
又鄉紳陳士章、宋都司、及賢書劉會昌張肇高歷、咸死之。
會昌字凝禧、士章以進士歷撒州知府、城破、與其妻張氏、
子婿瞻、子婦楊氏、孫傳、孫婦常氏、及孫女到。觀七。人。皆。投。
井。都司朱、失其名、曾任大寧、時卧戈暗室。伺賊入。猝起撞
之。遂獲數賊。々怒。裂排闥入。縛西城、細。碎之。猶。罵。不。絕。口。
郭貢士者、公服北面再拜。且死。於園扉持鞭。待一賊入。與
及賊、仆。郭手震不能再擊。賊趣。起。反。洞。郭。々死。郭妻促延

矧請奴且曰夫死我何歸賊感寤奴曰若夫婦以義我賊也遂扶郭氏丘寢再拜而拜郭妻爲母而出其子約兒郭曰吾將大歸母五月閩敗去賊乃懷金溲走保定賠母因訣其子臨別劍一涵涕

論曰保義南以待援較古張睢陽義更切也李閩部大誤事然太子撫軍一語果得請古法章故事可復見也空言足以贖罪矣羅孝一家三十三人皆殉二酉之教而自縊峒以往皆死二酉之義惜都司貢士不得其名安得張氏故犬百十列陣而前縱齧賊擁盡以明非其主之義乎相傳黃靖南殉南都其馬自撕而死馬也犬

志

史可法 任民育　吳爾壎　何剛　施鳳儀　黃鉉　吳道淦　衛胤文及盧渥林等六人　武戕乙邦才　劉肇基　集充庭及馬應魁等十二人同志表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北京錦衣衛籍、河南祥符人、性廉直、勇于義、崇禎戊辰進士、由理西安、以戶部主事晉郎中、出參議江西、備兵安池、援桐盧叛寇、加特擢僉都御史、巡撫安廬四府、安處之廟、巡撫飭而浴如也、提數上、遷七有漕運戶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巡撫淮揚、用心政、抑流亡、緝城郭、訪賢豪、諸以軍政雖則微、有佐一淨、擬定禮之爲上客、郡縣不職者、畏其彈劾、亦東修爲翔、崇禎壬午、東師深入、可法檗之廟灣河口、預埋火器待之、賊最可法素畏解

去。癸未、陞南京兵部尚書。時獻賊瀾楚、勢東下、可法為江
南保障。岷然不撓。朝議且移北兵部、簡封汪儒曰、有可法
而江淮奠安。始嘗凡重鎮。可法隨與正詹姜曰廣疏。請皇。
太子監國。朝。都以圖。國和。籌。根陳。習中、聞賊逼、移檄勤王—
有云譬以同舟之禍。但凡在千八百風。時非上治。撫諸恤
綿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兵未集而孤閉至、以
首腦桂。血流至遠。文武人吏皆感。痛哭失聲。可法誓浦口〇以
欲走死。迎都。據者謂釋江南半壁非計。遂止。時路福兩籓
俱在淮、徽有賢名、可法與搢紳嘗為之、而阮大鋮者、欲黠
黨、欲人偪以圍林後入陰 暫為士英輾、為主其事、士英以

福藩親貴、不可奪、張檄大帥黃得功劉良佐、及高傑劉澤清等、與共翼戴、遂私謁王舟中、而致書魏國弘基、亦使人約可法浦口、自是南中無敢異議者、合詞迎王入、發園可法首進戰守大計、謂宜素服郊次、發師封罪、示天下報仇大義、王惟惟、無所決、進可法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廕一子錦衣衛僉事、世襲、可法請設四鎮分汛、以北拒、詔封黃得功靖南侯、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後旋左良玉子楚、與得功各得廕一子錦衣千戶世、其四鎮之轄淮揚者、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招討事、轄徐泗者、十四州縣隸之、

經理河南北一帶招討事、轄鳳壽者、凡州縣隸之、經理河南陳驛一帶招安討事、轄滁和者、一州十縣隸之、經理各轄撫剿事、設督師、駐揚州、適中調遣、各鎮監軍一員、一切軍民皆總分統、州縣有司、皆聽節制、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所收中原城池、即歸統轄、又請侍衛帶刀入直、及錦衣鑾儀諸司、所隸軍從、當多事之日、俱宜入伍操防、至錦衣鎮撫司官、可不必備、以杜告密、鄉紳黨、于是士英以大鋮蒙議、內持權、可法不得行其意、自請督、鎮揚州、士民擁、夜榜于衢、有云、明一李綱而逐之在外、明一秦檜而留之在內、時太學生陳方策譔

生耆澀才等數百人上疏言可法不宜出不聽遂加可法太子太師以行春中款二十一社賓謀議以江北危殭人情計脫債藉行徵辟之法以通銓政時廷薦原督臣吳甡可大用士英嗾誠意伯劉孔昭彈之可法歎曰黨事起矣奉詔祭告泗鳳兩陵因上疏曰陛下深宮廣廈當思西北諸陵魚鳧之未安玉食大庖當思西北諸陵春秋之未展即旰夕焦勞勤思遠略不補而濫恩施澗告敕賢奸無辨惑斷不定虛成激而狀奮豪傑因之裹足祖宗疆宇天命潛移東南一隅不知其伊于胡底也振鬨時北兵已走李賊迎西可法請主進北使致爵三桂以酬其勳且使山東

河北、知中國有君、南向繫屬、朝議久不斷、會高黃不安分鎮、爭駐揚州、而良佐與傑軍肆掠、詔可法曲諭之、三鎮皆惟命、傑、獨梗、可法卒以至誠感之、掠城下而去、北師使可法弟庶常可程以書招可法、不應、尋攝政王復遺書可法、責以故君未葬、新君不得即位、可法答書有曰、乃辱明誨、引以春秋大義、此為當時列國世子立說耳、若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王子慘變非常、尚有維繫人心號召忠義、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國仇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亂

帝之緒繼絕存亡貴國在昔凡屢封疆載在盟府寧不聞
知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深著乎春秋矣
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亦不私其土地況
大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若乃乘我蒙難竊此
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貴
國豈其然抑傳曰獨效胙之加繼之以忠恕其處今日講
好致命克敵御鄉所以為難也惟大國鑒察時高傑頓欲
規取開歸責餉可謂違乎不德遂然因事日非後上疏曰
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兵未加畫河
以北悉染腥羶河上之防百未料理此日即卑宮菲食嘗

胆卧薪，尚恐無救于事。以臣瞻顧當之作用百執事之精神，殊有未盡然者。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曾幾何時，而忘前事，應思之家，亡見破敗，尚思穴胸斷腸渴，而耳心職，網廷之上，乃不猶陷大之羞乎。國家遭此大變，諸臣但有罪，可錄無功，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名器濫觴於斯為極。至兵行討賊，果著無糧，而凡不急之工從可已之費，朝夕之宴，所左右之狀，諫並未謝絕。嗟乎，賊一日不滅，北鄉一日不歸，所有宮室、寶飾、宴處，所有鋪衣、玉食、寶飾、安事之哉。上、不、肯、尋以高傑徐州捷盜功，加可法太傅，而士英獨排眾議，以大鋮為兵部侍郎，群臣交

章論切。不報。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劉宗周等相繼遂去。可法上言。欲用大鉞者以才。爭大鉞者以逆案也。大鉞即可用。何必罪爭者。不可用。當採群議。何至以一人壞天下大計乎。不省。自大鉞用事。悉引其黨。布于朝。凡可法所奏請。輒格之。來年乙酉。和事不成。朝廷尚修故黨。且起大獄。可法復爭之。以為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如今敵有大于此。我君父讐。我邦家者。不此之恨。而修朋黨之隙。真不知類矣。和不成。惟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閫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今日廟堂之人。慚大可見。知上益不省。北師分二道南下。可法請以澤功良佐之師駐穎亳。而商

傑進守歸徐、沉入不省、時傑所遣高彪將軍王之綱與許
定國爭睢陽、不決、定國以計殺傑、之綱收定國入其城○定
國北歸、可法薦衛胤文以兵部右侍郎經略開歸、徵文者、
前劾可法、欲急屏去之者也、可法用人無成心如此○隨後
薦傑故將李本身為都督、將傑軍、士英使人喚三鎮劾
可法、以為傑不容誅、不宜復存此鎮、再北信急、始以本身
為都督、如可法所請、可法移鎮泗州、令諸軍北禦、而爭的
俟左良玉以偽太子為名、發兵攻士英、士英論劾、責可法
入援、可法即令諸鎮兵倍道救浦口、促陛見、言太子處分、
士英又擺可法用事、不許陛見、而令大鋮規諸將功罪、勒

得功禦上流、時北師下亳州向邳、徐泗告急、可法請京求
容陳軍机、有旨、凱奏後入見、可法數同奏凱欽何容易面
君不知何日知痛哭而退兼程抵汎、而徐泗已不守矣、退
保揚州豫親防江急、不應、北師經天長六合廣昌良佐以
其衆降而東平澤清屯淮南觀望、可法與中軍胡茂楨專
為城守計、以控大江、標兵僅三千人、馳檄請援、不報、乃調
兵部員外郎何剛水師于白楊河、亦調總兵李棲鳳入援、
而船隻火器、多為劉澤清所擄去、四月十七日北師抵揚
州西門、使人諭可法降、可法誓死不屈、遣馬兵數百、與北
師對仗、鹵三人、斬首十六、北師故匿其精銳、索話可法、令

放降冀從副將出陳答之、返云所見不過許定國故標、而
已。城中徵無、謂敵易辦也、可法復血書寸紙請急救勿緩
不報、乃與知府任民育、及何剛、劉肇基、乙邦才、樓挺、莊
子固等、晝夜乘城、誓以死守。北師豫王知可法與士英二。
使李遇春奉王檄至曰、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能見信于朝
是死無益也、盡遜遜二帝以成名乎、可法不答。乃復以書
至可法不啓視敵笑之發曰、兒輩無譁輩耶有與城盡耳
輒為書辭其母與妻付任參將史得威復題公署而致豫
王札○蓋相拒凡晝夜二十五日、城西北潰、守者爭破門
走、可法營西門、聞城破、拔刀自剄為陶旗、歡及參將許謹

莊子固等所持。遁還主事施鳳儀並命鈔關以筏渡河。北
師入、盡屠舊城、可法僅以二百餘騎逆賈城寺、離城數里。
北師追之急、遂決戰不勝。一時敗沒。或曰可法被執、赴新
城南門樓不屈死、而南都尚以可法不死、今可法所常里
青驄。悲鳴野走。邵伯人得之。始知督師与揚俱亡。可法年
四十二、無子、妻欲為置妾、可法曰、尔何時乃及此。霍去病
所不致也。姪得威奉遺命、為可法子、乃具衣冠招魂葬于
梅花嶺左側、可法忠孝性成。清介莫及。常言封疆之臣死
封疆耶。甫渡江、衣重襲。輒用印記。其諸遺筆。付得威、皆著
四月十九日。與北師豫王書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

之配不可言忠大子封疆寔有餘恨將以骸骨歸鍾山之
側太祖高皇帝塋[illegible]此心上母太夫人者曰兒在宦途
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朝廷致曠遠于定省不忠
不孝何以立天地之間今以死殉城不足贖罪望人人委
之大秋勿復過悲與夫人者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約
當於泉下相候也其書揚州公署有云可法受先帝厚恩
不能復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
修孝養遭時不偶有志未伸一死以報朝廷固其分也可
法自令做與下卒同衣食輕賞罰以忠義相激一軍呼為
勝爺爺其姓也折節下賢而奇謀不任時同詢揚州者知

府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由甲子舉人守濟寧有功、可法薦知揚州、驅妻子置一室中、縱火焚之、乃吉服拜印坐堂上、被執不屈死、監軍道吴尔壎、字介子、崇德人、癸未進士、授缐大東門、不死、擲水、又不死、兵部員外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庚午鄉薦、以贊書出鎮白揚河、引還、運餉徐泰間、方謁可法、可法令去成、剛曰、為國家死、剛死之、為知己死、則死之、城破投繯、不死、与尔壎戍被殺、死、主事施㬅儀、分守便義門、亦見害、而副將乙邦才劉肇基戍、被執不屈、大罵而死、黄鉉、字几澤人、〻〻鄉薦、為督餉僉事、与管餉通判吴道隆、鯨、字絕海、寄籍江都、佐城

守見害其　屈死侍郎衛徹文縊死處
涅林宇渭生長　歸〻〻閣德覺山人張逕嘉定人胡
如蛙如瑾明踰並桐城人皆禮賢館士城破死之而周志
畏者江都人後薙髮南門之梧圍庵欲以僧起事覺見殺
時武戰同難者又有挾兵馬應登丘雲龍馬守卿副將李
豫參將李隆徐紀仁馮國用陳光玉陶國祚遊擊李大忠
琛周忠都司以下姚煉龍等十六七人父之三吳舉兵成
以可法尚存每借其名為勢而北師報捷無爲州有功獲
爲僞史可法僞篤黃淵功二人
論曰設定策非貴陽而以路之潞即不辨中興然而道

隣居中用事寧南無君側之隙靖南無上流之槩尚武偷息河上即否卿辟南中世有將相不和而成功闢外者予或曰可法既主四鎮當以黃靖南自予躬為各擁勤之或自行其意觀望諸鎮不然權輕而但請約可盟鬼神何濟也不周晒天柱折二百七十八年之運如之金陵終之金陵一人關絶續之大哉相傳可法入參將張弘家裨將馬應魁從死則焉無不識印類之理即非城樓死亂兵矣或曰介子初不獲自潔當在回回之側

罪惟錄傳卷之九下

抗運諸臣傳

楊廷麟　萬元吉　盧觀象、月中桂、王其窮、王其瘦、龔棻、萬榛、祥莊、以藏、鍾良、則秦、徑誇、劉孟
鞠、楊文薦、於斯昌、劉天
駟、汪起龍、程必進、子矩

楊廷麟、字伯祥、號機部、江西清江人、己巳、選貢、出督學蔡懋德之門。庚午、雋南雍、明年、會試第二人、為庶吉士、廷麟博學。好奇字。自劉勇聲氣。丁丑、分闈所得士盡軼和、嘗慨特符壁原上者、膺懦不力、每詹欝欲起、遂自請監軍、戊寅、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督師盧象昇軍前贊畫、象昇戰死、鐵南、罷去、壬午、起原官、京師陷、弘光初、再起原官、廷麟曰、吾

使盡收河南北　　縫士英一敗、益病不起、
乙酉、南都復敗、故(仰全)聲垣(北)降、遂以其師破南昌、撫建
廣諸郡皆破、鄉諸生就問公何處、廷麟曰、義不辱、屬彭匡
廬如晉處士、潛已、與生曰、彭澤小邑、公以大臣為五郡計
和、廷麟感起、振義旅來會彭期生太和、合諸師戰北師綵
于山、一捷、唐主進廷麟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為督師、與大
司馬郭維經協守吉安、已而粮竭城破、廷麟走
師一戰復之、遂巡者數月、而外援不至、鼠雀
月吉安再破、廷麟復賤給閩王樾、及張安各
来贛與贛撫萬元吉、兵垣楊文薦等、戮力城

山九牛之間。與北兵決戰。屢捷。有詔旌異。改郡名。為忠誠府。而文薦荊守西門、當北衝、尤多奇捷。久之、會贛州者十餘壁、約可四萬餘人、北師飛帆、乘水漲、拂十八灘而上、列營城東北、阻山、距城二里許、日每三四鳴角、張雲梯、渡水逼城、城城亦鳴礮應之、殺傷故相當、敵嘗潛舟匯尾角伺城、城城中夜縋五百人。挾東薪縱燒之。敵不利、退云。又往往爇萬人敵擲城下。火發桶裂。磁藥飛若火鴉。敵肥髀者震跌。負傷走。最後夜選死士千人。負九龍鎗。亂流而渡。并發鎗、火延帳房。敵驚顛，曰劫劫！呼噪震天地、北師登舟。拔營走三十里。久之、北師益至、廷麟方

檄南安水師巨艘數百號入援、半道為北師所截、時廣營滇營二部之援贛者、故稱最強。廣兵跣足跳山谷如飛。滇兵甲械犀利。標鎗連弩。洞胄穿札。北師乘勝捲之。兩營盡潰去。贛勢阻。九月、北師已躡西門月城、廷麟等立督死士縋格。後退去。時南康亦失守。贛勢益孤。各師以粮竭、借端稍稍引去、城中僅郭維經、汪起龍、汪国泰、金玉根、徐日新、王志忠等部、部不能千人、而別部謝之良數千人次雩都觀望、粵西援兵逾頃、不即至、廷麟左右支吾。心力瘁盡。嗣聞延平失守、駕出奔、輔臣蘇觀生初以祭陵赴贛、託迎駕去。或偽封上書觀生。公知虞乎。施不得已。赴南安、邀胡趙

二將以吉安敗績之師援贛時兩廣總制丁魁楚閣部事敗奔走肇慶擁立桂王監國觀生與魁楚初以爭飭郤不預別走廣東或邀廷麟亦去廷麟曰贛州兩粵門戶廷麟死此矣已而汀信阻絕人心皇皇廷麟曰靈武不終天我十月之三日午夜天雨如火亂墜營中北師由小南門踰城入城中倉卒巷戰縱兵劉天駟楊緬殺數十人郭維經急促水師睍炮連遺四十八門皆裂黎明北師盡入城ヒ中士民格鬭死無算諸池井積屍幾滿廷麟以事不可為投藕池死北師爭ㄱ肘股以為功二妾率婢婢亦投井死時諸同難為萬九吉而郭維經彭期生黎遂球別有傳

萬元吉、字吉人、號慎餘、江西南昌人、登天啓乙丑進士、年十九司理潮州、臺抨去、補歸德、憂去、起永州、陞大理寺評事、元吉性英利疎廣。不當時耳。而好議。譏。柄官用是不達。時流寇毒中原、元吉乃以南兵部職方從閣部嗣昌軍前贊畫、驅馳楚豫。備辛苦。身止。隨一僕。僱。脚一戎。蔡。不通。家。書。者。七。八。年。轉本司郎中、出知揚州、弘光中、陞太僕寺少卿時鎮將高傑驕蹇、與黃得功郤、元吉受命和解、出監軍、往來滁揚。隨請。進。卹。前。陣。亡。傷。猛如虎、劉士傑、郭關、猛先捷等。并訟劉澄蕩督趙光抃之冤。以鼓敢戰之氣。時揚淮六合一帶、所在兵民互格、遂上便宜。以為鎮兵素少紀律。民

覲自御並優賜。一城之陷。民以兵為賊。兵以民為叛。內自攜二。猝有敵至。何所用之。請令居民盡移城內。閒出城外。有無貿遷。各將領派兵宿駐。嚴禁毀傷。勿得强禦。移畜告勉靖南得功、期以首倡協恭。共奬王室。仍請褒揚得功。示勸諸鎮。會廷議上諸尊謚、元吉復疏建文君年號。宜復。景皇帝廟號。宜復。靖難死事諸臣謚廕。宜補。又請錄崇禎末北京各省直城陷殉節諸臣。採輯成書。酌與廕謚廟祀。且頒行學宮。廣示激勸。詔可之。于是追恨往事之失。欲盡力懲毖。以恩赦。封贈。疏及寬嚴任議四事。語頗痛切。上不復省、及南都陷鎮將、金聲桓隨以江西北降、元吉野走、聲桓

以書招之凡吉仰書絕使者有曰夫人相知貴相知心台臺與其周旋兵火擾攘之中尚不知其硜硜小節膠固難通乎從古良臣忠臣但聽人自取其一台臺自為良臣其得為忠臣其撰則一幸而見容則為陶猗節憾台臺之賜不幸而見逼則為謝疊山亦惟台臺之賜溺水湔湔背潮風波安往而不得行吾志也伏望台臺俯垂鄙分嚴戒部伍撫綏宗祇凡紳士行藏聽其自便全其一方人皆謂不倭於台臺有口舌功即似雲霄高掘昔不倭與史相公書札往復書譚事不濟則繼之以死令史不食節言此其志中安忍負此良友也舉垣得書亦不復懶乙酉唐王主八

閫、明筆元吉以憂撫督師壁皀口、北師猝至、時閫部蕭觀生守贛、止率新戚營二百人出援皀口、未戰先潰、時風鶴甚、百姓爭奪門去、元吉不得已、乃退入贛、固閫門至。歐。其。二。女。以。殉。心。心。精。定。四月、閫部楊廷麟乃以兵入贛合守。贛。之。得。完。者。六。月。唐主加元吉兵部尚書、元吉兵律持重、頗與廷麟不恊、北降孫之獬為北師招撫、射榜城中勸降、元。吉。火。之。不。省。視。十月、城陷、元吉自持槊戰于小南門、不利、走出建春門、乘。閶。投。水。死。時中書舍人康范生、字小范、安福人、見執至省、尋得脫、嘗論守虔三公。楊機部鄒義文郭羽儀當也。而見事稍遲。總言不廣。郭六修公盧平想。集

思廣益而遴才太濫。馭將太寬。萬吉人志急身先。清苦絶
倫。而自用頗專。與人或忤。時以為至論。後之攷頗不任用
歸山東。為鄉校蔡奶慈所殺。而一時同難者。盧觀象與蔡
將月中桂同。投水死。王其宏號赤有。安福人。以選貢官兵
部主事。守東門。被砍傷頸。見執。口不恭甚。死。弟貢生王
其僕從死。龔其棻號建木。新建人。官吏部主事。與其僕仝皆
水師入贛。墮馬。臥病。卒擁出湧金門。投水死。為蔡懋祥號瑞
門。清江人。癸未進士。官翰林。兼兵科給事中。守小南門。奮
卒中為亂兵所害。莊以蒞。潁州人。為監紀知縣事。急與其
弟諸生甲。戚自盡。鍾良則。字毅城。瑞金人。以監紀通判守

望江樓、力。自。縊。而死于火、有烏束從諤、號昌言、湖廣郴州人、乙卯鄉薦、督楚師來贛、守西門、中書舍人劉孟鍧、號和伲、安福人、丁卯鄉薦、守建春門、其時被執、逮至南昌、都。四人。為都御史楊文薦、兵部員外於斯昌、總兵劉天驷、副將汪起龍、文薦號又如、湖廣京山人、癸未進士、屢捷西門。城陷、方投水。被執。斯昌湖廣黃岡人、乙卯鄉薦、與天驷起龍三人俱就刑。獨文薦滑釋、入山、憤鬱死、而故首試建麟督李棻楚德己。先。死。賊難。即。即。又同知程必進、字以序、以松陽貢訓導贛州、賴授府職、城危、子矩請去之、毅曰、得與封疆死。幸也。揮矩自脫。矩曰、大人以身報國。兒不從。何之。城

陷父子俱死必進精易理著有河圖衍義

論曰果從金墉之計如漢王之詐稱使者馳入楊萬壁奪其軍是以離鄭則可而以任楊萬則未可知也楊萬諸公不辨將略豈數羌羣專心求死而熊冀定中原者雖然周處以侍郎為天下第一義果忠誠奉其主廣漢二師自加守堡既專諸樓之秦尉佗劉豫之業可幸苟安夫大勢已去而遷府狐使人數千里之外哉稱前就覊藩戀豫之遺也或遲遲至戊子遂應金豫圖則孝忠圖猶能贊一臂展單行之談而惜也不能持徒使忠誠二字奇千古意非人之為矣相傳道解有子為彭士望贖養

陳子壯 麥而炫 朱實蓮 陳邦彥 楊景華 楊可觀

陳子壯、字集生、號秋濤、廣東南海人也、曾祖大司空紹儒、祖弘宋知善化縣、父熙昌萬曆丙午、賢書第一、乙卯、子壯弱冠薦于鄉、明年丙辰、熙昌成進士、令平湖、子壯讀書署中、淹該、己未賜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脩、辛酉、奉命祀南海、時父熙昌為名諫議矣、天啟甲子、出典試兩浙、魏璫用事、所在營生祠、索子壯題柱、且匾其堂、正色拒之。會熙昌極數忠賢罪。觸廷怒、被黜。因并坐子壯試錄擬程誹謗不敬。同日去鄉。逆奄敗、起熙昌都諫、而子壯旋以宮諭居憂、又五年、晉少宗伯、入為講官、多裨益、上嘗稱先生不名。亂

唐世、子、聿鍵、下、高墻丙子、有宗才拔擢之議、子壯力爭之。以為事有未必然者三。有不可行者五。語激切。上怒、且廷杖。時劉太后亦知子壯名、為垂涕道勸。且請從建疏申救。配贖而遣。構雲淙書院以自娛。弘光改元、以禮部尚書兼詹事府。敦促趨用、甫抵金陵、而南事復壞、丙戌、唐王立福州、以大學士兼大司馬督兵援贛、兵及大庾嶺、而汀平失陷、子壯亡潛迹九江、明年丁亥北督師佟養甲索子壯、出見、既、散去、謀舉兵。建旗。治戰艦。衆數千人。時同事者不一部。而陳邦彥一師最堅。嘗與將角覆廣州。邦彥客與其門人楊景華楊可觀之已北降者、約為內應、須七月之七日並

起子壯先之事興內應敗景華等見殺子壯退保高明北師急攻高明困明日城破子壯被執怒髮張目不一顧臨刑呼高皇帝不絕口嚙且罵獄聞其氣云云時白日忽黯無色北師中亦頗為歎息年五十有二懸首當衢中夜有光四射桂王永曆中以東閣大學士贈忠烈侯諡文忠加贈其文熙昌如子官蔭二子長子上庸勞行伍先兩月卒次子上圖錦衣都督同知子壯美鬚髯通仕籍且三十年立朝之日少嘗論史至文信國書忠于宋是矣殉過息歟獄三載致王炎午有生祭文終就柴市知晚乎所著有南宮集練要堂近遊稿行世時與子壯共義者麦而炫字

章閣高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朱實蓮、字子潔、南海人、天啓辛酉賢書、亦官御史、共守高明、城破、被執、皆見殺

陳邦彥、字會斌、廣東順德人、唐主即位八閩、以賢書任兵部主事、監粵西狼兵援贛、督師蘇觀生不進、慶危語觀生曰、閣下以大兵扼惠潮、分一軍助我、截大庾、可固全粵、觀生復不能用、閩敗、唐介弟聿鐭自立廣州、改元紹武、而桂主已監國肇慶、邦彥奉節往觀桂、論監國、以序無適王者、與唐平兆而戰、主客不敵、不如急正大位、以屬人心、改兵科給事中、方還報而北兵來、從惠潮、襲廣州、不備、執聿鐭、觀生自縊死、桂主奔西粵、北鎮李成棟以兵逼之、且及

而邦彥與陳子壯張家玉等各師俱起。比督師佟養甲捷呼成棟還禦。邦彥等去璇瑜擂州得偏無慧。比師襲邦彥于龍山。妻何氏子和尹秦尹被執見殺。邦彥不挫。與陳子壯合攻廣州。闍露退敗。伏擊敗北師于禺珠破水高明大戰。督江新會。已北降。清遠指揮白常燦迎邦彥。成棟提師二萬圍之。力竭。城破被執。欲降之。不屈見殺。臨刑有歌。歌曰天造洵多艱臣也江之鄉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節兮獨苦厓山多忠義後先炤千古贈兵部尚書。謚忠愍。子恭尹存。初應邦彥爲間者楊景華。故廣州衛指揮僉事。楊可觀。故東營指揮。隆武中擢挪慶副將。事洩。被執。酷刑責其同謀。可觀曰。丈夫砍頭耳。

豈以縊死殺天下英雄。終不出。時搜得衣縫桂字數百人皆見殺。而蔡尹稱半僧、徽去。嘗掛單法相。余承僧聽月處聽。月。既。之。

論曰、秋濤非可以金姜例、之也。必索出見。阿意。防之深矣。秋。濤。其。懷。抱。之志。也。夫。觀其論文信國不早決。且攖逆鋩張時。不悞。而當此大故。其所自信寧再計決也。會試以聞處。不得與秋濤並驅馳。以至隨歌而盡。止尚半儒志亦危矣。明季東粵三人。秋濤並闈會試。今茲才辨不如並闈而況教過之。秋濤二者之間。

張家玉 林濟、張向、張珣、韓如琰、黃奇胎、陳于赤、尹端庵、韓如瑛、趙有一、盧定國

張家玉、字玄子、別號芷園、唐殿中監九皋之後、世家東莞萬家租、家玉生五六歲、性虔異、酷愛諸葛武侯、從其師林洊登黃旗峯、衆足廟、家玉曰、吾不絕頂不休、為文矩先正、其氣從大家也、丙子、舉于鄉、癸未、改會試八月、出周鳳翔之門、選庶吉士、甲申國變、鳳翔且殉難、遺書家玉云、公子爾雅溫文、貌若婦人、然中懷剛毅、大節不移、公子勉之、會為賊所執、欲降之、不屈、作陳情書投賊、有曰、前明翰林院庶吉士、今逋竄張家玉、謹百拜、伏惟不沒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如家玉者、宜比例

古賢臣權孫其門曰有明張先生之廬不然臨以刀鋸誅
以鼎俎家玉者從容而樂死之矣後移書僞丞相牛金星
曰忠臣義士於明為多勸義莫忠於順為烈明孝著而人
知有文也明忠著而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玉激人從賊頸
學孔子而必繫之以明者蓋不特君王之高義實逐我
君王之大不事也如其不知所請刀鋸鼎俎諒非負氣守
節者所隱忍而規避也生之死之惟命賊怒繫七日夜勺
飲不入口會東師兵入家玉間歸弘光元年家玉起各留
都遯酒江上必雪國恥手發一礮以誓聲裂天地來至南
都後陷與同里蘇觀生扈唐主即位八閩擢翰林院侍講

熊啓居注、改兵科給事中、監永勝伯鄭彩軍、出江右、進營許灣、設高皇帝像于軍中。盟而戰。則佯走以來歸。至、伏發。大驚。大敗之。撫圍以解。後與知縣李翔誓守新城。負重創。而敵卒不闚杉關一步。上手書勞之。曰、朕以子子次淵、以父父我。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練兵湖東、家玉單身入鎮平賊巢、諭以大義。復馳諭程鄉賊王元吉、元吉降。歸衆者數萬。就伍者數千。八月、聞事壞、桂王監國端州、而思文王介弟唐王、入廣州稱尊、十二月北兵入廣州、明年丁亥、薙髮令下、家玉與其師林洊獨奮起。通書南海陳子壯。約共義。而順德陳邦彥亦起。同年張元琳為北師遊說、造廬

以請家玉朗誦正氣歌三闋以謝之新撫院佟後以書至家玉援筆題其後有云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都安可以不賢之稱之乎三月舉兵復東莞稱制以原任儒學訓導張珣為東莞知縣原任湖廣監軍道張恂督守而諸生尹端卷紋鄉兵嚴脩萬家祖家玉自整舟師于到滘擬走者會而北兵疾至萬家祖先敗尹端卷即沉于江東莞旋失張恂見救恂家玉諸父行也家玉戰到滘不利敗走虎門祖母陳母黎妻彭俱死家玉作流言稱神助以動其鄉于是各保復並竪義旗以應北兵復大至家玉盛設旗幟偽為堅空壁去而伺敵惰擊之復大勝蓋乘敵

舟兵勢漫漲。出没海口。常泊鉄岡。夜潛即敵要害。或發砲或題詩。或立幟。以勞敵守。北人驚以為神。走龍門十五嶺嶺故有義團萬人、推家玉大將軍、列龍虎犀象豹五營、一鼓下傳羅。守之。敵至、五營更番出禦。復偽為神。至夜、城上有紅光數丈云。衆益奮。四出逐北。敵計詘。久之、敵咽水灌城、卒飢不可守、棄傳羅、全師歸龍門、于是又更五營為二十五營。直窺增城。增城近省、援最疾、家玉距城十里而軍、斮小木。校孔道以滞敵馬。復懸巨木高崖。以小兵誘、戰。敵馳入、馬當木、足折。及崖、懸木多覆。人敢去。由是乘勝薄城、前營得勝。奪敵旗還。中軍誤以為敵至。陣亂。敵以驍騎徑

貢中軍。家玉號溺水卒。蓋戊子十月之十日也。師游被執、亦及難。父之、北鎮李成棟反兵迎駕、駐端州、兵科給事中李貞為具其事、上為輟游罷朝七日、贈少保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追封增城侯、賜祭葬、謚文烈、家玉無子蔭一弟家珍錦衣衛僉事、有名山集傳世諸草未刻、年三十有三、

論曰、文烈初讀中秘書。忽日和庭中寸楮便空下眂之、得四藝館三字。深悟之。是夜夢攖狐狸。得殘雀。掩使由而歸。雲中似有人授書。曰見秘之。既覺。憶之。若以為文。信公。矣。文烈性好馳若。能數日不食。日步百里不舍書

結客雖野陡不能崇為好歷進貽同氣陳為我貽書勸
知先苦曰撫玉一毛所都九五尊此中不和樂心同義為
韓如張賈有玖陳子赤梁法良趙有一姜定國等皆同
玉而死所乘馬黃驃趨那賊騎狂風沙愴淚中作悲鳴
下人想玉

瞿式耜（張同敞在種臣王傳）

瞿式耜，號稼軒，南直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乙酉任廣西巡撫都御史，北兵下楚，式耜守粵西勤，丙戌桂王即位肇慶時督師何騰蛟被執死，式耜請以閣部堵胤錫代之，不果，駕為北師所迫，式耜保峽江，退敵。獲蹕桂林。已而峽江敗，主蹕桂林去，式耜與參將焦璉苗守。城破，巷戰得全。因令諸鎮合守，晋式耜吏兵二部尚書，拜大學士，加太保，以開國勳封臨桂伯，仍守桂林，時將悍兵驕，糧餉不繼，式耜處。百。難。畫。舜。墉。守。庚寅秋，北師入境，呼籲無從，主怨梧州，無寧處，黨事猶盛，式耜與袁彭年等願合，吏部尚書

吳貞毓等逆與狀格、方重最五虎、而式耜益孤、另請奉漢寘之、已而詔撤開國公趙亂先危篤、而嚴關諸將盡已撤去、于是人心大震、各急苟脫、在城衛國公胡一青、寧遠伯王永祚、綏寧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俱託故出走、式耜大聲呼之、勸曰、朝廷以高爵榮諸公、百姓出骨血奉諸公、乃作如此下場耶、諸不顧、城中僅瘁卒數百人、雖四關待死、督師兵部侍郎張同敞單身自江東與式耜共事、式耜與訣曰、吾分與城俱、子無留守責、可速去、同敞故為式耜門下士、曰、敞不能獨死、先生必不去、式耜署中僮僕且逝盡、止一荷槊從、與同敞三人耳、庚寅十一月之

六日北師至城關繫靖江王亨歅父子別室須臾數騎邀
式耜式耜曰無慮吾等坐待久矣遂與同敞偕詣定南王
府平主不拜延頸請速死定南溫諭吾在湖南已知有留
守公不怕死吾殺怕死者式耜大言曰吾兩人不死矣和
至之日正須燬衣鉞知吾南陽尚有今定南令分衛之以
閒因與同敞遞倡和今詠以明厥志作遺表謝罪有曰今
平樂陽朔等處盡不守取梧旦晚間事嗟吾君至此極乎
邸寸禁臣躬何足謝罪臣心痛如割血與淚俱為具述初
五以後十日情形御讀聖聽惟願皇上加出煙見暫寬聖
慮保護宸躬以全萬姓之生以留一綫之脈至于臣等惟

有堅求一死。以報皇上之隆恩。以盡臣子之職分。天地鬼神。實鑒臨之。詩題有漫賦八章。有物六日紀事二章。有示別山七章。和別山二章。有自艾問天各一章。有自警四章。無何、式耜有僕周麟被獲、押至刑禁室。隨奉令到山中搜取家眷、旋復收去、感而有述一章。二十有六夜、夢一室如其家中馭婆館。先公命設榻而卧。方數卧具。几旁一窗櫳。觸而墜下。式耜以手承之。竟不墮地。究好無恙。覺而紀之一章。憶聖澤一章。得新曆。蓋明曆閏十二月。新閏明年辛卯之二月。式耜閱而感之一章。有放言二章。又之、同事諸臣次第就招。感而有述一章。距失守剛一月一章。自入囚

中、頻夢其師錢謙益爲周旋繾綣、倍于平時。蓋未知南都迎謁之變也。詩以志感一章。妻某以閏十一月之九日爲生忌。楊頎文爲之禮懺山中。式耜爲位以飯一甌菜一碟、酒半盃、哭之二章。十七日臨難。賦絕命詞一章。是日、震雷暴雨。山川崩裂。桂之人號哀載道。先是給事中金堡蒼梧之獄。式耜具疏者七。得戍清浪。養疴招提。敕命三覆。更名性因。既感式耜義。和漫賦之詩八章。而後式耜與同敞合禍。因上書定南。請得以衣殮。棺斂。兩公。并懇恤式耜幼子王。許之。遂命性因領屍藁葬。式耜之孫昌文物相隨入粵授翰林院檢討、路阻、不及奔難、已而披縶得脫。盧于墓側。

從楊碩文得其祖遺表及臨難詩四十首合同敞遺稾刻
之題曰浩氣吟至其五年中奏疏詩文百卷及所携舊著
述數十卷燼火中十存二三錄其漫蘄一首年逾六十淒
千年彈指紳綱常萬古一身何求多淮閱經澤不愁切遲
因學楚囚了卻人間生死業卸欲至道力憑魔夕何事俘
若論成人事路危止一鶴聖嘆見嘆嘆故御旅自擊一氣
和名把吾當主令觀乾坤畫賢原節取世容已驚看花豈
道臺與播越五秋風亂雨漂此知鬼鬼也教嗚憶望驛一
三江慮郁百聖從下年未許搖半遲烽萬秉抵無千騎播
死孤危雅赴御膺天還祝獲史同辱關國爭教書漢封詩
異彤散立合難條生今乙知蒼龍和別山一首志萬無同
遠判共隨詩袖面血淡千戰許死亦何悲正氣運相偶悲
福分惟予景予欲矢節經營施人知贈別山可蘊戒人看
識老業難復造化派臨危志氣派背監神亦聊
由我須斂後視今真其臨難一首有三百年和恩澤久頭
絲猶帶滿天香之句而同敞事在張居正傳

論曰、時相與共守。皆中湘故將。難使。而又苦亂。桂躁未安。呼籲何處。乃又以黨事相內鬨。在廷諸臣。全在制虎。竟無臨桂。即臨桂亦何從子房席前籌。而不畫。石。山。早知。汾中。興安。觀而不察也。臨桂但有死耳。而難別山之與俱。李夢陽詞律金川。畫曰浩然。彫程合列山遺刻。題曰。浩氣。其皆正氣歌所畫者與。

何騰蛟 妻徐氏 妾王氏 精室藏樹徵錄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五開衛人、浙江山陰籍也、萬曆辛酉鄉薦、崇禎初知南陽、賊每躝其境、騰蛟訓練鄉健、爲二十四營。禁賊多有斬獲。處憲大奇。九年、從巡撫陳必謙、敗賊於安阜。斬級四百。論功、晉一級。移大興、入爲武庫主事、僉事懷隆治兵淮徐、斬賊酋王道善程繼孔等。巡史可法大器之。騰蛟善推步。知兵言晉熱分當有變。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迄三月而前言大驗。福王立南都、察奏請以傳上瑞爲長沙道。章曠爲監軍道。各練兵一萬於湖南北以自强。隱壁左傲。輔臣士英、以籍里且庇其家、無不報

可加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黔鄖上言樞星者職司主宰適來紫薇垣中光芒若隱若見占云臣工不和帝有危疑不安之意天市垣居臨艮位乃金陵分野其明微弱主天子憂疑不決伏乞陛下酌寛猛之宜妙鼓舞之術舉朝大小臣工和衷洽感以挽回天意乙酉南良玉素暱士英又畏闖賊之逼御史黃澍得罪士英被逮急益勸良玉借僞太子爲名鄖兵東下清君側以騰蛟行騰蛟不可解印授家丁無爲賊所得而身往諭良玉良玉強持之登舟次漢陽門騰蛟夜伺間投水順流竹牌門爲漁者扶起間走長沙邨愛楚人聞其不死傳以爲神澍後責騰蛟擅離職守

已而南都敗、唐主起閩中、人心回惑、騰致布告出師略曰、悲哉今日、成何世界、胥於禽獸矣、兵家五字、戰守、死、走、降、今日戰守不成、走降非策、則惟有一死、語云死士一萬、橫行天下、吾寒北七尺耳、即否、御無不濟、後君父之大仇、雪人倫之大恥、昭臣子之大義、此七尺、又何曾死、騰蛟不敏、標下死士南三萬、願為諸公前驅、然後張將軍先壁出茶鄉、郝將軍永忠曹將軍出猶義、合寬章貢、黃將軍出醴萍、狗袁吉、周將軍全平伯易津出醴瀏、又請歸名忠貞十八鎮出與歸、李赤心、高世振、聯絡川蜀、各師從夔峽、并下荊襄、既無東顧、又張西勢、并力合勢、騰氣在我、而況劉將軍[illegible]以

寶師。馬將軍進以荆師。王將軍以岳師。盧將軍以武昌衆吉之師。趕鶴董將軍纓摠督標之師。張、何、牛、三署將以灃州之師。袁將軍以本營之師。王將軍鵬年巽衛以後勁之師。水陸步騎。百道並出。或壓其首。或繞其背。或拉其脅。或拔其肢。又況齊秦豫滌之雄兵。柯陳黃麻之義旅。勤以百萬。引領南望。將一呼而百應。諸君何二何慮。不一奮戰乎。令。與。諸。君。約。從。騰。蛟。言。富。貴。可。必。妻。子。可。保。報。仇。爲。忠。臣。全。体。戚。参。予。不。從。騰。蛟。言。罰。責。卸。露。妻。子。僇。國。爲。叛。臣。爲。畋。子。悔。而。取。況朝廷之法紀尚在。太祖高皇帝、大行烈皇帝之靈。與。赫。然。騰蛟秉尚方。不畏猺敵。寧畏悍帥。天下義

旗。回指于公。恐不能為壽于旦夕也。撒到毋惑。時武昌已陷、騰蛟保長沙七閱月。標兵不過二千。方撒馬進忠王鳳昇兩將軍駐岳、聯絡鄉團數百部。而郡聞金陵之變、士心震沮、僑寄曲木、巴暮颺去、且又糧糗無從、拮据更甚。所為五苦是也。并以五難。八吉。有曰長沙恃洞庭為阻。今武昌檣。一帆可至。則無險之難。全數南昌。僅存一賴。靖江安覲。胥罔為恥。則無隣之難。本標遁標、新營舊營精銳費可三萬。月計餉本折六萬餘。并湖南北分汛鎮防者。月計十餘萬。而道路回阻。百姓死亡。幅員既蹙。物力有限。則無餉之。難。逆歸過及。震匕動搖。不肖先声馳驚。忠義不知為何物。

戚令不行。則無。法之。難。閫陛俱遠。入對無時。旦夕焦心。何從乎顯。僅與督學臣堵胤錫。長沙道臣傅上瑞。監軍道臣章曠。痛憤咨嗟。誓不能為功臣。當共為忠臣。以報陛下。一日之遇。則無。告。之。難。時閣中初造、地邊勢偏。所。恃。騰蛟。一。念。忠。悲。楚。南。半。壁。傾。動。不。去。時賊自成為平西三桂所敗、走死楚中、其兄子李過者、歸一隻虎、同其黨高必振詣堵胤錫之招、唐主改過名赤心、而十八鎮多執騰蛟降者頗傲不任使。主以騰蛟安輯功。大其爵。節。以肇西南。封定興伯。以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督師、騰蛟飛請親征、育二。皇上以高皇帝神孫。應南陽聖運。遂踰過道州。正需共日事

机一失安能再來河南為天下之中揆其居上流最要城
能力眼淺識狹打神斷大勢既張大權在握天下全局指
頓聞開失徹不思輸自棄則積兵非神運善用斯猛不圖
其全終陷於一城之所從役亦能知臣等疾首痛心城不
能以逆料也萬卽延平師終不進而戍閩敗十月桂藩推
立於肇慶晉騰蛟定興侯明年丁亥北師下楚騰蛟戰敗
時主蹕武岡騰蛟來歸武臣劉承胤奪主權自制騰蛟苦
請移蹕疏畧曰臣等推原禍本其端不一大率上下之情
不通文武之氣不奮形勢之審不豫嫌疑之釁不消今使
武岡果有山川之險兵甲之雄米粟之富粗號偏安然未

有最一隅而闔四海之大者。祈永已靖。桂林無恙。當楚粵之交。莫先全永。俠衛常報復。仍還湯沐。主上一誇。行而燕趙。消形勢。豫文武。合上下。通知伏惟皇上自擇自行督師一人。危篤。敢有借題議迎、議留、議送者。惟衆共艳擊之。承胤我為騰蛟所屬。急須天埜、尚别借以專衆識、騰蛟復時糾之。有曰承胤所争者。不過蛙蟻小鬬。臣與天地抗。或衷。之。還承胤所争者。不過蜉蝣虛名。臣與世界。撕人。爲之。鬬。未幾、武岡破。承胤北降、反借北師屠、騰蛟家屬。盡騰蛟繼母孫、妻徐、在禁、徐閹致騰蛟書曰、母近七旬。妻亦命婦。豈不能如王氏之烘使而死。憂疾望大兵來救。麾下諸大驗。

平生若受微負心我救與不救唯信到王氏者騰蛟小妻之曾撫幽節死者也初發平破王自忍作不能死扶侯乃膜騰蛟答書云大爲忠臣妻爲節婦死亦何憾族屬無干婦女既入網羅便是初數所不忍言者王陵之母千古傷心趙苞之報寸知難謝平主下詔褒慰謂非卿不能有此難非卿不能處此雅騰蛟捧詔涕泣謝表有云臣讀易至內難而能正其志臣知所以自處矣曾記唐李晟家眷百口陷於賊營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郭子儀與僕固懷恩不善塚墓被伐上惜之子儀曰臣久在行閒不能禁軍士暴掠今日之報是其應得臣才遠不及二臣而捐軀

報國之心。千載而下。可以相質。已。而。徐。亦。自。盡。禮部郎中
嚴煒為之請卹、詔許坊葬、主張璩歷桂林、走南寧、騰蛟收
殘卒於、郴州。復取桂林。戊子、舉大將趙印選、胡一清、焦璉、
曹志建等、復興安。圍全州。八戰皆捷。三月、破之。又復東安。
乘勝困永州。與馬進忠扼守常德。已而力竭、棄城走、益石
門懸利、退入土司、晏徼總制都御史胤錫合力、復下常德。
七月、進忠戰麻河、大捷。北帥傷七千餘人。詔封進忠鄂國
公、仍駐常德、而騰蛟屯衡州為聲援。胤錫與進忠、陳胤
錫令前所招李赤心十營之在夔州者、并來常德、常德士
民畏赤心殘、而進忠亦慮其扎已、縱兵民數萬、舉火焚壁、

以其衆渡湖南而亂賜與赤心亦弃城渡湖南若過者騰蛟聞之大驚湖南豈能容此數十萬衆且相牴牾有勢必內變逆有湖北千里一空之恐主在肇慶諭進忠出攻長沙赤心出援江西應聲迺騰蛟恐兩難單身至湘潭督行己丑正月赤心至湘潭受約且行而進忠先以宣威伯楊甲一軍來赴約全師未至騰蛟故部徐勇者時已北歸僞為明將叛北南還乞騰蛟覘其營騰蛟方岸幘便服坐城輕身示不疑而猝為所劫勇以其舊勸且降因饋酒食騰蛟不受死義責勇罵大聲不絕餓數日責血死楊宣威不得督師所在單騎入城者七冒矢重傷卒于是進忠不進而

衛國胡一清、開國趙印選、奔永州、退守全州、永國曹志建
亦退保鎮峽關、宣國焦璉、部將常起紋、亦退保平樂、赤心
之師、竟沮、還走梧州、主踏騰蛟中湘王、謚文忠、騰蛟子文
瑞、係節死王氏所生、後以蔭書授詞林、從桂南寧、卒、自
是衡州淪陷、閣部胤錫入朝肇慶、請以廣東四府處赤心
屯守、朝議赤心初奉援楚之命未報、不許、既留守桂林、瞿
式耜請以胤錫代騰蛟督師、俾由桂林出楚、桂林將士以
初赤心故、恨胤錫入骨、胤錫懼、沮潯州、年、胤錫、字仲緘、號
牧遊、宜興人、以丁丑進士主事南戶部、出知長沙、督學湖
廣、知先中、擢本省巡撫都御史、乙酉、左帥東犯、勦不從、避

之湖南，李賊死辰州九公山。李何騰蛟檄勒明甲入賊營，招李赤心數萬矣。唐主以為功，陞兵部侍郎，求唐中，拜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崇以家口託督師程峋，移駐廣東，至封川江口，遇北師，李成棟殘之，盡。

論曰：中湘當西南半壁，人欲失其心之時，統緒再造，烽火肆逼，聲息與遠，須徵務知，乃設，咽，穿立，斷，人各大戰，豈不難之，又難，移驛出師，請難，識無愧漢武矣。二表即机用亦何如否若也。余嘗論武侯只是能謹慎，中湘內難，正志之言，亦可謂深於易矣，成敗利鈍，雖皆不可詞，而疑，叛，起，財賦，骨肉，試，辨，力，患，與，如，自，哥，安，劉，門，無從。

設險又武卑之屍來徐者雖離同而勢異也峯奇毛明

如天高日出萬目皆見而變起不測元老不矜倭勇乃

荊聶之才試之於人主推天柱嗚呼帝矣

姜曰廣　二子

姜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江西新建人也、祖冕、邑令、尹曰廣登萬曆己未進士、以庶常授編修、清介矯峻。善屬文。力持先輩。崇尚端邃。為後學指歸。書語所知、吾此方匡予。自未第時。迄今未摹一刺。鄒忠介以薦李三才、為廷論所指。曰廣出揭直之。天啓中、奉命册封朝鮮、便詳閱島帥毛文龍情形、還稱文龍以二百人入鎮口。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即不謂丸丘抱穴。可抵成績。應不愈於遼陽一隅。越海而南。廣等一漬。望風而遁者哉。及歸、不攜朝鮮一物、時魏璫用事、令其甥傅應星及孫撫民納交。曰

廣拒不答。將為講官，故事先呈講章閣覽，或一號座師鑒定。曰廣獨否。因上君子小人和同之辨，直斥時政。都御史楊惟和危尖魏忠賢責，易革三不懷一字，抵罪忌，削籍為民。及魏敗，起，歷左中允。己巳，東兵大入，武經畧馬世龍不戰，曰廣力言于朝，罷之。庚午，補講官，于書議中寓諷切。忽任性，忽信左右小人。出典南闈，門多奇，拔楊廷麟、張溥、楊廷樞、陳子龍、徐汧數十人。陞南國子祭酒。分丁丑會試，所錄如熊開元、丘瑜等，亦才名烈當世。惓惓力行，啓迪不棄。江西呼姜夫子云。已而推吏部侍郎，力援鄭鄤及黎元寬等。忤首輔烏程溫歡，病歸里。癸未，後起南京翰林院正詹掌

國子監事講學江西社其時諸卿執教侍生不一人史可
法以大司馬東脯正慶之門為郤見甲申春督臣孫傳庭
潼關失守曰廣憲南北絕事或不幸同史可法號召太子
監國南都以圖國本且華祖陵收東南人心倫繫急面中
三月神京陷曰廣檄諸生大集尊經閣陳數大義欲自殺
從先帝會可法及工部尚書高弘圖都察院張慎言京畿
道御史祁彪佳臬臣雷縯祚就諮冊立且曰乃社稷為重
矣彪佳倡議中興之辟非等文繼序所撰曰廣深然之或
曰潞藩慈易民心所徙方擬數講移書鳳陽馬士英畧見
主賢人意已士英挾高黃二劉諸總鎮兵權行檄必尊福

藩可法曰尊福藩序也合衆五月朔福王監國十五日即
真以高弘圖為首輔曰廣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次
之力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可法士英又次之于是中援
正類父老咸扶杖拭目太平士英忌以勳篤為私恩寄結
勳戚中貴為死黨誠意伯劉孔昭辱曰廣于朝房而吏
部尚書張慎言受事甫三日輒疏去曰廣争之求罷不許
時三案翻曰廣益求去疏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斷無術
調和近觀逆案重翻又愧不能讓卿邀使先帝十七年之
定加燬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事邪掀勉罔天汙人言翻案
之共出自內傳斜封墨敕囊橐胠然尤可恨者陰持會推

之栖陽避中旨之名忠帝一誤皇上豈堪再誤我語極痛切士英諷四鎮合疏詆曰廣會有建安鎮國中尉朱統鑍候考吏部參曰廣定策時有異心士英遂大言陛下四伏未報曰廣其一也發神廟時挺擊東宮一案以激怒上且曰策陛下非其意也出曰廣初書袖中示同官因矯旨排落諸賢不喻特正類無存者可法遂請出督師揚州而曰廣求去益急會以皇太后至京加太子太保許致仕去辭朝時曰廣遇士英殿門刻畫之士英為色沮乙酉南都不守門人楊廷麟萬元吉等起兵江右潛書就教戊子北降金聲桓回向以桂林命敦曰廣出曰廣欲捷拔九江扼安

憂霓南部肇垣不聽以兵下建昌饒州瑞州九江及臨江吉安袁州等處唯贛州未下而北師大至困南昌聲桓敗曰廣為亂兵所攫得肘印偽曰吾欽封宮道士也間投井死其門下士先後死節者為徐洐陳子龍楊廷麟楊廷樞等而所薦拔率忠烈先後死國己丑新建令某誘致曰廣二子俱及于難或曰其一尚存曰廣嘗作太史公自敘一篇大率追贊朋党之論

論曰、畢有挾天子都也海內之才之氣之志則序立部不可為也亂時尚能持大義昌言前控擊北事以罪尋福序把古昌邑偉虎吾之道勝等飭之乎、乎忠勳加在

或昴以桂讖參之知惜也速異致也及乳孩居之乃欲
扳軼樹復起則識難雖然福主果不為群小所用以初
援村居之遺聲使之措施之不留賢上知天下

王祁

王祁、字如止、號拱哲、太倉王氏奴也、隨青樓某遁。遂乾沒主租無算。後青樓懷鉅貲為尼。隋祁、與千金、亦數月豪盡。乙酉、不。肯。[illegible]走閩建寧之淨慈菴剃髮為僧。嘗寄平大中寺、祁短身、面黧鐵、体豐大、緇衣相向。多徵歛動人。僧戒秘而堅。益。詐。祁。以。死。者。數。百。珈。矣。說稱諸術數、能縮水令乾、便步入海、民間偏揷楊枝以迓觀世音大士、乘戲之、時鄞西王常湖、亦度為僧。丙戌、唐事敗、王託鉢壽寧之鬼足洞。王傾長、讀書明機事、性好識、曰、祁。得。足。不。死。矣。雖荷笠衣緇單。意氣自別。王或言佛事。神其說。洞內外人咸異之。

爭餘王。明年丁亥春、礽亦僧服蘇洞見王、王曰、僧佇山、礽曰、行脚耳。王見礽聾在。曰、今聾。袈皆。非僧。有脚。能行。乎。礽亦知王非僧。曰、行。脚。欲。行。殺。聾。鬼。知。王曰、鬼。有。足。無。病。也。因指洞名為讖。礽笑曰、讖與。鬼。以。足。夜共寢處。悉言所欲。礽別去、過以王蹤跡。微致所善僧珈。久乃露王于洞之內外人。且曰、王。佛。祖。再。生。爲。主。運。又自言精天文家及奇門六壬等數學。測無遺。有法呼天兵至。於是衆頂礼推命。得壯士三百人。咸習潮。惟左右。且起。而稍稍爲壽寧官將所知。出捕洞。洞故壁起。不可躡。躡空而上。時洞以人。皆入洞起燬。保。官兵仰洞。無如何。礽乃循間穴地洞。側身出。疾走

壽寧。壽寧兵盡壁洞外。城舉。閉門。走其縣宮。將府數攻和兵共援壽寧、祁文閒將壽寨。被攻和。道遊複梁洞。會建安令李甲、躬詣鄉習耕、使佼頑梗、里老卑衆前羅詐、不與直、衆喧、欲入建寧鳴上官、令恐上官見督、捽傳語鎮將、鄉之人且為亂、明日、衆共請城。鎮將閉門。登城覘之。衆有好事者。大呼。令以我等為賊。賊無赦。與一決之。遂奪城外所鼓保甲兵器。咸仰械。以防。鎮。兵。之。開。門。遂。出。也。初。無。寬。城。意。偶大鎗中鎮、、倒。衆知不可解。各使人呼其鄉、、無不從其令。鵰起。揮出祁洞中。祁以鄧西崖湖主兵。而身為國師。用唐隆武年號。王無所裁進止。惟國師祁、、。呼王。令部衆。

亦。署。官。屬。四月、攻府治、建寧道顧南渠與妻子迸爲走浦城索援、之未至、而鎮部騎者易初等、開門縱騎出、初伏卒橋下。火擊騎倒。衆懼。而先是初所善僧。各以義檄示城齊造。城外或驚。則出木器投巷。妨馬足。遂有好事與奪門入初等。而騎兵還、碍木。不得屍。盡被殺。爲是月之七日也。初令但殘官府、餘無所犯。迎王洞中居城。於是壽陽政和俊下。將方國安從子元科已卒、其餘部散走山岩者、咸就初。曾大鎬者、亦以兵來會。戮力。而城紳士願給餉守糈。北兵攻圍數月。輒不利去。明年戊子、建國公鄭彩乘勢以曾藍國命督海師與鄉軍合攻福州城。盡破而去之。是將桂王五

肇慶駐封祁鄭國公。初迴分據浦城，欲斬仙霞為固。浦城不即下，北師總督陳謹等重師來援，祁出戰，不勝，閉門嚴備。久之，饑，往貿粟海上周姓成功。成功許諾，而閏四月之四日，天霧四塞，守者怠，北師梯木上，遂無從覘瞰。祁登城舉大砲，砲砲裂，反熱，祁劍粹，令一城中盡起火，四十萬人無活者，祁乃自投火中死。而王為亂兵所殺。成功以餉至，無及矣。

論曰，祁教其主走去，而卒捐軀以報國。無主而有君，祁未喪節也。以窮而通，以窮而起，傾能以識信感人。卒之咸投火自焚。然則盟於中，非一日之故矣。叫其身教于

大不在金粟屑屑也恨鄭永勝敬柔北自爲功而不與

呼吸孤城力竭各勢俱敵所爲事不出一手緩急不救

能閫傑匿主武傑諫主豈若鄭鄭蒼頭能爲萬世不北

哉

李定國　劉文秀
　　　　白文選

李定國、偽西張獻忠義子也、長身有大儒氣象。謙恭下士。兵律精。甲申、獻忠陷蜀、僭號、迄丙戌拒北師于西充縣、大敗鳳凰山、陣死。獻忠義兒十、其一為平東將軍孫可望、最梟、定國次之、為安西將軍、而撫南將軍劉文秀、定北將軍艾能奇、又次之、合救獻忠不辭、可望勢張、常走、使三將軍時令其都督白文選馮雙鯉等南陷重慶、遂由遵義陷貴州、會雲南土司沙定洲與其妻萬氏猝叛據省城、走黔國公天波于雄洱、天波與海道楊畏知合力拒守、可望詭稱援師、釋貴州、兼程進解定洲之圍、定洲適守佴草塢、可望

據有雲南令定國分攻緬甸及小西天等國凱歸可望乃
自稱平東王鑄興朝通寶建宮殿設府部各衙門原御史
任僎擁戴力立授禮兵二部尚書三將軍以素儕伍亦幸
自王不相下可望嘗以事縛定國撻之演武場定國更心
恨以所部出擒叛賊沙定洲平之勢稍振楊畏知初攻可
望默見携說可望與贊明室可以警衆時越閩達滇桂藩
永明王建號肇慶矣可望遣畏知等入覲稍露內款之意
會武康伯胡執恭以桂命犯泗城洲西防黙內震執便宜
招撫竟矯作冊命封可望爲秦王冊中有云秦王總統天
下兵馬錢糧節制諸文武以監國親王体統行事朕尊禮

如古仲父仍鑄秦王印以給之乃密疏以請可望迎受亦頗知非真欲仝禮部滕黃始用永曆年號自稱監國秦王臣表謝僭貢復布告雲貴楚粵縉紳貴晃知意寄朋可望毋內自樹敵度情勢不能不如前封廷臣袁彭年金堡等執不可督師堵胤錫更苦口遂改封可望為平遼王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等皆公爵可望恥再命降封不受并挾定國等不得受公爵廷論逮執恭坐以擅制之罪執恭沮泗城不至時定北躲奇死可望併有其軍益張庚寅冬可望北陷遵義復據貴州督師何騰蛟瞿式耜堵胤錫諸兵屢跟主奔南寧可望遣其部賀九義張明志赴南寧獲留必

魯秦封閣臣嚴起恒昔臣楊鼎和科臣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抗疏不許九義使盜殺鼎和私擊起恒水死并殺堯珍等主不得已乃真封可望為秦王畏知述論九義擅賊殺大臣方辦事東閣可望數執至黔中殺之壬辰定國以其所部五萬人出靖州可望恐定國挾主而東使馮雙禮馬進忠秸曰共事貫相制定國漸泣感之咸願執鞭從可望使定國還主安龍府錢糧兵馬咸導主之定國至湖南連破靖沅武岡諸州戰北師黃沙盡擒其衆可望心忌之疏請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安王自功定國以可望擁兵不知可望陰令雙禮猝擊定國畢為定國所覺可望乃善

發定國家口于雲南偕好秋定國乘勝指粵西北師定南王孔有德迎戰嚴關葥洞李皦死有德退保會城破王閉寶玉妻妾焚之因自剄遂。下。廣。西。獲。金。印。一。金。冊。十。擄有德子庭訓。時北師平西王三桂已盡收川南郡縣南安王文秀同白文選攻保寧不利單騎還可望請奪文秀王爵示罰九月定國取衡州。時號令所及。方數千里。不復奉可望約束。可望出沅取辰州撤定國北追不聽復令劉文秀攻常德不利文秀歸守雲南冬北師敬謹王攻衡州定國敗王追之中流矢死兵五千潰定南既無嗣王姑護軍師大至定國單棄衡州保永復退保武岡癸巳定國走援

廣西可望戰北師花衖子敗不進定國勢亦沮桂林守者
空城走去北將線國安坐有之可望召定國不至退守貴
州時主行在安龍大困宗室被殘幾盡主與閣臣吳貞毓
等暨內監張福祿全為國家議馳封定國為晉王俾疾以
師逆駕文安侯馬吉翔故與可望暱出之南寧祭陵吉翔
微知迎駕事走報可望可望忌令鄭國佯縛吉翔就安龍
訊勇索建議首事主諱之曰內諸臣必不敢或外偽為之
國擅械繫貞毓以兵入宮執二監酷拷貞毓舉數可望不
臣身秉衡走約定國封迎是寔他何與于是羅織十八人
姓名勒狀科臣張鐫內監福祿為國安凌遲詞臣蔣乾

昌等、臺臣李頎等、部臣徐極等、皆棄市、貞毓以大臣賜自裁。咸慷慨。賦詩。盡定國以桂林不守、覬立功自贖、疾搗東粵、直薄清遠、移屯七星巖。趙懷內顧、糧盡而歸、力援平樂、復攻桂林、不利、退保南寧、乙未、定國克潯州、擒叛鯉以可望指且陰圖定國、定國曰、我尔總以救死、明果不失初意、從我入粵東、功不朽、少欲相逼、定國願自沉以明志、殺叛激叛鯉、遂以三千人為先鋒、東破高雷廉三府。敗北將郭虎。盡殲其衆、虎單身走廣州。復領兵守高明。定國分兵三道、一天威營、攻肇慶下下、一義胡營、破高明。執虎、親解縛與之盟。虎詐、復叛去、三月、身率大師、破楊春。六月、圍順德。

守嚴不得入常一試其所有地題用一匡天下自負以爲仲父復出善用象戰象十三俱命名封以大將軍所向必碎王興者壁文村以其衆降定國乃分国順德水門而定國自營三門北平南靖南二王援師至不見定國一兵驚曰四面下子矣且退有副將語王此退必盡于江不如起伏果起伏得脫自是數月不拔一矢城中飢焉破者數十二月滿兵來援故匿上騎令步卒突象進而騎間出定國陣後定國敗棄象走還陣是日兵初出象受酒觴不謝而哭領己知不利北師盡驅諸象入城一象悲鳴不肯就食數日死而王乃以書招定國答書凛忠義動人聽者

云大夫同心協與共獄中素可也還南寧、黄遵喜勅奉護安龍馬叩府不進、箠之、必不進、三易馬、率如是、定國異之、有金中書者告曰、此真主國門也、人臣不得騎入、定國懼遂入行宮、主與后及太子等尚以為可望所遣、令勲衛馬見明下階迎之、定國俯伏謝曰、臣非從秦王來、主喜、賜繡緞、望定國、語次欷歔、定國審誓必誅可望以效命、背出所鐫盡忠報國四字示廷臣、咸嘖嘖忠臣、可望疾令白文選伺安龍、迫駕移黔、合宮慟哭、不行、文選亦為泣下、遂善報可望、定國無他志、已定國扶主而奔入滇、文選又奏可望撤促邀駕曲靖、不得、身與俱、而時劉文秀、暨都督王尚禮王

自奇賀九義等咸爲可望守雲南、文秀私出見定國、微語吾輩以秦王爲董卓、但恐誅卓之後、又有曹瞞、定國指天爲誓、乃合計、偕言迎駕本秦王意、畢一力爲之、桂王入雲南、定國躬爲御輿、主即可望所營宮室居之、盡收其護衛于是封定國爲晉王、文秀爲蜀王、艾能奇子承業爲鎮國將軍、晉延安王事、文選爲鞏國公、尚禮爲保國公、九義爲保康侯、文安侯吉翔入閣辦事、錢糧歸所司、兵馬事悉付定國主之、更定各隘居守、可望以妻子在雲南、隱忍未發、主遣文選往黔招之、不至、隨令東昌侯張虎送可望妻子赴黔、可望無內顧、遂大言定國文秀謀反、追文選鞏國公

勅印、決意攻滇、列侯馬寶馬惟興等為文選曲解、受封雲南非其意、不如重用之、必感恩勿二、可望信之、擅封文選為証、逆招討郡王、總統兵馬、名清君側、令雙鯉守黔、而親押陣、次交水、文選不戰、走歸定國、定國請進封文選鞏昌王、遣內閣馬吉翔視師、丁酉九月、定國文秀師至三岔、距交水二十里、可望以總統中變、撥還黔、馬惟興語可望、公自將當定國、而惟興與寶及漢川侯張勝、由尋甸間道襲雲南、可得志、已大戰交水、惟興與內應、可望兵潰、遁還黔、時秦王所部率皆健、定國涕泣語之、明造顛越、實自吾家、至此猶不悔天、必盡殄之矣、則可望所遣馬寶亦降、與盡貽

獨張勝孫軍、突雲南不備、保國尚禮思開門入之、爲黔國沐天波所覺。不得發。定國以勝兵還救。擒勝之。尚禮飲鴆死。主封馮雙鯉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惟興、馬寶、賀九義、俱進封公爵。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侯王會、荊江伯張光翠、以黨附可望、降爵有差。戊戌、劉文秀病卒、發國公自奇以永昌伯關有才叛、定國率兵誅自奇于永昌。可望徵通北師、以兵三千據武岡、爲部將劉甲反攻、殲。殆盡。戊戌四月、可望遂同陳綖兵潚兵五萬、身爲導、入貴州、定國棄城走、可望遂困、陳綖兵北降、得封義王。十月、北師從貴陽[illegible]滇、妖人賈自明者、有幻術、定國恃以無恐、與雙

鯉等扼守盤江。泳而白文選守七星關，敵敗績。十二月，奉主走永昌。己亥正月之二日，北師入雲南。二月，主走騰越，定國先護宮眷出三宣入緬，還督兵扼磨盤山力戰，頗有摧陷。然人心已散，竟不能支，逃入孟艮茶山各土司中。奉表請蹕者數。閏部言翔重遷留緬。辛丑，桂主及難，白文選遁木邦，久之北歸。定國卒于徼外。明年，定國子嗣興、文秀子震咸北歸。

論曰，李晉國歸命後，戰功較周寗武尤榆林等勝勢十倍。復嚴關，殞定南，恢粵西，摧敵謹。一再難東粵，無與衡。護安龍，定內難。窮地促，挾空名，而偷息天外輭中。

湘又十倍難矣

定國與聲昌　文選、以所部屯孟良、蜿請主幸其營者數十上至全部將祁通武以兵逆駕而主惑閣部馬吉翔之言不果發至辛亥、、康王以番禦寵邊豈猶其遺放手挪北平西吳詭此以自重手

李來亨 郝搖旗 劉二虎

李來亨為李闖從子一隻虎義子、一隻虎歸命、改名赤心、
封公爵自中湘王何騰蛟死湘潭、赤心無所致、病卒、其妻。
高。氏。能。知。兵。統。其。衆。來亨奉高命惟謹。自夔州竄鄖西亂
山、已漫啟命滇中、稱御前營、頗寵任、適孫可望挾封來欽、
各以舊尊恍水火、可望攻來亨、敗之、來亨以數百人渡還
西山、久之、相附者衆、高氏義皆併 歸州茅麓。
來亨掛征。將軍印、封荊國公、與。
郝搖旗據房山寄與。劉二虎據之、
餘大者。為以天保。 八千

令其民屯種自食。以
髮効力。如是者數年。嗣又有蜀部
御相声息特勸。辛丑、滇事甚明年
以兵殉地之未服者、有命湖廣之　請
陝西之師當
郝四川之師當二帝、而國英總統　二月、湖兵先入、以
書招來亨、徵。不應。復招茄州二王者荅書不恭。有曰當日
鄖陽一戰。至今英滴九原。自以其兄先曾戰死。託於不更
兵 草之義。且云此日舉動。台下獨不聞乎。識非以德服人。
而以力服。心悅則未知。不俯首。陽餓夫。耳。左地。地。云云。國
英兵進逼來亨于猫兒舖、内兵不抒失副將武君相等二

人、兵千人陷沒。提督董學禮淩益內帥入戰、來亨卻據李營、宋總兵斬千餘級、奪馬騾二十餘疋、來亨沿途夷其營糧、退守七連坪老營、有土城、週三十餘里、湖兵深入榆城、糧不繼、至殺馬以食、兵幾潰。是時楚左人糧罷苦、斗米幾貴五十金、鄉紳被督急、致有自縊而死者、來亨據澓龍觀以拒、遂巡至明年三月、湖兵逼澓龍、澓龍插天。路不能正步。咫尺折。亂石突兀。一失足千仞之墮矣。湖兵累騾。不跪而行。累履用鐵錐綴其上。靴底以絲。蟻附而登。卒達觀處。來亨恃險意北兵萬不能至、是促、棄七連左營、陽河、退守譚家寨、氏合湖兵駐七連、火息、

李諸難民、以孫來亨延至七月、譚毅與譚弘殺其兄譚甲北款、清封毅何化侯、弘慕義侯、來亨迫憤赴鄖、約郝劉二股、合力出攻、大戰四晝夜、各路山頂、來亨兵先下、湖兵趨之、勢壓其上、來亨提犍卒貫入。互壓湖兵之上。上下夾擊。湖兵大敗。逐走當陽。是役也、李總督失文武二百餘員、失民二十餘萬、已復益兵合擊、大捷、巫山縣被圍、間敗耗

中宸、國英督兵死仗、併破秀山、擒郝劉兩股、報捷、韓王李鋐。不、能、來亨退守原寨、冬、滿師至、來亨轉保茅綠山、甲衣

正月、滿兵仰攻、未利、木石懸擊、所傷枕籍、于是掘壍

斷其出入、閱月、來亨糧屢懸、二。印。朐前。自。縊。而。後。舉。大

其妻亦在焚焉。獨子兇、守義出降、二王亦執歎、高氏姪守義北歸、為長常捴兵力保、得免死、

論曰、李某狀而張劉據。李之罪浮於張。張之孽李定國。迮勤。辛丑以前。李之孽李來亨。負國。辛丑以後。而義皆不可沒。然而來亨之功。又浮於定國。何則。戊申曆益算。三年。誰述之。或曰來亨原名懋亨

張煌言

張煌言、字玄箸、浙江鄞縣人、篤學負至性。壬午、舉於鄉、乙酉、南都敗、五月、武林北款、七月、煌言從諸臣扶義。數晉湧監國紹興。以殿常權制誥、丙戌、越敗、扈蹕海上、監定西伯張名振師、北出、舟覆、登陸七日。間歸、己丑、監國保舟山、明年、煌言從內地扈海。超陞兵部右侍郎、護定西名振、應杉江回田吳勝兆。為颶風覆舟、失期、勝兆事敗、煌言偕名振走山寨。無所就。復入舟山。辛卯、治兵鹿頸、八月、舟山敗、煌言亦贊監國泛懸三沙、圍。桂駐。監。國。于。金。門。善。供。辦。壬辰、煌言以兵部尚書同定西侯名振等舟師窺京口。題。詩。金。山。

寺、不利、去、已復取舟山、桂王慰安龍、遣勅招封郡桂成功

延平王、已又仍魯王監國、煌言東閣大學士。甲午、舟山復敗、

屢促定西舟師窺吳淞、過崇明、大風舟覆。為土人所執、以

其義、從之。復入海、時諸洋国姓駐廈门、為思明州、壘大兵。

外郛也。監國駐金门。陳文達駐玉環山。阮春雷駐楚山、而

煌言駐路门。會兵如圭焉。已亥五月、煌言為延平先驅。大

舉。窒瀾州、指蕪湖。遠近感煌言之義。上游都三十七州郡。

七月、鄭師困觀青门、被知、師潰、越月、煌言苦深入、猶以為

人望瞻。堵楚援。况其四據。久之、軍援絕、中梗、衆散、沉舟登

陸。尚三千人。轉戰千里。入霍山界、歷崎嶇、盡飢、衆盡散、從

二十騎。卒不滿百。畢搏。至單騎。從者二人。獲其騎、改角服、匿民舍、捨遺馬易靴、而竄、夜奔七十里、剪跡面形注癯作得胡姓及金符二人、故舞戰敗飛者也、為燕行曲讖、蓋捷步訃福二千餘里、爲時二十七日、仍駐臨門、其載北征紀畧、辛丑、猶的變耗確、三上書監國、擬詔書一道、檄不欲以虚名來射、壬寅、皆東寧、惶言以鄭逸自保、心懌勞、敵悰殊、馳書御之、賸功、且曰、普天之下、止思明一塊軋爭土、四海所屬望、萬代所瞻仰、何異楓江一線、繫漢九鼎、今使守禦單孤、紅光内而、乘虛窺伺、進退失據、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至云有明之倚重殿下、以鮮雪恥報仇也、豈

區臺澤何須神刑赤鄉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于火輪宿將摧肢倖于沙磧也哉其諱指者三于內南懲藉則五不侯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者百豪傑事功聖賢學問于浙總督趙則云行將迎楚昭于雲夢奉齊襄于莒城于茶總鎮則又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惟儆抑其是而已還之此志百折彌堅不迴確守人倫即是澂明天道已而眾以亂散營芧臨門之范漢甲辰七月之廿有三日令裨將吳國華出哨海至陶家失當寧波人孫惟法者為內師向導偽扮行商結束藏吞仗個得之國華被劫投海死并子林者死不言嘿詈賓一

大者言之為集范漢則千夜煌言不知也拜持之將一勇
士葉雲、二持槊、及監紀羅倫、字子木、門者冠玉、五人咸被
縛、旨、素袍朱履諸武林、督撫咸高煌言義禮待之煌言拱
手曰昨蒙大一下及賦性拘執不知悔悟以手撫心煌言
止耶此耶無他言既又曰、嬌內劉二十年六讀涓矣西面
倨坐進酥茶揮手煌言從不知此味責以滿腹、不覺出就
含笑飲衛者哀號願緩須臾淒飲食如故吟詠談笑如常
九月之七日、就刑下五人、或從死、婁妻董子禳、收錢塘江獄、且
十餘年有僧齊高嘉歡之至是並見識煌言初被拘作放
歌以自遣曰、吁嗟乎滄海揚塵兮日月盲神州沉陸兮陵

谷崩。穢狐罪之峨主兮。呼癸呼庚。余憫此子遺兮。逢息机而寢兵。方壹圍崎兮。聊稅駕以埋名。豈神龍魚服兮。罹彼豫且之罾。余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為重兮。七尺為輕。維彼文山兮。亦羈紲於燕京。黃冠故鄉兮。非余心之所營。欲慷慨自裁兮。既束縛而嚴刑。學謝公以絕食兮。恭摩喙之相併。等鴻毛於一擲兮。何難談笑而委形。憶唐臣之嚼齒兮。視鼎鑊其猶冰。念先人之淺土兮。忠孝無成。繫嗣子之卑羸兮。痛宗祀之云傾。已矣夫。苟瓔纓上兮。亦有時而閉雲。余之浩氣兮。化為風霆。余之精魂兮。變為日星。尚足酉綱常於萬禩兮。垂節義于千齡。夫何分。孰為國祖兮。

孰為家聲歌以言志兮背浮慕乎箕子之貞若以擬夫正氣兮或無愧乎先生沒系之以詩有曰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斷將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載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閩統在于閩浙江空纍蒙光鵰衆澤難迴竟蟲船生民為毛猶負屈死而魂血破夫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傳又搗蝶戀花一闋無數江山何人斷送、而摩娑蠶、故苑鶯花舊家燕子一樣闌珊北身保還天穎夢魂到處也閒闊白髮鏡中、看津匯裡和淚相看其經故里者詩曰、蘇卿仗漢節十九歲

華遼營寧客塗陽六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
余獨生不辰家國兩寒椰飄零近廿載仰止愧前賢豈意
避秦人翻作楚囚儔蒙頭來故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
威魂歸華表巔有靦此面目難為父老傳愚者悲我拙智
者嗟我禍我有賢達士謂此膚鄉旋人生七尺軀百歲寧
久延所貴寸心丹可鑠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
路難之曰絕命詞二一曰何事孤臣竟息机魯戈不復挽
斜陽到來晚節凌松柏此去清風嘯蕨薇覆巢難容五岳往
一帆仍向十洲歸豈心逢知知山畢青史也年似是非人
作五言絕我年逾五九過九月七大慶已不知成仁萬

事。果。勤。業。起。帝。望言難在軍中。手不釋卷。多所著述。其全集為卜天中所手訂。君子頗歎佚。所著子陵論。寬陵以甚逈乎。陵。者。之。罪。所著張良輓韓論。輓良。以。著。託。夫。良。者。之。罪若曰果。如陽。而。報。怨。當。二字。為。可。原、如。良。而。為。報。韓。二字。為。無。謂、二論載作志中。

論曰、公著荊、以扶興為誓。自三步雞監國。十年不通謁。欲。公。其。身。子桂。以。鼓。鄉。必。往。之。氣。承。以。揮。趣。和。忠。是。也。自緬甸報變。為上諸書革。而又恐將扶不力。遂欲移躁。通呼吸。叢瞼自變。冀其所望于延平郡。豈不孔急邪。迨上書求字世子、頻及借枝之安。此說。言。周。做。指。果。夢。

深衣忠使但那休和諫止臺灣何得以台澈樵之痛哉
為也事君見就死而後已鞠躬之義千古為昭嗟乎哀
事脩下豈愿了那臨江也哉羅名或曰綸、木或曰穫、劉
玉或曰貫玉、

鄭成功 鴻逵 彩 芊輝

鄭成功初名森、字大木、唐主賜姓、并賜今名、世呼為國姓云、福建南安石井人也、祖紹祖、為泉州庫吏、生芝龍甫十歲、隨入庫、戲石子、偶傷垣飛中太守蔡繼善、繼善怒、索紹祖、紹祖攜兒詣請罪、兒無知、願代兒笞、太守。一見。芝龍。異之。曰、兒。郎。凡。非。兒。紹。祖。笞。天啓初、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部中前驅、振泉死、衆無所統、立劍十米中。禱于天。次拜劍。、動、默主之。則芝龍甫投体地。劍躍出。于是共羅拜芝龍曰。天所授也。縱橫海上、官兵不能制、廷議以故太守繼善有恩芝龍父。量移泉州道。以書招之。芝龍

果因服詣道門。而弟芝虎恥為屈、一軍譁、并擁芝龍去、六年春、叔商民、食無賴、紅裹其首。為鄭家軍。勢漸衆、巡撫朱一馮遣都司洪先春率舟師擊之、策應把總許心素等漂失道、芝龍間走山上。詐為鄉兵。出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身數創、大敗、芝龍不追。撫臺遊擊、不救。後致總兵俞咨皋于中左取、然、咨皋去。中左門閉、百姓哀祈、不殺。芝龍戢約束。部兵。而去。之、慰。撫。大。澤。罪、使。自。歸。也。于是與泉道鄧良知知府王猷、使人招之、許立功自贖、會咨皋逮下獄、以其物撫楊六楊七、不赴中左之變、于是、撫議、不果、崇禎元年、禁漳泉海賊、芝龍縱掠海上、逆制界、九月、乃就撫于巡撫

部御史熊文燦。明年、擊斬其故党李魁奇自如。詢粤東合
勦海盜、不利、遂禦盜中左所復不利、五年、海寇劉香老逼
福建之小埕、擊走之。官芝龍遊擊、時香老連犯長樂海豐、
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招
香老于揭道山、被執、八年、芝龍合粤兵共擊香老于田尾
遠洋。香老脅所執洪雲蒸前舟、冀止兵。雲蒸向芝龍大呼
我矢死。賊國顧。亟擊勿忌。香老怒殺雲蒸、官兵益集、香老
蹙。自焚其舟。沉水死。康承祖等脫歸、進芝龍參將、海氛頓
息。十三年、署總兵、行副總兵体統、專管潮漳二汛、十六年、
以芝龍弟鴻逵為副總兵、駐南贛、甲申國變、福王立南京、

鴻逵協力上流傑平南左良玉有功還屯鎮江北師不潰
歸以唐王入閩即位封芝龍平虜侯鴻逵定虜侯從子彩
為永勝伯而以封疆事盡委三鄭芝龍日議出師不果閣
臣黃道周素與芝龍不協議勅拘左廷臣武諭參芝龍違
逆芝龍益阻篤自重已鴻逵率兵北出次婺源不進督師
道周被執死之鴻逵棄師遁而兵科張家玉亦監永勝彩
出杉關甫解撫州之圍聞入閩自保時魯王以海監國紹
興寄抗北兵芝龍密走表於魯曰魯吾所帰也魯以是堅
不臣唐自二又丙戌越敗芝龍盡撤仙霞之守奉款晁先
而其子國姓成功鄭洛陽橋阻兵拒父成功不附督以唐

封延平。遠從桂粵。魯監國從海無所歸。未幾彩迎之。駐鷺門。芝龍奉北命。為作書招彩鷺門。令以魯驛爵閩廣王。彩不報。丁亥。布衣王祁擁鄖陽王玻建寧。彩乘勢使楊曆招王士玉等合兵。後興化府降。福寧守將章雲飛。屬兵科劉中藻以兵取福寧。轉戰下數縣。彩窺福州。垂破。去之。魯進彩建國公。取長樂、連江、閩清、永福、諸縣。久之、後失。戊子。彩與大學士熊汝霖隙。偽邀汝霖飲。沉之海。又以義興侯鄭遵謙嘗辱彩。數蓄舶。又擅分其食。殺遵謙。時建寧亦失。而監國不振。己丑七月。定西侯張名振迎監國還台州之健門。彩不從。保三沙。成功因保廈門。改為思明州。持重兵無

所勳辛卯、阮進攻鄭彩三沙、敗之、彩率數舟走粵、眾散、壬辰、成功以兵攻漳泉、使客糴穀、北師總督陳錦、桂主馳檄招封大將軍、嗣爵封延平王、癸巳、虜入書求款、以為羈縻、非外作內遽、疆臣馬逢知、道臣黃澍、議罷兵、善侍芝龍以來、成功、成功作書遺其父、要漳泉興福四府、書中稱子而不臣、稱朝廷、無陛下字樣、卒不報、甲午、虜遣將軍陳輝協書富平侯名振合寬乘處、自露、不利去、成功復与其父書、華劉福建一省、及沿海州縣、遷界兵不得命、統兵攻漳泉、通與福全閩震動、會二王鎮東粵、戶震、成功阻海澄嶼、據出沒、已而部將黃梧乘間以海澄北降、得封海澄公、守禦堅固

功併以來駐思明、傳蕭洋舶、各國諸稅駢集、餐軍、府監國駐金門。兵部張煌言駐臨門。入玉環山。楚山。牛頭門。諸郡皆宿勁旅。相犄角。為應援。東南護援主集者益衆。內海禁嚴、沿海居民、倒內徙四十里、犯無赦、成功衆飢、丁酉、遣降將史寧伯張洪德及馬龍等騷粵、潮州知縣狳棄澄海走、大殘鷗汀背而去、執知縣祖之麟、授兵部侍郎、已之麟間北歸、戊戌、闖招寶山、大掠、己亥、成功合兵部煌言率舟師大小八千餘號、衆數十萬、突鎮江、時張茂之總五帥、煌言為前驅、擒崇明、縱守將梁化鳳、時江中橫鐵索、架大礟其上、舟近則的而發之、又從索斗大沉水三、利勾舷、成功之衆

書泊嚴家沙六月之一日為壇沙上以太牢祭告太祖高
皇帝新衆行禮一畢留帛次日祭告孝宗烈皇帝隆武皇帝全
軍哭聲震百里鎮江知府某衙城進觀為雪漸左
右欲勸不能仰視促戰北閩官兵稍挫越五日風為撕斷
鐵索舟師以為神助進泊金山與北師約旦戰滿兵不戰
漢兵遇漢兵則曰吾一家毋自殘時鎮將管效忠主滿兵
海師先籐牌頭子入滿兵衝以砲則卧牌而待之砲盡縱
馬阻牌而牌的披鐃馬疑鐃中人驚返走箭及不洞牌
須臾八頭子分為二開滿師疾馳其中空將及中軍牌起
前兩大頭子合又狙騎歸海師三人互背如一人三面把

刃滿師盡沒管將軍負瘡單走歸山知府遂率民兵斬辮以城降擲帽城下帽與堞齊操江巡撫都御史朱以內師自安慶順流而下戰瓜渚全軍覆朱被執漕院亢願淮兵南援半道兵潰亢以勢觧自沉死海師攻江南營觀音門兩岸連艅不斷前鋒已達九江知馳檄千里楚豫震動軍中不妄擾掠一黍者死揚州有積者棄亂貨人于門輒鳥行此聲溺遠近千里饋報如潑時兵部煌言至蕪湖閣使者上其税課今病軍中大其義揭榷六使人上課如蕪湖曰存以待用郡邑上印先至者三十有七在道者不勝數其入謁御明衣帕翅剃而寬帶也各授原官慰却煌言

開府蕪湖。急募精衆。時人將軍。輝列十三營于白土山。困城內總督郎以潔標分守。鍵門不戰。衛明故紳于佛寺。責餉。適滇黔滿師羅明二將軍兵至。便宜留守。時諸郡邑之不即上印者。鄉紳衿多詣官勒其獻冊。野建淩挺起。豎旗遠處。不啻數千部。或城守堅。據海徼者。談笑執刀如飴。百姓率空城逸去。以弱守者。嚴止之。不得也。海師戰桃灣不利。將軍輝曰。水戰之不可。移而陸也。攻具不精。更爲具。坐瞰下路。具成。而師老矣。會滿師羅昇邪。今疑梁化鳳之棄崇明。欲奪其兵。化鳳激。七月之晦。潛拆故所塑門。同督標中軍焉副將白寺出不意夜劫輝營。亂。倉猝戰石灰山海

師敗績，失萬人，兵部煌言上流孤，衆散，脫，成功還入海。輝
與副將余新被執，責以招降成功。輝傲曰：國姓父不能
尊國姓，乃使輝招，且輝點知前降國姓也，惟速死。日新稍
遜。輝大聲罵：吾悔不日新與孟執戟。成功去，渡大堡關之
當門，內師失利，逆以書招撫鎮張承恩，有田比者明阿達里
師從浙出，病殘過半，不我聽，逮奏從閩出師，水陸三路伺時
覆沒，殲戮且盡。馬既早歸，李高繼至，可以為法，馬惟善可以
為亂。桂物進封潮王，不受，辛丑，猶駕不終，壬寅，乃以當之龍
馬信濟襲和蘭國之臺灣居之，而令子經守廈門，財政小右總統
五軍，周全斌、忠勇伯洪旭、與儲輸鄭泰，合侯思明。臺灣者、

距漳州七程、故和蘭進貢泊舟候命處、濶二千里、袤倍之、中亦有苗峒不化、多土目、芝龍素嘗令耿時以舵艄守、成功闢道入、盖壘城壁地、乱常者所產、足以為食、山多野馬、善下、成功譙舉、以搶封術、和敢轄、用王印、而標無不滿前者、初改臺灣為東都、亦稱明京、以侯巡撫、尋變碇、復改東寧國、成功令歲、日動百萬、俱下、時聞其子經頗通於乳媼其媼、心恨、馳諭殺媼、則伴振命、媼東流矣、未幾、媼舉子、偽称經婦得之、東寧文武稱賀、成功不捷、久之、式有言媼未死及舉子狀、成功方病、聞之怒、畜猶、吾不然、令吾子安得之、人東西叱大將裴進思疾取子經頭、進思奉命前請死、

成功曰、若何罪、進思泣曰、父。子。天。性。某。恭。命。滋。葛。一。蓋。藁。怨。不。憶。子。其。面。死。莫。贖。請彼自詣麾前。面決之。進思遂以二十人至廈門、忠貞旭猶牽父命當逃。進思曰、且遲之。未幾、成功薨。病劇時。諭其弟襲舍。輔吾少子。主東寧。成功有子十人、經而外有聰明、睿知、寬、裕、溫、柔、嵩、聰皆賢、進思從洪旭以經奔喪。抵東寧。守者疑。旭脫冑示之。東寧軍皆旭故部。咸走散。經入發喪。而善待其幼弟。無相尤。九月、春監國襲于金門、十一月、督餉鄭泰有罪、見殺、其子內款、以鎮將馬得功攻思明、爲守將周全斌所敗。得功死、和蘭夫乞內援、合兵攻思明、思明失守、全斌北降、得封承恩伯、忠。貞。伯。

他。死。之。于是北洋單總兵陳文達等各以所部內附，而午頸門全門諸島之衆皆解。甲辰，閩部張煌言被執於臨門之范澳，不。屈。死。于是東寧之職兵者。爲降將部文通。而經既立，稱嗣藩，感進思初諫。特倚重。其彭湖守薛長森。進思從子也。以義子故。爲異姓云。己酉，內遣興化知府慕天顏加太常卿，出欵東寧，五月，正副文武二使抵彭湖，彭湖爲臺灣門戶，相距六程，所轄三十六島，長森以兵部守之，爲內使通欵曲殷，慕所要八事，不即開詔，仍使其礼官柯平、鄭偕父之兵部葉亨，隨二使至泉州，初擬開讀于演武場，以文事與武備不合，不可，又以不遂官相迎，不至，既開讀於文

廟柯棄首爭開國東寧非屬地雜髮之制不能從又以死
內地之體未過故降人未能即還諸通市可商柯棄先嫘盡（旁注：[illegible]書）
闕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凡屬生民之主自宜以天下為心
使跂行喙息咸潤膏澤須自還界以來四方流離萬里丘
墟是以不佞不憚遠行開國東寧庶幾寢兵息民相安無
事今閣下啣命而來前移諸事未之詳及但謂迎勅為
詩夫事必前定而後可以無悔言必前定而後可以踐諾
大丈夫相信以心披胸見膽磊磊落落固不必游移其辭
今特遣督理行臺禮官兼理刑事柯平監軍兵部郎中葉
亨面商委曲不佞恭承先緒嗣守丕基必不棄前人之烈

以當一時之利。惟是生民塗炭。惻然在心。倘賁翱果以安民為事。則不侵亦不難降心相從。遇事大之禮。至事定之後。巡邏兵哨。自當吊回。若夫沿海地方。屬在執事。撫綏防禦。非不侵所敢與聞。書。稱永曆二十三年。狀稿為軍師陳永華所擬。書中所稱前移條約。建寧道顧　字南涇者。曾以南寧所請割地輸課諸件。內不啻。安民為事、指揆也。時東寧以款曲柯棄、未隳頗安志、十月、耿復奉命以三事責之、切在薙髮受封、竟不得達、至彭湖、為長霖所不禮。疾退、

論曰、鄭芝龍無子、鄭芝龍有子。非其子。非其子。[illegible][illegible]如也。

地上已無姓聞之水瀆洛陽阻兵寇以衛輒拒史之律當作何解君父大小必有說也相傳魯監國遺腹子為長楊王術權奉養東寧夫遺腹是姓而未以為姓也稱永曆二十三年而魯遺乎